

# 识人三经

之一

# 人物志

第一部识人术经典  
识人术的精髓所在  
识人术的入门  
识人术的进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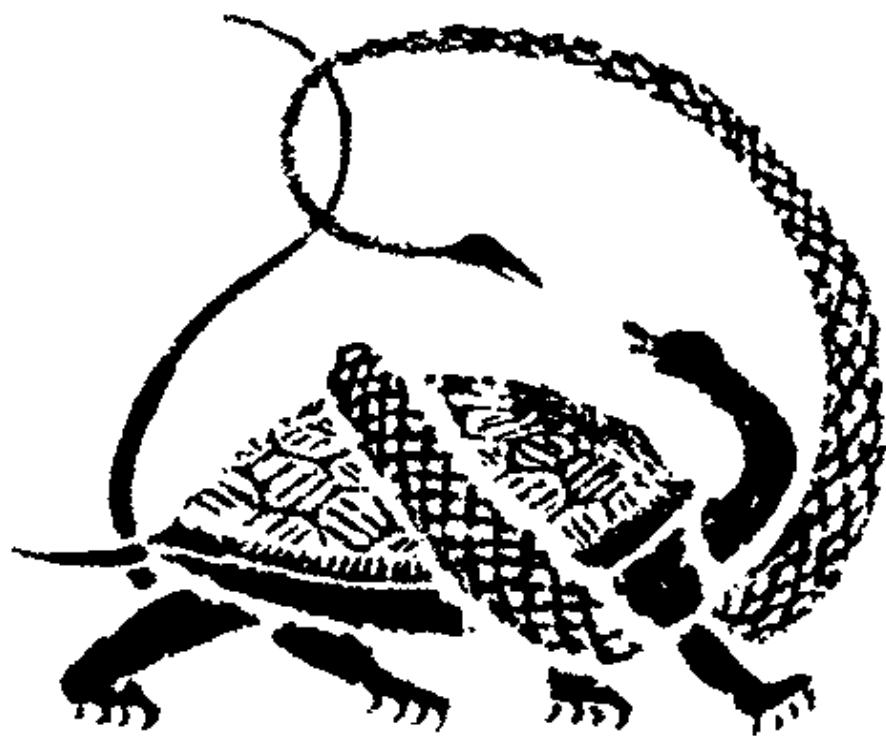
（三国）刘邵著  
刘国建 注译

长春出版社

《识人三经》之一

# 人物志

[三国] 刘邵 著 刘国建 注译



長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志/(三国)刘邵著;刘国建注译.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9  
ISBN 7-80664-261-7

I.人... II.①刘...②刘... III.人才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C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3689号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郝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邮编130061 电话8569938)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7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定价:15.00元

MA686104

# 《识人三经》编委会

|       |     |     |     |
|-------|-----|-----|-----|
| 主 编   | 朱立春 | 管曙光 |     |
| 副 主 编 | 刘国建 | 陈玉娥 | 李 莹 |
| 编 委   | 李新宪 | 石玉华 | 张瑞玲 |
|       | 孙风梅 | 管慧玲 | 陈襄民 |
|       | 石维波 | 马 明 | 袁广林 |
|       | 李旭雨 | 李 立 | 王光公 |
|       | 林 林 | 尹 相 | 张长仁 |
|       | 吴 由 |     |     |
| 资料整理  | 黎 洁 | 张苏民 | 关庆云 |
|       | 廖 江 | 孔子玉 | 梁宪昌 |
|       | 刘 形 | 李艳丽 |     |

## 前言

中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就是人的智力不断提高、智慧不断扩充的历史，是一部人才发展史。可以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一个亘古不朽的话题。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明白，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尚书》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周书》中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吕氏春秋》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唐太宗李世民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明太祖朱元璋说：“贤才，国之宝也。”所以，古人十分重视人才，讲究用人之道，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概括用人方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学理论。

历史上的人才学思想非常丰富，从用人制度（禅让、养士、九品中正制、察举、科举）到用人方法，从用人原则到用人艺术，从用人之道到用人之忌，从用人的成功经验到用人的种种失误，从对人才的“月旦”（品评）到人才学著述，无不凝聚着古今一贯的人生经验，无不闪耀着圣

贤哲人的智慧之光，这是一笔丰富宝贵的古代文化遗产。

如何用人，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而用人的基础或前提则是识人、知人，或曰观人、察人。宋代陆九渊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人才难得，关键在于难知。如果前知人，则得人也就不难了。所以自古以来，用人难，知人更难。

那么，如何去识人，去知人，去发现人才呢？在这个问题上，古人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古老的“六戚”（父、母、兄、弟、妻、子）观人法；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中提出的“六征”观人法：观诚、考志、视中、观色、观隐、揆德；

——《史记·魏世家》中魏文侯大臣李克提出的五条标准：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

——刘劭《人物志》中提出的“八观”、“九征”观人法：“八观”：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辨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辨怨惑；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

明，以知所达。“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

——诸葛亮提出的鉴别人才的七种方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患难，而观其勇；辩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记载识人用人思想和方法，趣闻和轶事的文献十分丰富，可以说遍及经、史、子、集，见诸儒、道、法、墨、名各家。发掘、整理、研究和批判地吸收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对于今天识别和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为此，我们围绕如何识别和观察人才这个核心，从古代典籍中精选了《人物志》、《长短经》、《观人学》三种，加以整理，名之为《识人三经》，奉献给读者。

《人物志》，为刘劭所著。刘劭，字孔才。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人物志》是我国第一部人才学专著，是一部以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为基础，以阴阳五行的朴素辩证思想为指导，将人才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融于一体的科学论著，可以说，它奠定了中国人才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人物志》融诸家学说，集道德、仁义、才

能、功利诸观点，融会贯通，用来品评人物，物色人才。

《人物志》以人君为核心，以各类人才为主导，将不同人才的生理、心理、个性、才能、政治风格和道德修养等，巧妙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件多维结构的理论珍品，构思精巧，表达精美。

《长短经》，唐人赵蕤著。赵蕤操行高尚，屡召不仕。潜心研读，学问博大，桃李满天下。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文臣武将即出自于赵蕤的门下。如果说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以《孙子兵法》为代表），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以《韩非子》为代表），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以《鬼谷子》为代表）的话，那么赵蕤的《长短经》则集前代谋略思想的大成，全方位阐发了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他以历史学家的博大，政治家的敏锐和谋略家的睿智，结合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分六十多个标题，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同时升华出深邃的谋略思想，令人体味无穷。

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正确识人用人当作为政之首，赵蕤亦不例外。他以较大篇幅论述各种人才的特点及其划分标准，识别人才的方法，以及如何驾驭、使用人才等核心问题。其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或君御臣，或臣事君，或上御下，或下事上；大到政治、军事、外交，小到人

际交往、人伦纲常；或通过人心看时势，或通过世事看人心；或通过容色举止看人心；或透过人心看举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长短经》称作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专著，并不是浮夸之语。我们这里选取了集中论述识人用人的章节加以注译，以飨读看。《长短经》的注文是赵蕤本人所著。或疏通文字，或阐发文义，或铺陈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我们均予以保留，供读看作参考。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注文部分只作简注，不作翻译。

《长短经》底本采自《四库全书》，另以《读画斋丛书》本及其它较早的版本作参校本，择善而从。限于篇幅，不出校记。

《观人学》，为邵祖平所著。邵祖平，字潭秋，江西南昌人，民国时期学者，与国学大师章炳麟交情深厚，曾执教于浙江大学，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精通典籍，治学严谨。本书就是其于浙江大学期间写成的。初版于1931年。

《观人学》甄采古籍，旁征博引，思接千载，全书征引经、史、子、集百余种，涉及儒、道、法、名诸家学说，条分缕析，持论平正，内容博大精潭，行文汪洋恣肆。

《观人学》回顾了观人学理论与实践的形或与发展，论述了这一理论对社会对国家的实用价值，所用大量例证，均出于典籍或信史。可以

说，它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观人学的著作。

本书采用的体例是原文、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对原文，特别是对《观人学》的原文做了大量的校订工作，改正了许多错讹之处；注释力求准确；译文力求明白晓畅。

朱立春

2001年4月8日

## 《人物志》序

阮逸撰

人性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发于内，情导于外，而形色随之。故邪正态度，变露莫状，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为能以材观情、索性、寻流、照原，而善恶之迹判矣。圣人没，睹子之言性者各胶一见，以倡惑于后，是俾驰辨斗异者得肆其说，蔓衍天下。故学者莫要其归，而天理几乎熄矣。予好阅古书，于史部中得刘邵《人物志》十二篇，极数万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贯穿于道，若度之长短，权之轻重，无铢发蔽也。大抵考诸行事，而约人于中庸之域，诚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历数百载，其用尚晦而鲜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虫篆浅技，无益于教者犹刊镂以行于世，是书也，博而畅，辨而不肆，非众说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桢栝，其效不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传之。媿夫良金美玉，簠簋一启，而观者必知其宝也。

# 《人物志》自序

【魏】 刘 邵 撰

【凉】 刘 昞 注

## 【原文】

夫圣贤之所美<sup>①</sup>，莫美乎聪明<sup>②</sup>。

天以三光著其象，聪明之所贵<sup>③</sup>，莫贵乎知人。  
人以聪明邵其度。

聪于书计者，六艺之一术。知人诚智<sup>④</sup>，则众材得其序<sup>⑤</sup>，  
明于人物者，官材之总司。

而庶绩之业兴矣<sup>⑥</sup>。是以圣人著爻象，<sup>⑦</sup>则立君子

小人之辞<sup>⑧</sup>。君子者，小人之师。小人者，君子之资，师资相成，其来尚矣。叙诗志<sup>⑨</sup>，则

别风俗雅正之业<sup>⑩</sup>。九土殊风，五方异俗，是以圣人立制礼  
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

乐<sup>⑪</sup>，则考六艺祗庸之德<sup>⑫</sup>。虽不易其方，常以诗礼为首，  
虽不改其俗，常以孝友为本。

躬南面<sup>⑬</sup>，则援俊逸辅相之材<sup>⑭</sup>。皆所以达众善，

而成天功也。继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贤举善，常若不及。天功既成，则并

受名誉。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贤而高枕，上下忠爱，谤毁何从生哉。是以尧以克明俊

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sup>⑮</sup>；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sup>⑯</sup>；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sup>⑰</sup>。由以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

于任俊者哉。采士饭牛，秦穆所以霸西戎，是故仲尼不试<sup>⑱</sup>，一则仲父，齐桓所以成九合。

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sup>⑲</sup>，泛论众材以辨

三等<sup>⑳</sup>。举德行为四科之首，叙生知为三等之上，又叹中明德行者道义之门，质志气者材智之根也。

庸<sup>㉑</sup>，以殊圣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鲜之矣，唯圣人能之也。尚德以劝

庶几之论<sup>㉒</sup>。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三月不违仁，乃窥德行之门。若非志士仁人，希迈之性，日月

至焉者，岂能终之。训六蔽<sup>㉓</sup>，以戒偏材之失。

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sup>㉔</sup>，以逸拘抗之

材<sup>㉕</sup>。或进趋于道义，或洁已而无为，在上者两顺其所能，则拘抗并用。疾恇恇而无信<sup>㉖</sup>，以

明为似之难保<sup>㉗</sup>。厚貌深情，圣人难之，听其言而观其所为，则似托不得逃矣。又曰察

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sup>㉘</sup>。

言必契始以要终，行必睹初以求卒，则中外之情粗可观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不详察则官材失其序，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

补缀遗忘<sup>⑨</sup>，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 【注释】

①美：赞美，称赞，倾慕。

②聪明：孔颖达说：“听远为聪，见微为明。”这里引伸为富子智慧，见闻广博。

③贵：珍贵；知人：认识人。

④诚：假如，如果。

⑤序：次序，顺序。这里指人才各得其位，各得其所。

⑥庶绩：庶，众多。绩，业绩、成绩。庶绩，指各种行业、事功。

⑦爻象：爻，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爻象，即爻的不同组合。

⑧辞：言辞，评语。

⑨志：意志。所谓诗言志。

⑩风俗雅正：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雅，指《诗经》中的大雅、小雅。风俗雅正，引伸为民风民俗的和高尚高雅的。

⑪礼乐：即周代的礼仪和雅乐。

⑫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汉代以后，也可来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儒家经典。祇：恭敬。庸：有常。

⑬躬南面：指登临帝位，统治人民。古代帝王之位座北朝南，故称。

⑭援：引伸为引来，招来。

⑮尧、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克：能。称：称颂。登庸：推举，任用。二八：高阳氏有子八人，称为“八恺”。高辛氏有子八人，称为“八元”。这十六人都被认为一时的杰出之士。

⑯有莘之贤：指伊尹。本是商汤之妻（有辛氏之女）的陪嫁奴隶，被汤破格任用，委以国政。

⑰渭滨之叟：指吕尚。相传曾垂钓于渭水之滨，被周文王发现，并拜为师。

⑱不试：即不被任用。

⑲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科。

⑳三等：指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个档次。《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㉑中庸：是孔子所倡导的做事的最高标准。中：即折中；庸：即平常。

㉒庶几：本表示可能或期望。这里引伸作有希望成材的人。

㉓六蔽：孔子所讲的六种蔽端。《论语·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

狂。”

②④狂狷：这里指偏激之举。《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②⑤拘抗：拘，即拘束；抗，即举，引伸为奋发。

②⑥恹恹：形容诚恳。

②⑦为似：即伪似。这里指表里不一。

②⑧居止：指行为举止。

②⑨庶：副词，表示希望。

# 目 录

|               |       |
|---------------|-------|
| 《人物志》序 .....  | 阮 逸 1 |
| 《人物志》自序 ..... | 刘 邵 2 |

## 卷 上

|            |   |
|------------|---|
| 九征第一 ..... | 3 |
|------------|---|

人的性情全部应验在九种品质的外部表现上。掌握了这一点，就能认识人的品性。

|            |    |
|------------|----|
| 体别第二 ..... | 19 |
|------------|----|

偏才有十二种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时，如果不纠偏，就会使自己的缺点更加突出。

|            |    |
|------------|----|
| 流业第三 ..... | 31 |
|------------|----|

当官的才能按专业分有十二种类型，作为首脑则应聪明平淡，驾驭统领各种人才。

|            |    |
|------------|----|
| 材理第四 ..... | 43 |
|------------|----|

世间有四大道理，情怀有九种得失，似是而非的东西有七种，疑虑会造成六种不良后果，洞察人生应有八种能力。

## 卷 中

### 才能第五 ..... 65

人的材质不同，能力也不一样。有的具有善于周旋、协调监护的能力，有的具有督察纠错的能力，有的具有善于权变、出奇制胜的能力，有的具有英勇无比、震慑一方的能力……

### 利害第六 ..... 76

各种专业人才的特点，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所以，应善于识别人才，更要善于使用人才，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 接识第七 ..... 84

怎样识人才能准确呢？人们最初相识是很难真正相互了解的，而认同感又使人们只能认识与自己同类型人的优点。“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全才则可以识别各种人才了。

## 英雄第八 ..... 94

草类中精秀者叫英，兽类中独特者叫雄。人群中聪明秀出的叫英，胆量和力量过人的叫雄。所以，人类中优异的文武人才就称为英雄。

## 八观第九 ..... 101

识人应从八个角度观察：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怨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 卷 下

## 七缪第十 ..... 135

鉴别人时容易产生七种错误：一曰察誉，有偏颇之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关于识人观人的道理，是神妙而难以穷尽的。

## 效难第十一 ..... 159

要验证识人观人正确与否，存在着两个困难。因此，这是一门奥妙很深的学问……

人

物

志

目

录

三

如何对待与自己竞争的人，古往今来，这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那么，当与人结怨的时候，又应怎样处理呢？

## 附 录

|                 |         |
|-----------------|---------|
| 题记 .....        | 文宽夫 187 |
| 跋 .....         | 宋 庠 188 |
| 序《人物志》后 .....   | 王三省 191 |
| 重刻《人物志》跋 .....  | 郑 旻 192 |
| 略述刘邵《人物志》 ..... | 钱 穆 193 |
| 读《人物志》 .....    | 汤用彤 203 |

# 卷 上

一 第 第 第 征 九  
二 第 第 别 体  
三 第 第 业 流  
四 第 第 理 材

# 九征第一

人物情性志气不同，  
征神见貌，形验有九。

## 【原文】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sup>①</sup>。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

寻其性质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

其孰能究之哉？知无形状，故常人不能睹，惟圣人目击而照之。凡有血气者，

莫不含元一以为质<sup>②</sup>，质不至则不能涉寒暑，历四时。禀阴阳以立

性<sup>③</sup>，性资于阴阳，故刚柔之意别矣。体五行而著形<sup>④</sup>。

骨劲筋柔，皆禀精于金木。苟有形质<sup>⑤</sup>，犹可即而求之。

由气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

## 【注释】

①本：事物的基础或主体。

②元一：万物的本源。

③阴阳：古人用以解释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基本元素的一对范畴。

④体：包含，容纳。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

⑤形质：形，即外形；质，即本质。

## 【译文】

人物身上最根本的特性是从情性中生发出来的。情性的道理玄妙而深奥，除非具有特殊洞察力的圣人，有谁能搞得清楚呢？凡是有血性的东西，身体中莫不包含着混沌元气作为自己的本质，禀承阴阳二气以确立自己的刚柔二性，容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筑自己的形体。只要他具备了形貌气质，人们就可以据此了解他内在的情性。

## 【原文】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sup>①</sup>。质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

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惟淡也，故五味

得和焉，若苦则不能甘矣，若酸也则不能咸矣。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

节<sup>②</sup>。平淡无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变无滞。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

淡，而后求其聪明。譬之驥騄，虽超逸绝群，若气性不和，必有毁衡碎首决胸之祸也。聪明

者，阴阳之精。离目、坎耳、视听之所由也。阴阳清和，则中睿外

明。圣人淳耀<sup>③</sup>，能兼二美。知微知章<sup>④</sup>，

耳目监察，通幽达微，官材授方，举无遗失。自非圣人莫能两遂。虽得之于目，或失之于耳。故

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

达于进趋而暗于止静，以之进趋，则欲速而成疾，以之深虑，则抗夺而不入也。玄虑之人，识静之

原<sup>⑤</sup>，而困于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应机。以之闲静，则玄微之道构，以之济世，则劲捷而无成。犹

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

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圣人任明白以进趋委守成于玄虑，然后动止得节，出处应宜矣。二者之义，盖阴

阳之别也。阳动阴静，乃天地之定性，况人物乎。若量其材质，稽诸五

物<sup>⑥</sup>。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sup>⑦</sup>。

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动外形，岂可匿也。

## 【注释】

①质量：素质。中和：折中平和。《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也位焉，万物育焉。”

②五材：即仁、信、忠、智、勇五种品质。

③淳耀：内在淳朴，外在光彩照人。

④章：通“彰”，大，明显。

⑤原：根本；道理。

⑥稽：考查；五物：即五行。

⑦厥：其。

## 【译文】

在人的素质中，折中平和的素质最为可贵。折中平和的素质一定是平淡无味的，所以能够调和成仁、信、忠、智、勇五种品质，并随着实际的需要而应变。因此说，观察人及其素质，一定要先看他是否具有平淡的品质，然后再看他是否具有聪明的品质。聪明是天地阴阳的精华。一个人身上如果阴阳二气纯净调和，其表现就是，内心充满了睿智，遇事明了达观。圣人内具淳朴之质，外具聪明之形，所以具备了平淡与聪明两种优秀的品质。既能看到事物的隐微之处，又能看到事物的明显之处，若不是圣人，就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那种说干就干、令人一览无余的人，懂得眼前行动的关键，却不善于深谋远虑；善于深谋远虑的人，懂得宁静致远的道理，却不能付诸迅捷的行动。这就好比火焰和太阳的先辉可以照见物体的外部，却不能照见物体的内部，金质和水可以把物体映照在自身内部，却不能向外发射自己的光辉。以上二看的区别，就是阴阳二气的不同功用所造成的。如果衡量一个人的材质时，按照金、木、水、火、土

五种元素的性质为标准,五种元素各自的特征就会从他的身上表现出来。

## 【原文】

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

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为母,故气色从之而具。五物之实,各有

所济<sup>①</sup>。五性不同,各有所禀,禀性多者则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

弘毅<sup>②</sup>。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荫,为仁之质。气质不弘毅,不能成仁。

清而朗者,谓之文理<sup>③</sup>。文理也者,礼之本也。

火则照察,为礼之本。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sup>④</sup>。贞固也

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也。基不贞固,不能成信。筋劲而精者,谓之

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色

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水流疏达,为智之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原不通微,不能成智。

五物,天地之常气。

五德,人物之常行。

## 【注释】

①济:成就。

②骨植：形容骨骼硬朗挺拔。弘毅：弘大刚毅。

③文理：文雅有礼节。

④贞固：坚贞稳固。

## 【译文】

五行在人体中的表现是：骨是木的特征的表现，筋是金的特征的表现，气是火的特征的表现，肌肤是土的特征的表现，血是水的特征的表现。也就是说，木、金、火、土、水各自的特性对应成就了骨、筋、气、肌、血的特征。因此说，骨骼挺直而柔韧，叫做弘毅，弘毅是仁的木质。神气清高而爽朗，叫做文现，文现是礼仪的根木。体态端庄而结实的，叫做贞固，贞固是诚信的基础。筋肌强劲而精练的，叫做勇敢，勇敢是成就义气的方式和途径。神色平和而舒展的，叫做通微，通微是智慧的木源。仁、礼、信、义、智这五种品质对应五种体质，具有恒定的规律性，所以叫做五常。

## 【原文】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sup>①</sup>，木

之德也。温而不直则懦，刚而不毅则剡。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

刚而不塞则决，弘而不毅则缺。愿恭而理敬<sup>②</sup>，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则悖，理而不敬则乱。

宽栗而柔立<sup>③</sup>，土之德也。宽而不柔则慢，简畅而明  
柔而不立则散。

砭<sup>④</sup>，火之德也。简而不畅则滞，虽体变无穷，犹依乎  
明而不砭则翳。

五质。人情万化，不可胜极，  
寻常竟源，常在于五。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  
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sup>⑤</sup>。自然之理，神动形色，  
诚发于中，德辉外耀。  
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体决<sup>⑥</sup>，其仪进  
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  
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sup>⑦</sup>。体容之动，业业  
踔踔<sup>⑧</sup>。德容之动，颀颀印印<sup>⑨</sup>。

## 【注释】

①扰毅：扰，驯服。毅，刚毅、果决。

②愿恭：内心恭敬。

③宽栗：宽厚严肃。

④明砭：明，明智、明白。砭，用石针刺穴治  
病。明砭意谓头脑清醒，果断除去恶习和毛病。

⑤象：形象，表征。

⑥体决：简单果断。

⑦矫矫行行：矫矫，强健的样子。行行，刚健  
的样子。

⑧业业踔踔：业业，谨慎的样子。踔踔，步伐

有节奏的样子。

⑨颀颀印印：颀颀，仰慕的样子。印印，气宇不凡的样子。

## 【译文】

五常之间的区别，可以用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的品德来表示。温和而直率、驯顺而刚毅是木的品德。刚强而诚实、弘大而坚毅是金的品德。内心恭敬、文雅理智是水的品德。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实是土的品德。简明畅快、针砭弊病是火的品德。虽然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各种品性变化无穷，但归根到底，还跳不出以上五种品质的范围。

所以，一个人的刚柔、明畅、贞固的特征，必定表现在他的形体容貌上，流露于他的话语表情中，体现在他的情感品味上。总之，一个人内在的品性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品质磊落耿直的人，其仪容必定有强劲稳固之态；品质果决的人，其仪容必定有奋进勇猛之气；品质平和理智的人，其仪容必定安详闲适。人的仪态外表在活动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容色和神态。仪态率直的人，其行为举止的特征为矫健有力；仪态美善的人，其行为举止的特征为谨慎有节；仪态高尚的人，其行为举止的特征为气宇不凡、令人仰慕。

## 【原文】

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sup>①</sup>，心气于内，容见于外。心气之

征，则声变是也。心不系一，声和乃变。夫气合成声，声应律

吕<sup>②</sup>。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

衍之声<sup>③</sup>。心气不同，故声发亦异也。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

非气无以成声，声成则貌应。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

矜奋之色<sup>④</sup>。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声既殊管，故色亦异状。夫

色见于貌，所谓征神。<sup>⑤</sup>貌色徐疾，为神之征验。征神见貌，则

情发于目。目为心候，故应心而发。故仁，目之精，恣然以端<sup>⑥</sup>。

心不倾倚，则视不回邪。勇，胆之精，晬然以强<sup>⑦</sup>。志不怯懦，则视不衰悴。然

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未能不厉而威，不怒而严。故胜质

不精，则其事不遂<sup>⑧</sup>。能勇而不能怯，动必悔吝随之。是故直而不柔，

则木。木强激讦，失其正直。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膂，失其正劲。固而不

端，则愚。专已自是，陷于愚慧。气而不清，则越<sup>⑨</sup>。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

而不平，则荡<sup>⑩</sup>。好智无涯，荡然失绝。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

类。勇而能怯，仁而能决，其体两兼，故为众材之主。五常既备<sup>⑪</sup>，包以澹味。

既体咸酸之量，而以无味为御。五质内充<sup>⑫</sup>，五精外章<sup>⑬</sup>。五质澹凝，五精外丽。是以

目彩五晖之光也<sup>⑭</sup>。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

有精神。不问贤愚，皆受气质之禀性阴阳，但智有精粗，形有浅深耳，寻其精色，视其仪象，下至阜隶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

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拟诸形容，故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注释】

①心气：内心的动力；精神气质。古人认为，心的功能，不但主血脉，而且主意识和思维。

②律吕：中国古代乐律的统称。律：古代音乐中用来校正音的一种竹管。有十二律。吕：古代音乐十二律中的阴律，有六神，称“六吕”。

③回衍：回，回荡。衍，漫延。

④矜奋：强健奋发的样子。

⑤征神：外显的精神特征。

⑥慤然：诚实的样子。

⑦晔然：光亮的样子。

⑧不遂：遂，成、成就、顺利做到。不遂，不能成功，不能如愿。

⑨越：越过，这里指超过了一定的界度。

⑩荡：涤除，洗掉。

⑪五常：即与五行相对应的仁、义、礼、智、信。

⑫五质：指与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相对应的五行。

⑬五精：心、肺、肝、脾、肾。用五精对应五常为：心礼、肺义、肝仁、脾信、肾智。

⑭五晖：即青、黄、赤、白、黑五种色彩。

## 【译文】

人的容色的变化是由心气支配的。比如，人的声音就是心气特征的表现。心气合成为声音，不同的声音应合不同的音调。有柔和平缓之声，有清扬舒畅之声，有回荡绵延之声。心气舒畅则声音舒畅，那么，真实的品质就必然会在外在的容色上表现出来。所以，确实具有仁爱品质的人，其容貌特征必定是温柔的；确实具有勇敢品质的人，其容貌特征必定是强毅奋进的；确实富于智慧的人，其容貌特征必定是聪明通达的。神色表现在外貌特征上，就是所谓的“征神”（即外显的精神特征）。如果人的精神气质通过外貌特征表现出来，那么其内在的情怀就会通过眼睛流露出来。所以，仁，是眼睛的精气，因此，仁爱之人的目光诚实端庄。勇，是胆的精气，因此，勇敢之人的目光灼灼而坚强。然而，这些都是仅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人材，即以比较突出的体貌特征表现其精神

本质的人。仅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人,不具备整体的优势,做事就不容易成功。一味刚直而不柔和,就流于僵直;一味强劲而不精巧,就流于蛮干;一味固执己见而不问来龙去脉,就流于愚暗;心气十足而思虑不清,做事就会超越特定的规范;思虑通畅而不平正,就会流于放荡。然而,具有中庸品质的人与以上所说的情况都不一样。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他们身上都已具备,又以平淡无味的外衣包装起来。金、木、水、火、土五种特质充斥体内,心、肺、肝、脾、肾五脏精气外显在体貌容色上。因此,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五彩的光芒。所以说,人生来就有形体容貌,形体容貌又体现了其内在的精神。把握了人的精神,也就能够穷尽物理人性。

## 【原文】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sup>①</sup>。阴阳相生,数不过九,故性情之变,质亦同之。

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sup>②</sup>。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明暗

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故精惠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

筋者势之用,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刚则植强,骨柔则植弱。

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矣。惨怛之情在

于色<sup>③</sup>。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悖。衰正之形在于仪。

仪者形之表也，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

容者动之符也，故衰动则容态，正动则容度。缓急之状在于言。

言者心之状也，故心恕则言缓，心褊则言急。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

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悖，仪正容直，则九征皆

至，则纯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与于此。九征有违，违，为乖戾也。

则偏杂之材也。或声有色悖，而质不平淡。或筋劲植固，而仪不崇直。三度不同<sup>④</sup>，

其德异称。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仪之目，兼德体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材

自名。犹百工众伎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sup>⑤</sup>，以德为目。

仁义礼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sup>⑥</sup>，更为美号。

道不可以一体说，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为仁，齐众形而不为德，凝然平淡，与物无际，谁知其名也。

## 【注释】

①九质之征：九种事物的应验。《庄子·列御寇》：“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而不肖人得矣。”这里指以下所讲的平陂、明暗、勇怯、强弱、躁静、惨怛、衰正、态度、缓急等九种品质。

②平陂：平，即平坦。陂即山坡。平陂，引伸为平正歪邪。

③惨怛：惨，悲伤。怛，喜悦。

④三度：指偏至、兼材、兼德。

⑤兼材：具有五德中一两个方面的人材

⑥兼德：九征之德皆备的人。

## 【译文】

人的性情的内容，全部应验在九种品质的外部表现上。那么，平正或险邪表现在人的神色上，聪明或昏暗表现在人的精气上，勇敢或怯懦表现在人的筋肌上，强健或柔弱表现在人的骨架上，浮躁或沉静表现在人的血气上，悲戚或喜悦表现在人的容色上，端正或衰颓的形象表现在人的仪表上，态度的变化表现在人的容貌上，舒缓或急切的心情表现在人的言语上。有这样的人：朴素平淡，富于智慧，爽朗明达，劲肌坚韧，骨架挺拔结实，声音清琅，容色怡悦，仪表端庄，这样的人九种优秀的品质全部具备，其德性已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果九种征象中有相互违缪的方面，只能算是偏杂之材。偏材、兼材、兼德是三种不同的人

材类型,其德性的称号亦彼此有别。在某些方面比较突出的偏至型人材,往往以自己的专长确立自己的名号。德才兼具的人,往往以五德中之一项来确立自己的名号。九种优秀品德兼备的人,则具有更美好的称号。

## 【原文】

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谓之中庸。中庸也者,

圣人之目也。大仁不可亲,大义不可报,无德而称,寄名于圣人也。具体而微<sup>①</sup>,

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sup>②</sup>。施仁以亲物,立义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

一至谓之偏材<sup>③</sup>。偏材,小雅之质也<sup>④</sup>。徒仁而无义,徒义而无仁,未能

兼济,各守一行,是一征谓之依似<sup>⑤</sup>。依似,乱德之类也。以名不及大雅也。

纯讦似直而非直,一至一违,谓之间杂<sup>⑥</sup>。间杂,无

恒之人也。善恶参浑、心无定是。无恒之操,胡可拟议。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sup>⑦</sup>。

其心孔艰者,乃有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教化之所不受也。

蕃徒成群,  
岂可数哉。

## 【注释】

①具体而微：指九种应验初具，但尚不完备。

②大雅：指九种应验初具的人材。

③一至：具备九征中某一方面的人材。

④小雅：与大雅相对而言，这里指偏材。

⑤一征：即只具备九征中的一方面。依似：这里指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材能，而实际并不能派用场的人。

⑥间杂：具备九征中的某些材质，而在其它方面又相违背的人。

⑦风人：本指诗人。但在这里意义不通。“风”，或许是“凡”之误。“凡人末流”可通。

## 【译文】

因此，兼德达到极高的水平，就叫做中庸。中庸，是寄与圣人的最高名号。九种优秀品质初具而未能发扬光大的人材，称之为德行。德行，是对大雅型人材的称谓。在某一方面极为突出的，称之为偏材。偏材，是对小雅型人材的称谓。九种品质中只具备一种并且发挥到了极致，称之为依似。依似，是属扰乱德行的一类，正反两方面都很突出的，称之为间杂。间杂，是一种没有恒常之态的人。无恒、依似都属凡夫末流之辈，这一类型的人又可分为很多种，不能一一讨论，故略而不说了。

## 体别第二

禀气阴阳，性有刚柔。  
拘抗文质，体越各别。

### 【原文】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sup>①</sup>。泛然不系一貌，人无得而称焉。故咸而  
不碱，谓之咸耶，无碱可容，公成百卤也，与咸同。淡而不醎<sup>②</sup>，味之淡耶，味复不醎。质而  
不缦，谓之质耶，理不缦素。文而不绩<sup>③</sup>。谓之文耶，采不尽绩。能威能怀，  
能辨能讷<sup>④</sup>，居咸淡之和，处质文之际，是以望之，伊然，即之而文，言满天下无辞费。变化无  
方，以达为节<sup>⑤</sup>。应变适化，期于通物

### 【注释】

①无名：不可名状。

②咸而不碱：意谓咸而没有碱的涩味。醎，无  
味。

③缦：没有花纹的丝织品，这里指没有花纹。  
绩：同“绘”，这里指彩绘。

④讷：语言迟钝，泛指不善言谈。

⑤节：这里指原则、标准。

## 【译文】

中庸这种德性，其实质是无法用语言加以名状的。它就好比含有盐分的水，虽有咸味却不苦涩，味道清淡并非索然寡味，面色简素并非没有纹饰，面有纹彩却不炫耀夺目。具有中庸品德的人，既具有威严，又具有对人的感召力；有时谈辩流畅，有时缄默不语。中庸之德做事没有恒定不变的原则，完全依据实际的需要，以通达成功为准则。

## 【原文】

是以抗者过之，励然抗奋于进趋之途。而拘者不逮①。

屯然无为于拘抗之外。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②，而理有所

失。养形至甚，则虎食其外。高门悬薄，则病攻其内。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

失在激讦③。讦刺生于刚厉。柔顺安恕，每在宽容④，失在

少决。多疑生于怨懦。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⑤。

慢法生于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疑难生于畏慎。

强楷坚劲⑥，用在桢干⑦，失在专固⑧。专已生于坚劲。论

辨理绎，能在释结<sup>⑨</sup>，失在流宕<sup>⑩</sup>。傲宕生  
于机辨。普博周

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sup>⑪</sup>。溷浊生  
于周普。清介廉洁，节

在俭固，失在拘局。拘局生  
于廉洁。休动磊落，<sup>⑬</sup>业在攀

跻<sup>⑭</sup>，失在疏越<sup>⑮</sup>。疏越生  
于磊落。沉静机密，精在玄微，

失在迟缓。迟缓生  
于沉静。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

微<sup>⑯</sup>。漏露生  
于径尽。多智韬情<sup>⑰</sup>，权在谲略<sup>⑱</sup>，失在依

违<sup>⑲</sup>。隐违生  
于韬情。及其进德之日不止<sup>⑳</sup>，揆中庸以戒

其材之拘抗<sup>㉑</sup>，抗者自是以奋励，  
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人之所短以益

其失，抗者愈拘，抗者愈抗，或  
负石沉躯，或拘木焦死。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

也。自晋视楚，则笑其在左，自楚视晋，则笑其在右，左右虽殊，  
各以其用，而不达理者，横相诽谤。拘抗相反，皆不异此。

## 【注释】

①逮：及，达到。

②善：善良。章：同“彰”。

③激讦：用激烈的语言攻击别人的短处。

④每：常常，经常。

⑤忌：禁忌。多忌，意思是多所禁忌，方于文

意通。

⑥楷：音 jiē(阶)。楷树，也叫黄连木。楷树枝疏而不屈，因此常用来形容刚直。

⑦桢干：桢，一种质地坚硬的树木，筑土墙时常用在两头做柱子，叫“桢”。两边用的木板叫“干”。这里指栋梁、骨干。

⑧专固：专断、固执。

⑨释结：解释关节、疑难。

⑩流宕：飘流起伏不定。这里指把握不住分寸。

⑪普博周给：普济博爱。溷浊：即混浊，这里指没有原则。

⑫拘局：拘束，封闭。局：从外面关门的门闩，用作动词即关门、上闩。

⑬休动：好动。

⑭攀跻：攀升。跻：登，上升。

⑮疏越：空疏飘渺。

⑯不微：不隐蔽，不深奥。

⑰韬情：隐藏真情。

⑱譎略：谋略。

⑲依违：犹豫不决。

⑳进德：这里指发挥自己所具有的某方面的才能。止：疑为衍字。依上下文意，“不”字应在下文之首，即：“及其进德之日，不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

②揆：考察，度量。

## 【译文】

因此，以中庸之德来衡量，一味奋进的人太过，而拘谨无为的人则有些不足。无论是一味奋进还是拘谨无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表面看来，他们的优势表现得很充分，但实际上却丧失了做事应该遵循的真实道理。由此说来，严厉正直、刚强坚毅的人，成在善于矫正邪恶，失在不讲策略地激烈攻击对方；柔顺宽恕、安详文静的人，成在宽容大度，失在缺乏果决的气概；雄武强悍、刚健有为的人，成在壮怀激烈，侠肝义胆，失在多闯禁忌，轻慢法规；精细谨慎、多所畏惧的人，成在谦恭谨慎，失在疑虑过多，不敢越雷池一步；强硬刚直的人，成在可做独挡一面、砥柱中流之材，失在专断固执；能言善辩、推究事理的人，善于排解疑难，失在流宕不居，不讲原则；普济好施的人，成在胸襟恢宏，覆盖宽广，失在交游混杂；清正耿直、廉洁无私的人，长在清俭自重，失在隔离自封；好动有为、光明磊落的人，成在进取有为，得攀高位，失在空疏辽阔；沉静机密的人，成在精思远虑，失在行动迟缓；质朴率直、令人一览无余的人，成在诚实忠厚，失在直白无隐；足智多谋、厚貌深情的人，成在诡谲权变，失在犹豫不决。以上十二种人，在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的时候，如果不按

中庸的美德,纠正自己或拘谨或亢奋的偏向,而是不断地指责别人的短处,这样就会使自己的缺点更加突出,就像晋国人与楚国人相互嘲笑对方佩剑的方向相反一样。

## 【原文】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

突<sup>①</sup>,而以顺为挠,厉其抗<sup>②</sup>。以柔顺为挠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

以立法,难与人微。狠强刚戾,何机微之能入。柔顺之人,缓心宽

断<sup>③</sup>。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别,安其舒<sup>④</sup>。

以猛抗为别伤,安其怒忍之心。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sup>⑤</sup>。缓心宽断,何疑事之能权。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sup>⑥</sup>,而以

顺为恒,竭其势<sup>⑦</sup>。以顺忍为恒怯,而竭其毁跌之势。是故可与涉难,难

与居约<sup>⑧</sup>。奋悍毁跌,何约之能居。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

戒其慄于为义,而以勇为狎<sup>⑨</sup>,增其疑。

以勇慄为轻侮,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畏患多忌,何节义之能立。

凌楷之人,秉意劲特<sup>⑩</sup>。不戒其情之固护<sup>⑪</sup>,而

以辨为伪,强其专。以辨博为浮虚,而强其专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

难与附众。执意坚持，何人众之能附，辨博之人，论理贍给<sup>⑫</sup>。不

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sup>⑬</sup>，遂其流<sup>⑭</sup>。

以楷正为系碍，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与泛序<sup>⑮</sup>，难与立约。

辨博泛滥，何质约之能立。弘普之人，意爱周洽<sup>⑯</sup>。不戒其交之溷

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以拘介为狷戾，而广其溷杂之心。是故可以

抚众，难与厉俗。周洽溷杂，何风俗之能厉。狷介之人<sup>⑰</sup>，砭<sup>甫廉反。</sup>清

激浊<sup>⑱</sup>。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

以弘普为秽杂，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道狭津隘，何通途之能涉。

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sup>⑲</sup>，而以

静为滞，果其锐。以沉静为滞屈，而增果锐之心。是故可以进超，难与

持后<sup>⑳</sup>。志在超越，何谦后之能持。沉静之人，通思回复。不戒

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sup>㉑</sup>，美其悞。

以躁动为粗疏，而美其悞弱之心。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思虑回复，何机速之能及。

朴露之人，中疑实韬<sup>㉒</sup>。不戒其实之野直<sup>㉓</sup>，而以

谲为诞，露其诚。以权谲为浮诞，而露其诚信之心。是故可与立信，难

与消息<sup>②</sup>。实确野直，何轻重之能量。韬讬之人<sup>③</sup>。原度取容<sup>④</sup>。不

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

以欺尽为愚直，是故可与赞善<sup>⑤</sup>，难与矫违。  
而贵其浮虚之心。

韬讬离正，何违邪之能矫。夫学，所以成材也。强毅静其抗，柔顺厉其慢。恕，所以

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固守性分，闻义不徙。

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刚毅之性已成，激讦之心弥笃。虽训

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于人。信者逆信<sup>⑥</sup>，

推己之信谓人皆信，而诈者得容为伪也。诈者逆诈。推己之诈，谓人皆诈，则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学不

人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偏材之益

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然后群材毕御，而道周万物也矣。

## 【注释】

①搪突：冒犯，冲突。

②挠：引伸为屈服。厉：磨练，激励。

③宽断：即不能决断。

④摄：整理，引伸作治理，剌：刺伤。舒：迟缓，舒缓。

⑤权疑：权变排疑。

⑥毁跌：毁灭，跌倒。

⑦恇：怯弱貌。

⑧居约：忍受穷苦。约：简约，引伸作穷苦。

⑨慊：怯懦。狎：轻率。

⑩凌楷：凌厉强硬。劲特：强劲。特，泛指雄性牲畜。

⑪固护：顽固专断。

⑫赡给：充分。

⑬系：束缚。

⑭遂：成就，成全；通，达。

⑮泛序：泛泛而叙。

⑯周洽：周全融洽。

⑰狷介：狷，洁身自好；介，耿直。

⑱砭清激浊：即激浊扬清。

⑲大猥：广大繁杂。这里指不切实际地贪大求多。

⑳持后：即谦居人后。

㉑疏：不周密，轻率。

㉒𡵓：音义不详。

㉓野直：粗野率直。

㉔消息：即消长，长短。这里指调节变化。

㉕韬谲之人：有韬略有手段的人。

㉖原度取容：根据客观实际确立自己的形象。

㉗赞：辅佐，辅助。

⊗逆：推测，预测。

## 【译文】

因此，强健坚毅的人，凶狠刚戾，不能和气待人。如果不能戒除自己强硬、容易冒犯他人的缺点，反而误把柔和恭顺视为软弱，进一步激励自己的强硬的特点，那么，这样的人，只能同他讨论严刑峻法、使人遵循的问题，难以同他讨论细致入微的问题。温和和顺的人，缓和宽容，不能决断。如果不能戒除自己迟缓误事的缺点，反而误认为刚毅奋进会伤害他人，安于舒缓不进的现状，那么，这样的人，只能与他按常规做事，难以与他共同应付突发的疑难问题。雄武彪悍的人，血气奋发，勇敢果决。如果不警惕因勇敢冲动而可能造成的毁折的危险，反而认为和顺是怯懦的表现，一任其勇敢冲动的性格发展，那么，这样的人，可以同他共赴危难，很难与他共处简约穷困的环境。谨小慎微的人，畏惧风险，顾忌重重。如果不戒除其怯弱而不敢伸张正义的毛病，反而把勇敢看做轻率，更加重其畏首畏尾的毛病，这样的人，只会苟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既得利益，难以同他建立义节。凌厉强硬的人，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戒除其固执己见的缺点，反而把广采博引视为浮夸虚伪，进一步强化自己固执专一的性格，这样的人，能够坚持正义，却难以附和大众。能言善辩的人，

说理充分,左右逢源,滔滔不绝。如果不戒除其言辞泛滥无度的毛病,反而把持正有节视为不应有的束缚,一任其言辞泛滥的毛病发展,这样的人,中能与泛泛而叙,难以与他有什么实质性的约定。宽弘博大、结交广泛的人,往往博施爱意。如果不戒除其交游混杂的缺点,反而把耿直有节视为拘谨保守,进一步扩大其混杂无节的交游,这样的人,可以用来安抚众人,却难以用来整饬风俗。耿直廉正的人,激浊扬清,洁身自好。如果不戒除其处世交游狭隘的缺点,反而把结交广泛视为没有原则的污秽之交,进一步强化其拘谨无为的缺点,这样的人,可以持守节义,难以应时变通。好动进取的人,具有崇高远大的志向。如果不戒除其贪大求多的缺点,反而把宁静致远视为停滞不前,进一步强化其果敢锐利的志向,这样的人,可以与他论进取,难以与他论谦居人后。深沉宁静的人,往往对事物的道理反复思考。如果不戒除因过于沉静而导致的行动迟缓的缺点,反而把果敢的行动视为粗疏不慎,以懦弱为美德,这样的人,可以与他讨论宜于深思远虑的问题,难以与他讨论宜于速战速决的问题。质朴率直的人,中疑实蹈。如果不戒除其诚实之中的粗野直率,反而把权略计谋视为荒诞不经,更加暴露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人,可以与他守约立信,难以与他随时应变。韬情权略之人,往往根据实际情

况而确立自己的容色形象，如果不戒除其已经偏离了正道的权术，反而把真诚视为愚昧，以自己的浮虚之心为贵，这样的人，只能与他共同辅助善良之举，难以与他共同矫正违谬之情。学习，是用来使人成材的途径，宽恕，则是推己及人的前提。偏材的本性是难以改变了。虽然可以传授学问和知识给他，但随着一项才能或技能的学成，这项才能所带来的弊端也就随之形成。虽然你可以用宽恕之道教诲他，然而推想人情物情的标准往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诚实守信的人往往推想别人也一定诚实守信，奸诈之人往往推想别人也一定奸诈不实。因此，学习未能真正掌握学习的道理与方法，推己及人的宽恕之心又不能真正懂得人情物理，这就更加强化了偏材的失误。

## 流业第三

三材为源，习者为流。

流渐失源，其业各异。

人

物

志

### 【原文】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sup>①</sup>。性既不同，染习又异，枝流条别，各有志业。有

清节家，行为物范。有法家，立宪垂制。有术家，智虑无方。有国

体<sup>②</sup>，三材纯各。有器能<sup>③</sup>，三材而微，有臧否<sup>④</sup>，分别是非。有伎

俩<sup>⑤</sup>，错意工巧。有智意<sup>⑥</sup>，能炼众疑。有文章<sup>⑦</sup>，属辞比事。有儒学，

道艺深明。有口辨，应对给捷。有雄杰。胆略过人。

流  
业  
第  
三

### 【注释】

①流：类别。业：职业。

②国体：国家的体统。这里指能承担国家大事的人才。

③器能：即大器之能。

④臧否(pǐ)：善于辨别是非的人才。

⑤伎俩：这里指技巧型人才。

三

⑥智意：这里指能排解众人疑难、富于智慧的人才。

⑦文章：这里指善于写作的人才。

## 【译文】

人才的类型按照专业可划分为十二个类别：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

## 【原文】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sup>①</sup>，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sup>②</sup>。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sup>③</sup>。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sup>④</sup>。兼有三材<sup>⑤</sup>，三材皆备，德与法术，皆纯备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sup>⑥</sup>，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sup>⑦</sup>。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纯备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sup>⑧</sup>。兼有三材之

别，各有一流<sup>⑨</sup>。三材为源，  
则习者为流也。清节之流，不能弘

恕<sup>⑩</sup>。以清为理，  
何能宽恕。好尚讥诃<sup>⑪</sup>，分别是非，已不宽恕，  
则是非生。是

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sup>⑫</sup>。法家之流，不能创思

远图，法制于近，  
思不及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sup>⑬</sup>，

务在功成，  
故巧意生。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sup>⑭</sup>。术家之

流，不能创制垂则<sup>⑮</sup>，以术求功，  
故不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

智有余，公正不足，长于权者，  
必短于正。是谓智意，陈平、韩

安国是也<sup>⑯</sup>。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

非德无以正法，非法无以兴术，  
是以八业之建，常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

之材也<sup>⑰</sup>。耳目殊管，其用同功。  
群材虽异，成务一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

司马迁、班固是也<sup>⑱</sup>。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

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sup>⑲</sup>。辩不入

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

也<sup>⑳</sup>。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

韩信是也<sup>㉑</sup>。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

各抗其材，不能兼备，保  
守一官，故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sup>㉒</sup>。

## 【注释】

①容止：容貌举止。

②延陵：即季札，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子。因多次推让君位而名显天下。

晏婴(? ~ 前 500 年)：春秋时齐国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以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清廉节俭的品格而享誉天下。

③管仲(? ~ 前 645 年)：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他在齐国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商鞅(约前 390 ~ 前 338 年)：战国时期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前 340 年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因称商鞅。他辅佐秦孝公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秦孝公死后，被贵族陷害，车裂而死。

④范蠡：春秋末期政治家。楚国人，越国大夫。曾在吴国做人质二年。回越后辅佐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后功成身退，泛舟江湖，累至千金。

张良(? ~ 前 186 年)：汉初大臣。字子房。祖与父在韩国五世为相，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行刺秦始皇未中，逃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遇黄石公，得《太公兵

法》。秦末大乱,归刘邦,成为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重要谋臣。

⑤三材:即上文所讲德、法、术。

⑥庙胜:临战前在庙堂制定出来的能够克敌制胜的谋略。

⑦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为官名。传说是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汤破格用为小臣,后委以国政。辅佐汤灭掉了夏桀。吕望: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相传钓于渭水之滨,被周文王发现,并委以重任。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俗称姜太公。有兵书《六韬》,是战国时人托名之作。

⑧子产(? ~前 522 年):即公孙侨、公孙成子,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政治家。在郑国执政期间,实行经济改革,加强法治,不毁乡校,听取国人意见。

西门豹:战国魏文侯时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令。名豹。曾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之举,开凿水渠,引漳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⑨别:某一方面。流:这里指由三材派生的才能。

⑩弘恕:宽宏,宽恕。

⑪讥诃:责问。

⑫子夏(前 507 ~?):春秋末期卫国人。孔子学生。曾到魏国讲学,宣传孔子的思想。相传

《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⑬错意：即措意、置意，把心思用在某方面。

⑭张敞：西汉大臣。宣帝时任太中大夫，后出任京兆尹、冀州刺史等职。以直言敢谏、赏罚分明而著称。

赵广汉(? ~ 前 65 年)：汉宣帝时出任颖川太守，后迁京兆尹。以执法不避权贵，诛杀豪强而著称。

⑮垂则：创设法则。

⑮陈平(? ~ 前 178 年)：汉初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人，先随项羽，后归刘邦。好读书，精于谋略，用反间计使项羽除去谋士范增，用爵位笼络大将韩信。史书记载，他曾为刘邦六出奇计，解刘邦于危难之中。惠帝、吕后时任丞相，因吕氏专权，不问政事。吕后死，他与周勃定计杀诸吕，迎立文帝，任丞相。

韩安国(? ~ 前 127 年)：西汉梁国成安人，字长儒。初任梁孝王中大夫，吴楚七国之乱时，击退吴兵，由此名显天下。汉武帝时，任御史大夫，后任卫尉等职。

⑰轻事之材：依上下文意，“轻”疑为“经”。

⑮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太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元封年间任大史令。后因李陵案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初因和修国史被人告发下狱,获释后任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完成其父所著史书,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

①⑨ 毛公:即毛萇,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相传其诗学传自毛亨(人称“大毛公”),曾任河间王博士,人称“小毛公”。

贯公:西汉学者。从贾谊受《春秋左氏传训故》,为河间王博士。

②⑩ 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中山灵寿(河北平山)人。乐羊的后代。率军击齐,攻下城池七十余,因功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号昌国君。后因燕王中齐国反间计,被迫奔投赵国,被封于观津,后死在赵国。

曹丘生:西汉楚人,以辩才而著称,是名将季布的座上宾。

②⑪ 白起(? ~ 前 257 年):战国时秦国名将,一称公孙起。曾屡获战功,夺得山东六国之地七十余城,因功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赵军俘虏四十余万。后被相国范雎所迫自杀。

韩信(? ~ 前 196 年):汉初诸侯王。淮阴人。初随项羽,后归刘邦,拜为大将。精于用兵,因功封楚王。后故告发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与人勾结在长安谋反,为吕后所杀。著有《兵法》三

篇，今佚。

②主德：指做君王应具有的道德。不预：即无关，无涉。

## 【译文】

像那种德行高尚，仪表举止值得人们去效法的人，就称之为清节家，延陵、晏婴就属于此类。善于建立法制，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的人，就称之为法家，管仲、商鞅就属于此类。通晓天地间造化万物的道理，善于策划奇谋妙计的人，就称之为术家，范蠡、张良就属于此类。还有一些人，一身兼具德、法、术三种材质，或者三种材质都已达到很高水平的人，他们的道德的感召力足以整饬和劝勉社会风俗，他们建立法制足以匡正天下，他们施展权谋、运筹帷幄足以决胜千里，这样的人就称之为国体，伊尹、吕望就属于此类。一身兼具德、法、术三种材质，然而，三种材质的水平却不高，他们的道德的感召力足以成为一国的表率，他们建立法规足以使乡邑大治，他们施展权术能够把具体事宜办好，这样的人就称之为器能，子产、西门豹就属于此类。还有一些人，兼有德、法、术三种材质，但不是它的全部，而是每一种材质的某一方面。例如，清节家的支流，不能做到弘大宽恕，特别热衷于非难指责，明辨是非，这样的人就称之为臧否，子夏一类的人就属此列。法家的支流，不能

做到开创思路,深谋远虑,却能胜任某一官职,一门心思用在用计施巧上,这样的人就称之为伎俩,张敞、赵广汉就属于此类。术家的支流,不能创立制度,垂示法则,遇事却能随机应变,富于施权用谋的智慧,缺乏公正厚重的情怀,这样的人称之为智意,陈平、韩安国就属于此类。以上八种类型的人,都是以德、法、术三材作为自身才能的基础的。虽然他们彼此有主流与支流的区别,但总体上都属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材。善长著述立说写文章的人,称之为文章,司马迁、班固就属于此类。能传授圣人的事业,却不善于亲身从事政务活动的人,就称之为儒学,毛公、贯公就属于此类。演讲论说虽然未必符合真正的道理,但对答应辩左右逢源,滔滔不绝,自圆其说,这样的人就称之为口辩,乐毅、曹丘生就属此类。胆略绝众,材质过人,称之为骁雄,白起、韩信就属于此类。以上十二种类型的人材,都是做臣子的材料,而做君主的德性不包括在内。

## 【原文】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

任者也。目不求视,耳不参听,各司其官,则众材达。众材既达,则人主垂拱无为而理。是故主道

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无为,则下当任也。清节之德,

师氏之任也<sup>①</sup>。掌以道德，  
教道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sup>②</sup>。

掌以刑法，  
禁制奸暴。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sup>③</sup>，掌以庙谟，  
佐公论正。三材纯

备，三公之任也<sup>④</sup>。位于三槐，  
坐而论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

也<sup>⑤</sup>。天官之卿，  
总御百官。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分别是非，  
以佐师氏。智意

之材，冢宰之佐也。师事制宜，  
以佐天官。伎俩之材，司空之

任也。<sup>⑥</sup>错意施巧，  
故掌冬官。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  
保安其人。

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sup>⑦</sup>。宪章纪述，  
垂之后代。辩给之材，行

人之任也<sup>⑧</sup>。掌之应答，  
送迎道路。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掌辖师旅，  
讨平不顺。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

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  
操物，手求行，四体何由宁，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

淡，与一材同用好，譬大匠善规，  
惟规之用。则一材处权<sup>⑨</sup>，而

众材失任矣。惟规之用，则矩不得立其方，绳不  
得经其直。虽目运规矩，无由成矣。

## 【注释】

①师氏：官名。掌管道德教化。

②司寇：官名。西周初置，春秋、战国沿用。掌管刑狱。

③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的合称。

④三公：太师、太傅、太保的合称。

⑤冢宰：官名。在《周礼》中为辅佐天子之官，后世也用以指称宰相。

⑥司空：官名。西周初置，春秋战国沿用，掌管工程。

⑦国史：国家的史官。

⑧行人：官名。掌管朝覲聘问。西周设置，春秋、战国时沿用。汉代改称大行令。

⑨处权：掌管权力。

## 【译文】

做君主应具有的德性是聪明平淡，使各种类型的人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不需事必躬亲。因此，确立了做君主应该遵循的原则，那么，十二种类型的人才就能各得其所。清节家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师氏类的官职，法家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司寇类的官职，术家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类的官职，德、法、术三种材质都具备的人是担任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官职的人选，德、法、术三种材质只具备一部分的人适宜担任冢宰类的官职，臧否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师氏的助手，伎俩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司空类

的官职,儒学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教化安民类的官职,文章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编纂国史类的官职,能言善辩的人适宜外交使者的官职,骁雄类型的人才适宜担任将帅类的官职。这就叫做,确立并遵循了做君主的道德和原则,做人臣的原则也就随之井然有序,各种类型的人才的任用就不至混乱错位,太平盛世就会随之实现。如果做君主的不能以平淡之道去总揽众才,只对某一类型的人才感兴趣,那么,一旦这某一类型的人掌管用人之权,他就只任用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才,其它类型的人才得不到应有的位置,当然也就难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 材理第四

材既殊途，理亦异趣。  
故讲群材，至理乃定。

### 【原文】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言前定则不惑，及事前定则不蹶。

其论难，鲜能定之。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

材异也。事有万端，人情舛驳，谁能定之。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

异，则情诡。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

情诡理多，夫理有四部<sup>①</sup>，道义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sup>②</sup>，明通四部，各有其家。

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说有三失，

辞胜理滞，所失者三。难有六构，强良竞气，忿构有六。通有八能。聪思明达，能通者八。

若夫天地气化<sup>③</sup>，盈虚损益，道之理也。

以道化人，与时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务在宪制。礼教宜适，

义之理也<sup>④</sup>。以理教之，进止得宜。人情枢机，情之理也。

观物之情，  
在于言语。

## 【注释】

①四部：即四个部类。

②四家：四个部类、归属。

③气化：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阴阳二气生化而来，这一生化过程就叫气化。这里指生生不已的万物变化。

④义：宜也。其内涵极为宽泛，主要指处事为人，行为进止适宜得当。

## 【译文】

凡创建一项事业，制定某种规章，必须依据一定的道理。等到发生争执的时候再去确定做事的依据，就很难确定下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道理有很多种、人才有很多类的缘故。道理有很多种则难以相通，人才有很多类则情怀悖异。情怀相悖，道理不通，也就失去了做事的道理，事业当然就会受到阻碍。道理有四部，明理有四家，情怀有九种得失，似是而非的流别有七种，说理有三种失误，诘难会造成六种不良的后果，贯通道理必须有八种能力。

天地间阴阳二气化育万物，按照盈虚损益的规律运行不息，这是大道之理。建立法制，依法行事，这是事情之理。用礼教化人，使人的行为适

宜,这是义之礼。人情变化的关键和方式是人情之理。

## 【原文】

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明待质而行。是故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

成家。道义与事,情各有家。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扰,其心详密。

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为理,故能通自然也。质性警彻<sup>①</sup>,

权略机捷<sup>②</sup>,容不迟钝,则其心机速。能理烦速<sup>③</sup>,事理之家也。

以事为理,故审于理烦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容不失适,则礼教得中。辨其得

失,义礼之家也。以义为礼,故明于得失也。质性机解<sup>④</sup>,推情原

意<sup>⑤</sup>,容不妄动,则原物得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以情为理,故能极物之变。

## 【注释】

①警彻:机警通达。

②机捷:机智敏捷。

③烦速:繁杂和突然的事变。

④机解:这里指思维机巧,善解疑难。

⑤推表原意:推测性情,追究本意。

## 【译文】

四种道理的性质不同,人的才质要理解这四种道理,就必须具有聪慧明达的才质并遵循一定的路径和章法。人的聪明是由人的才质来实现的。因此,人的才质与道理相吻合才能表现出人的聪明,人的聪明才能理解这种道理,理解了这种道理,也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质性平淡的人,思虑深远而精循,能够通晓自然无为的法则,就成为明白大道之理的专家。质性机警彻悟,富于权略,机智敏捷的人,处理起纷繁与突发的事情来游刃有余,就成为明白事理的专家。质性和顺平稳,能洞见礼仪教化的精髓,辨别处世为人的得失,就成为明白义理的专家。质性机敏,善解人意,推知情意本原的人,能够道应情意的变化,就成为情理的专家。

## 【原文】

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

各有得失。明出于真,情动于性,情胜明,则蔽,故虽得而必丧也。刚略之人,不能

理微。用意麤粗,意不玄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性刚则志远。

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sup>①</sup>。志远故疏越。抗厉之人,不能

回挠<sup>②</sup>。用意猛奋，志不旋屈。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sup>③</sup>，性厉，则理毅。

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sup>④</sup>。理毅，则滞碍。坚劲之人，好攻

其事实。用意端确，言不虚徐。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sup>⑤</sup>。性确，则言尽。

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sup>⑥</sup>。言切则义少。辩给之人，辞烦

而意锐。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性锐则穷理。

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sup>⑦</sup>。理细，故遗大。浮沉之人，不能

沉思。用意虚靡，志不渊密。序疏数<sup>⑧</sup>，则豁达而傲博。性浮则志微。立

事要，则熒炎而不定<sup>⑨</sup>。志傲，则理疏。浅解之人，不能深

难<sup>⑩</sup>。用意浅脱，思不深熟。听辩说，则拟愕而愉悦<sup>⑪</sup>。性浅则易悦。审

精理，则掉转而无根<sup>⑫</sup>。易悦故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

捷。用意徐缓，思不速疾。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性恕则理雅。趋时

务，则迟缓而不及。徐雅故迟缓。温柔之人，力不休

强<sup>⑬</sup>。用意温润，志不美悦。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性和则理顺。拟

疑难，则濡软而未尽<sup>⑭</sup>。理顺，故依违。好奇之人，横逸而

求异。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权譎，则倜傥而瓌壮。性奇则尚丽。案

清道<sup>⑮</sup>，则诡常而恢迂<sup>⑯</sup>。奇逸故恢诡。此所谓性有九偏，

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心之所可以为理，是非相蔽，终无休已。

## 【注释】

①宕往：这里是放荡不羁、不得要领的意思。

②回挠：迂回弯曲。

③括处：约束。

④否戾：不通、走样。

⑤颖灼：尖锐明了的意思。

⑥单持：这里指内容不丰满。

⑦恢愕：宽广直率。

⑧序疏数：即排列亲疏远近。

⑨熒炎：火势蔓延。这里指闪烁不定、流宕无依的意思。

⑩深难：深入追问。

⑪拟愕：这里指不能理解语言要旨。拟，忖度。愕，或同“愕”，即惊的意思。

⑫掉转：颠来倒去。

⑬休强：强大，强盛。休，美。

⑭濡软：柔软。

⑮清道：指清静之道。

⑯诡常：违反常道。恢迂：恢，广大。迂：绕

远,不合时宜。

## 【译文】

既然以上四家聪明之处彼此存在着差异。因而也就随之发生了九种偏失的情况。由于不同的质性快定、干扰了不同的聪明,所以不同的聪明类型有得也有失。刚强粗略的人,不善疏理繁杂细微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人谈论起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事体来,就显得恢宏博大,崇高而深远;若疏理起具体而细微的事理来,则显得跌宕起伏,粗疏辽阔,不着边际。亢奋猛烈的人,做事没有回旋余地。他们能做到依法行事,严格公正;如果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变通处理,则格格不入。坚定劲直的人,喜欢就事论事,务求实效。他们剖析具体事物的内在机理明了透彻,如果论及大的理论和原则,就显得肤浅而不丰满。能言善辩的人,辞令丰富,谈锋锐利。推究人事的道理,则见识精当,说理透彻;如果涉及有关大义的道理,就显得粗阔而不周全。随波逐流的人,不能沉静独思。如果与他海阔天空地漫谈,则显得豁达渊博;如果要他归纳出事物的纲要,那他就像火焰一样闪烁不定。见识肤浅的人,不能深入追究人情物理。听人演讲辩论,很容易得到满足;如果审核精微的道理,则颠来倒去,把握不住根本。心底宽厚的人,不能急功近利。若论其仁义的大道理来,则博大而高

雅；处理起紧迫的时务来，则行动迟缓，不得要领。温顺柔和的人，魄力不足，气势不强。慢慢体味深奥的道理时，则思虑和顺通畅；分析疑难问题时，则粘滞不顺，理不出头绪来。追求奇异的人，才华横逸，立意不同凡俗。在用权谋施韬略方面，显得卓越非凡，奇伟壮观；如果要他们在清正无为之道上用意，则显得不合常规，辽阔无用。以上就是九种性情的偏失，每种偏失都以自身不同的心性为基础而自以为有理。

## 【原文】

若乃性不精畅，则流有七似<sup>①</sup>。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辞繁喻博，似若弘广。有回说合意<sup>②</sup>，似若赞解者。外佯称善，内实不知。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sup>③</sup>。实自无知，如不言，观察众谈，赞其所安。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实不能知，忘佯不应，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sup>④</sup>，似悦而不悻者。闻言即说，有似于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辞已穷矣，自以为妙而未尽。跌则倚蹠<sup>⑤</sup>，理已跌矣，而强牵据。实求两解，似理不

可屈者。辞穷理屈，心乐两解，而  
言犹不止，听者谓之未屈。凡此七似，众人之

所惑也。非明镜  
焉能监之。

## 【注释】

①七似：指以下七种似是而非的情况。

②回说合意：曲解人意，以合己意。

③听断：听人陈述，做出判断。

④慕通口解：想表示自己的通达而口头上表示理解。

⑤倚(jǐ)蹠(zí)：意即勉强支撑。倚，支撑。蹠，跳跃。

## 【译文】

如果人们的质性不纯，或者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就会发生七种似是而非的情况：有的人漫谈一此陈词滥调，好像能够通行于现时和将来一样；有的人谈话没有多少真实的道现，却头绪繁多，好像内容非常丰富广博一样；有的人本来没有听懂别人的意思，却曲意迎合，好像既理解又赞同别人的意见一样；有的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发表意见往往甘居人后，采人所长，观察并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好像他自己颇具听断的能力一样；有的人对疑难问题避而不答，好像胸有成竹，留有余地，而实际上他根本不懂；有的人为表现自己的通达，口头上

表示理解，而实际上却似懂非懂；有的人在与人辩论的时候，因求胜心切，本来已经理屈词穷了，还声称自己仍然有更加玄妙的道理，牵强附会，勉强支撑，实际上是想求得个平分秋色的结局。他这样做，好像自己很有道理而不肯屈服一样。以上七种似是而非的情况，一般大众往往被迷惑住。

## 【原文】

夫辩有理胜，理至不可动。有辞胜。辞巧不可屈。理胜者，正

白黑以广论<sup>①</sup>，释微妙而通之。说事分明，有如粉黛，辞朗然区别，辞不渍杂。

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

以白马非白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关禁錮，直而后过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

有杂。同则相解，譬水流于水。反则相非，犹火灭于水。杂则相

恢<sup>②</sup>。亦不必同，又不必异，所以恢达。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

因其所能，则其言易晓。历之不动，则不说也。意在杓马，彼俟他日。傍无听

达，则不难也。凡相难讲，为达者听。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

反。彼意在狗，而说以马，彼意大同，而说以小异。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

以方入圆，理终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辞附于理，则言寡而事明。不善

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辞远乎理，虽泛滥多言，已不自明，况他人乎。百言不

明一意，则不听也。自意不明，谁听之是说之三失也。

## 【注释】

①白黑：这里指是非曲直。

②解：溶解，融合。非：排斥。恢：宽容，气度大。

## 【译文】

辩论或演讲当中，有的以有理有据而取胜，有的以言辞巧妙而取胜。以理取胜，就是先确定是非黑白的界限，然后再加以充分论述，解释清楚细微深奥的部分，使自己阐释的道理贯通。以言辞巧妙取胜，就是要用奇界古怪的例子攻破一般的正理，追求奇异古怪，正理也就随之丧失了。再说上述九种偏材，有彼此相同的，有彼此相反的，也有彼此既不相同，也不相反，而是错杂相容的。相同就会相互理解，相反就会相互非难，相杂就会相互包容。善于与人理论的人，其特点是充分估量对方的优势来展开论述。如果打动不了对方，就不再谈论下去；周围没有听懂的人，也就不再诘难对方。不善于与人理论的人，其特点往往是想用对方完全反对或基本不能接受的观点去说服对方。用对方完全反对或基本不能接受的观点去说

服对方，对方当然听不进去。善于说服别人的人，可以用一句话说清很多道理；不善于说服人的人，一百句话也说不清一个道理。一百句话还说不清一个意思，当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听了。这是说服人的三种失误。

## 【原文】

善难者，务释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难者，舍本

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sup>①</sup>。

不寻其本理，而以烦辞相文。善攻强者，下其盛锐，

对家强梁，始气必盛，故善攻强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sup>②</sup>，以渐攻之。三鼓气盛，衰则攻易。

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

强者意锐，辞或暂误，去误挫锐，理之难也。挫其锐意，则气构矣<sup>③</sup>。

非徒群言交错，遂至动其声色。善躐失者，指其所跌<sup>④</sup>。彼有跌失，不善暂指不通。

躐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

性，则怨构矣<sup>⑤</sup>。非徒声色而已，怨恨逆结于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

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已自久思，而不恕人。

以为难谕，则忿构矣⑥。非徒怨恨，遂生忿争。夫盛难之时⑦，

其误难迫。气盛辞误，且当避之。故善难者，征之使还。气折意还，自相应接。

不善难者，凌而激之，虽欲顾藉，其势无由。

弃误顾藉，不听其言。其势无由，则妄构矣⑧。妄言非营，纵横恣口。凡人心有

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思心一至，不闻雷霆。是故并思俱说，竟

相制止，欲人之听己，止他人之言，欲使听己。人亦以其方思

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非不解也，当己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

情莫不讳不解。谓其不解，则性讳怒。讳不解，则怒构矣⑨。

不顾道理是非，于其凶怒忿肆。凡此六构，变之所由兴也⑩。

## 【注释】

①辞构：形成争论。构：构成；交接。

②本指：即本旨。

③气构：即构成气。

④蹶：即追究。跌：即失误所在。

⑤怨构：即构成怨。

⑥忿构：即构成忿。

⑦盛难：激烈争论。

⑧妄构：这里指狂妄无据。

⑨怒构：即构成怒。

⑩变：这里指由六构所引发的情况。

## 【译文】

善于辩论的人，把精力用在解释事情的根本上面；不善于辩论的人，则舍本而逐末，舍本而逐末，双方的争论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善于攻击强硬对手的人，先避开对手的盛锐之气，抓住对方的大意要点，慢慢地进行批驳；不善于攻击强硬对手的人，往往抓住对方言辞中的某一点失误去挫伤对方的锐气，这样一来，彼此的气恼也就形成了。善于追究对方失误的人，仅仅是指出对方失误之所在；不善于追究对方失误的人，则利用对方一时的失误去攻击他的人格，这样一来，双方就会结下怨恨。有的人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探求，悟得了一个道理，仓促间，便将这道理讲与人听，别人不能很快明白这个道理，就以为汝子不可教也，这样一来，忿怨也就随之形成了。当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时，很难逼迫对方承认错误。因此善于辩论的人，指出对方的错误，使他回心转意；不善于辩论的人，则抓住对方的错误加以凌辱和刺激，对方虽然内心愿意承认错误，却没有台阶和机会，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妄言无忌的状况。一般说来，人在思考问题时，耳朵就听不进别人的话。因此当

一方要思考问题一方却要和他说话时，双方就会相互制止对方的活动，你想让对方听你说话，对方却因为正在思考问题的原因，听不懂你讲的意思，你就认为别人没有理解的能力。人之常情，都忌讳说自己没有理解的能力。犯了别人的忌讳，双方的怒气也就构成了。由于“六构”的形成，其它种种难以预料的变化也会因此而形成。

## 【原文】

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造事立义，当须理定，故虽有变说小故，终于理定功立。

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由矣。人人竞说，若不难质，则不知何者可用也。

由此论之，谈而定理者，眇矣<sup>①</sup>。理多端，人情异，故发言盈庭，莫肯执其咎。必也

聪能听序，登高能赋，求物能名，如颠回听哭，苍舒量象。思能造端<sup>②</sup>，子展谋侵晋，乃得诸侯之盟。

明能见机<sup>③</sup>，史骀睹目动，即知秦师退。辞能辩意，伊籍答吴王，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捷能撮

失<sup>④</sup>，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风之诛。守能待攻，墨子谓楚人，吾弟子已学之于宋。攻能夺

守，毛遂进曰，今日从为楚，不为赵也，楚王从而谢之。夺能易予<sup>⑤</sup>。以予之矛，易子之盾，则物主词穷。

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适有一能，

所谓偏材之人。则所达者偏，而所有异目矣。各以所通，是而立其名。

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sup>⑥</sup>。思能造端，谓之构架之材<sup>⑦</sup>。明能见机，谓之达识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材<sup>⑧</sup>。捷能摄失，谓之权捷之材<sup>⑨</sup>。守能待攻，谓之持论之材。攻能夺守，谓之推彻之材<sup>⑩</sup>。夺能易予，谓之贸说之材<sup>⑪</sup>。

### 【注释】

①眇：微小。这里指数量少。

②造端：制造事端、事由。

③机：这里批事物的关键、要害。

④摄失：抓住失误。

⑤易予：用“以子之矛攻予之盾”的办法使对方理屈辞穷。易，交换。予，通“与”，即以“与”换“夺”。

⑥名物：辨别事物的名称。

⑦构架之材：指遇事能从总体上谋划的人才。

⑧赡给：这里指语言丰富。

⑨权捷：权变敏捷。

⑩推彻：推进贯通。这里有进取之意。

⑪贸说：指论辩双方地位的交换。

### 【译文】

然而，辩论虽然会引起以上六种不良的后果，

但还是有所收获的。如果只是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相互的辩驳,那么人们就难知道究竟谁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按谁的意见去做。由此说来,只是陈说漫谈而不加以辩论就能形成定论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必须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观点,能够理出事物发展的头绪;善于思索,创造采取行动的理由;明察秋毫,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微妙迹象和关键;善于辞令,把情意表达得明白而动听;反应敏捷,能够及时发现失误所在;善于防守,能够抵御对手的种种攻击;善于进攻,能够攻破对手的防线;善于用“给予”换来“夺取”,即用“以子之矛易子之盾”的办法使对手陷于困境。兼具以上八种能力,然后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通晓了天下的道理,也就能够通晓人的心理了。如果不能兼备这八种能力,而只是具备其中的一种,那么他所通达的道理也只是其中的一面,他的才能也只能根据他所通晓的这一方面来命名了。因此,善于听取不同观点,能够理出事物发展的头绪来的,叫做能够辨别事物名称的名物之材;善于思索,能够创造采取行动的理由的,叫做能够从宏观上进行谋划的构架之材;能够明察秋毫,发观事物变化的微妙迹象和关键的,叫做通达慧识的这识之材;善于辞令,把情意表达得明白而动听的,叫做词汇丰富的贍给之材;反应敏捷,能够及时发现失误所在的,叫做权捷之材;善于防守,能够抵御

对手各种攻击的，叫做能够坚守自己理论的持论之材；善于进攻，能够攻破对手防线的，叫做善于推进的推彻之材；善于用“以子之矛易子之盾”的办法使对方陷于困境的，叫做交换论点以服人的贸说之材。

## 【原文】

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

同解而心喻。同即相是，是以心相喻。与众人言，则察色而顺

性。下有盛色，虽明包众理，不以尚人①。恒让谦下，聪睿避其所短。故处物上。

资给，不以先人。常怀退后，故在物上。善言出己，理足则

止。通理则止，鄙误在人，过而不迫。见人过跌，辄当历避。不务烦辞。写人之

所怀②，扶人之所能。扶赞人之所能，则人人自任矣。不以事类犯人

之所媪③。胡故反，与盲人言，不诤眇瞎之类。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

己有武力，不说直说变，无所畏恶。通材平释，信而后谏，采与虺虎之伦。虽触龙鳞，物无害者。

虫声之善音，不以声丑，赞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夺弃其善曲。废其嘉言。

与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气，折谢不悛。

不避锐跌，方其胜难，胜而不矜。理自胜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谕，  
不惜屈挠。

无适无莫<sup>④</sup>，付是非于道理，不贪胜以求名。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

与论经世而理物也。旷然无怀，委之至当，是以世务自经，万物自理。

## 【注释】

①尚人：即上人，居人之上。

②怀：情怀，情感。

③姻(hù)：忌讳，隐私。

④无适无莫：不厚不薄。这里指适中得当。

## 【译文】

通材之人，既兼具以上八种才能，又能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在实践中加以实现。这种人跟那种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谈话，则能做到彼此心领神会；与普通人谈话，则能做到察言观色，顺着他的性情去讲。尽管自己通晓天下的道理，却不高居人上，盛气凌人；聪明睿智，资质丰厚，却不跃居人先。只求自己把正确耐听的话说出来，把道理讲清楚就打住；别人说了错话或做了错事，自己则力避重蹈覆辙。理解并表达别人内心的情怀，帮助别人发挥自身的专长。不用相类似的事情触犯别人所忌讳讲的东西，也不用事例涉及自身的长处。无论别人直话直说也好，怪话怪说也好，不畏惧，

也不嫌恶。即便虫声噪杂,也不一概排斥,而是选取其中好听的;即便愚人无知,也不一概排斥他们的意见,而是称赞并采纳其中正确的。或夺取或给与,适宜有度;或离去或留下,不去勉强。当自己气盛的时候,能够克制情绪,慷慨向对方道谢;当自己辩论得胜的时候,而没有骄矜之色。心底平和,志向明确,没有自适,亦没有痛苦,只期望得到天地万物的道理而已。这样的人,就可以与他讨论治国安邦的道理了。

# 卷 中

五 第 能 才  
六 第 害 利  
七 第 识 接  
八 第 雄 英  
九 第 观 八

## 才能第五

才能大小，其准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济

### 【原文】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sup>①</sup>。愚以为此非名也<sup>②</sup>。

夫人材犹器，大小异，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鸡，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

称。<sup>先有定质，而后能名生焉。</sup>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

急<sup>③</sup>。<sup>宽者弘裕，急者急切。</sup>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sup>宽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sup>

宽弘之人，宜为郡国<sup>④</sup>，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

其事。<sup>急切则烦碎，事不成。</sup>急小之人，宜理百里<sup>⑤</sup>，使事办

于己。<sup>弘裕则网漏，庶事荒。</sup>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则能治小郡，以实理宽急论辩之，则能治大县，亦能治小县。

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不能小，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仲尼岂不为季氏臣。

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鸡，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

犊<sup>①</sup>，则岂不能烹鸡乎。但有宜与不宜，故能治大郡，岂有能与不能。

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

独大小之谓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军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

异。有自任之能<sup>⑦</sup>，修己洁身，总御百官。有立法使人从之之

能，法恶人惧，无敢犯也。有消息辩护之能<sup>⑧</sup>，智意辩护，周旋得节。有德教师

人之能，道术深明，动为物教。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sup>⑨</sup>，云为得理，义和于时。

有司察纠摘之能<sup>⑩</sup>，督察是非，无不区别。有权奇之能<sup>⑪</sup>，

务以奇计，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敌国。

## 【注释】

①函：包容。

②非名：这里指概念不清。

③宽急：宽宏急切。

④为郡国：做郡国的长官。

⑤为百里：做百里方圆的长官。古时一县管辖区域方圆约百里，所以常以百里作县的代称。

⑥犊：小牛。这里泛指牛。

⑦自任：这里指洁身自好，亲自负责。

⑧消息辩护：周旋有方，辩护得体。

⑨谴让：责备谦让。

⑩纠摘：纠正指摘。

⑪权奇：权变诡奇。

## 【译文】

有人说，人的才能中，有的只能派大用场，不能派小用场，好比用来盛牛的大鼎不能用来烹小鸡一样。我认为这种提法的概念就不清楚。才能这个词汇的创制，是特定的质的反映，岂有某种才能只能派大用场不能派小用场的道理。

所谓能大用不能小用的提法，其本意是人的性情有宽缓与急切之分，因性情的不同，有的适宜治理大地区，有的适宜治理小地区。性情宽弘的人适宜治理郡国，使属下都能施展自身的才能，从而形成总体效应，成就自己的事业。性情急切的人适宜治理百里小县，无论大事小事，都在自己的亲自指挥下做成。郡与县，是两种不同内涵的大与小。从治理对象和性情宽急的不同这两方面来

分辨,则应当说有的才能适宜治大的不适宜治小的,或适宜治小的不适宜治大的,而不应当说能作大用不能作小用。就说鸡与牛吧,也是不同内涵的两种大小。所以鼎的用场也有适宜大不适宜小的区别。用来烹牛犊的鼎难道就不能用来烹鸡吗?所以,能够治理大郡的人,当然也能治理小郡。由此推论,人的才能各有其适宜做的事情,仅用大小的概念来区别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人才的类型不同,其能力也就彼此各异。有的具有修己洁身、亲自负责的能力,有的具有创制法规、使人遵循的能力,有的具有善于周旋、协调监护的能力,有的具有道德教化、为人师表的能力,有的具有树立榜样、使人自责的能力,有的具有督察纠错的能力,有的具有善于权变、出奇制胜的能力,有的具有威猛无比、震慑一方的能力。

## 【原文】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sup>①</sup>,为国则矫直之政<sup>②</sup>。其身正,故掌天官而总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sup>③</sup>。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法无私,故掌秋官而诘奸暴。计策之能<sup>④</sup>,

术家之材也<sup>⑤</sup>。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

变化之政。计虑明，故辅三槐而助论道。人事之能<sup>⑥</sup>，智意之材也。

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

智意审，故佐天官而谐内外。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

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辨众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权奇

之能，伎俩之材也<sup>⑦</sup>。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

为国则艺事之政。<sup>⑧</sup>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艺事。司察之能<sup>⑨</sup>，臧否

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sup>⑩</sup>，为国则刻削

之政<sup>⑪</sup>。是非章，故佐师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

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体果毅，故总六师而振威武。

## 【注释】

①冢宰：这里指宰相。

②矫直：即矫枉使直。

③治家：这里指法家。

④计策：计谋策划。

⑤术家：即权术家。

⑥人事：人情事理，人际交往。

人

物

志

才

能

第

五

六

九

⑦伎俩：技能。

⑧艺事：指工程技艺之事。

⑨司察：督察。

⑩师氏：官名。统兵之官。

⑪刻削之政：指严刑峻法。

## 【译文】

人的能力出于材质。材质是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的。既然材质和能力的类型不同，那么适合担当的职责也就不同。有自任之能的人，属于清节之材。清节之材在朝内能担当冢宰之任，治理国家则主要行表率百官、矫枉过正之政。有立法之能的人，属于法家之材。法家之材在朝内能担当司寇之任，治理国家主要行秉公执法、刚正无私之政。有计谋策划之能的人，属于术家之材。术家之材在朝内能担当三孤之任，治理国家则主要行策划应变之政。有人事之能的人，属智意之材。智意之材在朝内适宜担任冢宰的助手，治理国家主要行辅佐冢宰、协调内外之政。有行事之能的人，属于谴让之材。谴让之材在朝内适宜担任司寇的助手，治理国家主要行督责百官之政。有权奇之能的人，属于伎俩之材。伎俩之材在朝内适宜担当司空之任，治理国家主要行技艺工程之政。有司察之能的人，属于臧否之材，臧否之材在朝内适宜担任师氏的助手，治理国家主要行司

察善否、依法剥夺之政。有威猛之能的人，属豪杰之材。豪杰之材在朝内适宜担当将帅之任，治理国家则行严厉威武之政。

## 【原文】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饴以甘为名，故酒以苦为实。

长于办一官<sup>①</sup>弓工操材，而有余力。而短于为一国。兼掌陶冶，器不成矣。

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

盐人调盐，醯人调醢，则五味成矣。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墙，则厦屋成。

味<sup>②</sup>水以无味，故五味得其和。又国有俗化<sup>③</sup>，民有剧

易，五方不同，风俗各异，土有刚柔，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以简治易则得，治烦则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以

之治小，则迂<sup>④</sup>。网疎而吞舟之奸漏。辩护之政宜于治烦，

事皆辩护，烦乱乃理。以之治易，则无易<sup>⑤</sup>。基于督促，民不便也。策术之政宜

于治难，权略无方，解释患难。以之治平，则无奇。术数烦众，民不安矣。矫抗

之政宜于治侈，矫枉过正，以厉侈靡。以之治弊，则残<sup>⑥</sup>。

俗弊治严，国新礼杀，谐和之政宜于治新，苟合而已。以之治旧，  
则民残矣。

则虚<sup>⑦</sup>。苟合之教，非礼实也。公刻之政宜于纠奸，刻削不深，奸乱不止。以之

治边<sup>⑧</sup>，则失众。众民惮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于讨乱，

乱民桀逆，政猛民残，以之治善，则暴。滥良善矣。伎俩之政宜于

治富，以国强，民以使。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易货改铸，民失业矣。故

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

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

智胜则能言，材胜则能行。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

之隽也<sup>⑨</sup>。

## 【注释】

①办一官：做某一方面的长官。

②无味：意指博大平淡。五味：指各方面的人材。

③俗化：俗雅。化：教化。这里与俗相对，指高雅。

④迂：迂阔。这里指不得要领，不切实际。

⑤易：简易。

⑥残：残忍。

⑦虚：不实在。

⑧边：边境。

⑨隼：读 jùn。才智出众。

## 【译文】

所有偏材之人，就好比是只具一种美味的食品。这种人善长于执掌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若要他治理一个国家，就力不从心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执掌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一官之任，就好比用一种味道去配合五种味道。而治理一个国家，则好比用无味的材料去调和五种味的材料。再加上一个国家内，有的文化修养低，有的文化修养高，人民有的繁难不易治，有的简易容易治。而人的才能又彼此不同，所以用来行政，不免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所以王道教化之政适于治理整个国家，如果用来治理小地方，就显得迂阔不切实际。辩护之政适宜治理烦乱的局面，用来处理简易的问题，反而显得不容易了。策略权术之政适宜处理危难的局面，用之于太平时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矫枉抗直之政适宜治理奢糜之风盛行的地方，如果用来治理凋弊贫穷的地方，反而会伤害百姓。谐和之政适宜治理新生的国家，如果用来治理文化传统丰厚的古老国家，就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公正苛刻之政适于用来纠察好乱，如果用之于边境地区，就会失去民众。威猛之

政适于讨伐叛乱,如果用来治理善良的民众,则显得残暴。伎俩之政适宜在富裕的地区推行,如果行之于贫困地区,就会劳民伤财,使百姓更加贫困。所以应该根据不同才能的特点授予他相应的官职,这件事情不能不审慎考虑。以上所讲的才能,都属于偏材之人。或者能言而不能行,或者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一类的人材,则是既能言又能行,所以是各种人才中出类拔萃的人。

## 【原文】

人君之能,异于此。平淡无为,以任众能。故臣以自任为

能<sup>①</sup>,竭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为能。任贤使能,国家自理。臣以能言为

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听为能。听言观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为

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赏罚为能。必当其功过也。所能不同,

君无为而臣有事。故能君众材也<sup>②</sup>。若君以有为,代大匠斫,则众能失巧,功不成矣。

## 【注释】

①能:能力。这里指有能力的标准。

②君:动词,做人的国君。这里作统治讲。

## 【译文】

做国君的才能与以上所讲的才能都不一样。

做臣下的以亲自做好具体的事情为有能力，做国君的则以能够任用贤能之材作为有能力。做臣下的以能言善辩为有能力，做国君的则以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为有能力。做臣下的以实现自己的诺言为有能力，做国君的则以能够赏善罚恶为有能力。做国君的才能与一般大众的才能不一样，所以才能够统御各种人才。

## 利害第六

建法陈术，以利国家。  
及其弊也，害归于己

### 【原文】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流渐失源，故利害生。夫节清之

业著于仪容，发于德行，心清意正，则德容外著。未用而章<sup>①</sup>，

其道顺而有化。德辉昭著，故不试而效。效理于人，故物无不化。故其未达也，

为众人之所进，理顺则众，人乐进之。既达也，为上下之所

敬。德和理顺，谁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

业也无弊而常显<sup>②</sup>。非徒不弊，存而有显。故为世之所贵。

德信有常，  
人不能贱。

### 【注释】

①章：同“彰”，显现。

②显：显达。

## 【译文】

各种专业人才的特点,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比如,清节家的专业特点就表现在他的仪容上面,仪容上面就反映了他的道德修养,虽然没有被任用,他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处世为人的原则顺乎天理人情,所以能起到表率教化的作用。当他还没有通达显贵之时,就成为众人推举的对象。当他身居要职、显贵通达之时,则为上上下下所尊重。他的作用足以激浊扬清,为同事和朋友的楷模。所以清节家的事业没有什么弊端,总能处于为人敬仰的显要或显贵的位置,因此能为世人所珍贵。

## 【原文】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面效<sup>①</sup>。

法以禁奸,  
奸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面为众<sup>②</sup>。

初布威严,是以劳苦,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  
终以道化,是以民治。

奸党乐乱,  
忌法者众。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sup>③</sup>。宪防肃然,  
内外振悚。其功

足以立法成治,  
民不为非,治道乃成。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sup>④</sup>。

法行宠贵,  
终受其害。其为业也,有敝面不常用,

明君乃能用之强，  
明不继世，故法不常用

故功大而不终⑤。

是以商君车裂，  
吴起支解。

## 【注释】

①效：效果，成效。

②为众：涉及众人。

③惮：畏惧。

④仇：仇恨。

⑤终：善终。

## 【译文】

法家专业的特点是以法规制度为本，法规制度一旦制定成功并付诸实施，就会收到成效。法家的这套治理办法开始实行时虽然付出很多辛苦，但却能收到天下治平的效果；虽然显得严厉，但却是为了民众。所以当法家还没有得到重用时，很多人对其顾忌重重，刚得到任用时，上下的人都畏惧他。法家的作用是能够在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达到政治社会安定的目标。法家的弊端是会遭到一些奸邪之人的仇恨。法家这套办法由于弊端也很明显，所以常常得不到重用。历史上许多法家的功劳很大，但往往不得善终。

## 【原文】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

断于未行，人无信者，其道先微而后著，精而且玄<sup>①</sup>。  
功成事效而后乃彰也。

计谋微妙，其始至精，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  
终始合符，是以道著。

谋在功前，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sup>②</sup>。暗主昧然。其功众何由识。岂能贵之。

足以运筹通变。变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于隐微。

计出微密，其为业也，奇而希用，主计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

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

## 【注释】

①玄：玄妙，深奥。

②珍：珍视，珍爱。

## 【译文】

术家专业的特点是从聪明多思中得来的，等到计谋实现以后才显出它的功效来。术家的方法开始隐而不露，事后才露出它的真面目，它精思而玄妙。术家未被起用时，大多数人都了解他，一旦被任用，则被英明的君主所珍爱。术家的作用是能够运筹帷幄、随机应变。术家的这套办法退而不用时，则藏于隐微之处。术家的专长很奇特，被采用的机会较少，所以往往沉没民间，得不到发扬。

## 【原文】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sup>①</sup>，其道顺而不忤。

将顺时宜，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庶事不逆，已何忤之有。善者来亲。

达也，为宠爱之所嘉。与众同和，内外美之。其功足以赞明计

虑<sup>②</sup>，媚顺于时，言计是信也。其敝也，知进而不退，不见忌害，是以慕进也。或

离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违于正。其为业也，谓而难持<sup>③</sup>。

韬情谄智，非雅正之伦也。故或先利而后害。知进忘退，取悔之道。

## 【注释】

①原度：追源忖度。

②赞明计虑：这里指辅佐明主明君运筹帷幄。

③谓：才智、计谋。

## 【译文】

智意家的特点是以推源忖度为基础的。智意家的做法是顺乎时宜人情而不违背时宜人情。当他们未被起用时，就能为众人所容纳，被起用以后，则为主子所宠爱。他们的功用是辅佐明君计议决策国家大事，他们的不足是知进而不知退，或者不惜离开正道以保全自身。智意家的特

长工于心计，因而难以持久。所以有时是得利在前而受害在后。

## 【原文】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sup>①</sup>。

清而混杂，砭去纤芥。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清洁不污，在幽而明。

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业常明白，出则受誉，其功足以变察

是非。理清道洁，是非不乱。其蔽也，为诋诃之所怨<sup>②</sup>。诋诃之徒，不乐闻过。

其为业也，峭而不裕<sup>③</sup>。峭察之物，何能宽裕。故或先得而后

离众。清亮为时所称，理峭为众所惮。

## 【注释】

①砭：古代用来刺激体表而治病的石针。这里指劝戒和救治。

②诋诃：毁谤、责斥。这里指毁谤、责斥人的人。

③峭而不裕：严峻而不宽容。

## 【译文】

臧否家的特点是以明辨是非为根本。他们的做法是自身廉洁并针砭邪恶。所以，当他们没有

显达时,就已经为众人所了解,显达了以后,更为众人所称道。他们的功用是能够辨别是非,不足是常被受否定的人所怨恨。臧否家的做法,对人对事严峻而不宽容,所以,有时是先得到众人的赞赏而后又失去了大众。

## 【原文】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sup>①</sup>,其道辨而且速。

伎计如神,是以速辨。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伎能出众,故虽微而显。已

达也,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功,政之所务。其功足以理烦纠

邪。释烦理邪,亦须伎俩。其敝也,民劳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为业

也,细而不泰<sup>②</sup>,故为治之末也。道不平弘,其能太乎。

## 【注释】

①事能:即做事的能力。

②泰:大。

## 【译文】

伎俩家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他们做事不但能够做成,而且速度很快。他们还没有显达时,就已经为大众所称异,被重用显达时,则被上司委以重任。他们的功用是能够理顺烦乱

的事情，纠正邪恶的风气。相反，做得不好，就会使民众劳顿下属困乏。伎俩家的做法，琐细而不大气，所以应属治理之道的末流。

## 接识第七

推己接物，俱识同体。

兼能之士，乃达群材。

### 【原文】

夫人初甚难知，貌厚情深，  
难得知也。而上无众寡皆自

以为知人<sup>①</sup>。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

己尚清节，则凡清  
节者皆己之所知。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

何哉？由己之所尚，在于清洁；人知所好，在于  
利欲。曲直不同于他，便谓人不识物也。是故能识

同体之善<sup>②</sup>，性长思谋，  
则善策略之士。而或失异量之美<sup>③</sup>。

遵法者虽美，  
乃思谋之所不取。何以论其然？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

度<sup>④</sup>，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sup>⑤</sup>，度在正直，  
故悦有恒之人，

而或疑法术之诡<sup>⑥</sup>。谓守正足以致治，  
何以法术为也。法制之人以分

数为度<sup>⑦</sup>，故能识较方直之量<sup>⑧</sup>，度在法分，  
故悦方直之人。而不

贵变化之术。谓法分足以济业，何以术谋为也。术谋之人以思谟为

度<sup>⑨</sup>，故能成策略之奇，度在思谋，故贵策略之人。而不识遵法之

良。谓思谟足以化民，何以法制为也。器能之人以辩护为度<sup>⑩</sup>，故能

识方略之规<sup>⑪</sup>，度在辩护，故悦方计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

谓方计足以立功，何以制度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sup>⑫</sup>，故能识韬

谓之权<sup>⑬</sup>，度在原意，故悦韬谲之人。而不贵法教之常。

谓原意足以为正，何以法理为也。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趣

之功<sup>⑭</sup>，度在邀功，故悦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谓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为也。

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sup>⑮</sup>，故能识诃砭之明<sup>⑯</sup>。

度在伺察，故悦讎诃之人。而不畅倜傥之异<sup>⑰</sup>。谓讎诃乃成教，何以宽弘为也。言语之

人以辨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惠<sup>⑱</sup>，度在剖析，故悦敏给之人。而

不知含章之美<sup>⑲</sup>。谓辩论事乃理，何以含章为也。

## 【注释】

①士：贵族或读书人。

②同体：同一种类型的人。

③异量：不同类型的人。

④度：这里指做人的标准。

⑤历：引伸选拔。

⑥诡：诡诈。

⑦分数：分门别类。这里指规章制度。

⑧方直：大方正直。

⑨思谟：思虑、谋略

⑩辨护：辨析事情，维护自身。

⑪规：这里指方略的奥妙、要害。

⑫原意：追究本意。

⑬韬：隐藏；谋略。

⑭趣：同“趋”。

⑮伺察：侦候、观察。

⑯诃砭：斥责、规戒。

⑰倜傥：不拘俗规。这里指宽宏大度，不拘小节。

⑱捷给：语言敏捷，辞汇丰富。

⑲含章：包孕美质。

## 【译文】

人们最初相识是很难真正相互了解的。而大多数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无论学问多少，都认为自己有知人之明。用自己的标准去规察人，就可以了解人；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观察人的方法，就认为不能够真正了解人。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能够认识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的优点,或许看不到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的优点。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比如,清节之人把正直作为衡量、选拔人才的标准,所以他们面对众多的人材类型,只能认识和欣赏那些具有恒常性的情性和行为,面或许不能认识和欣赏法术的奇异和诡变。法制之人是以法规与制度作为标准的,所以他们善于识别和考较器量大方正直的人才,而不推崇善于变化之术。术谋之人以思虑谋划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策略的奇异,不能够认识遵守法制的好处。器能之人以辨析事情维护自身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方略的作用,却认识不到制度规章为治国的基础。智意之人以推测本意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到韬略计谋所带来的一时的利益,却认识不到法规教化的长远作用。伎俩之人以邀取功名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到进取功名的意义,却认识不到道德教化的意义。臧否之人以伺察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明辨是非、针对邪恶的品质,而认识不到宽容大度、不拘小节的品质的优异。言语之人以辨析为标准,所以能够认识到言语敏捷、词汇丰富的长处,却认识不到含而不露的美妙。

## 【原文】

是以互相非驳<sup>①</sup>,莫肯相是。

人皆自以为是,  
谁肯道人之是。

取同体也，则接洽而相得<sup>②</sup>。性能苟同，则虽胡越，接响而情通。取异体

也，虽历久而不知。性能苟异，则虽比肩，历年而逾踈矣。凡此之类，皆

谓一流之材也。故同体则亲，异体则踈。若二至已上，亦随其

所兼，以及异数。法家兼术，故能以术辅法。故一流之人，能识一

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举不过法。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

美。体法术者，法术兼行。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

体通八流，则八材当位，物无不理。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

谓八材之人始进陈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

## 【注释】

①驳：通“驳”。

②相得：相通。相互认同。

## 【译文】

因此，不同人材类型的人相互非驳，不肯相互肯定对方。当通到与自己同类型的人时就谈得很投机，当通到不同类型的人时，即便相处很久也不能相互理解。以上所说，是属于具有一种能力的人才。如果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能力，那么，接

识其他人才类型的能力也将随着其兼具的能力类型而作相应的扩展。也就是说,具有一种能力的人才,能够认识具有一种能力的人才的优点,具有两种能力的人才,能够认识具有两种能力的人才的优点。各种才能都具备的,也就能够认识各种人才了。所谓兼才之人,与前面所讲的国体型的人才相同。

## 【原文】

欲观其一隅<sup>①</sup>,则终朝足以识之<sup>②</sup>。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后乃能尽其所进,用而无疑矣。

## 【注释】

①隅:角落。这里指人的某一方面才能。

②朝:早晨。也指一天。

## 【译文】

对于国体型的人才,要想了解他某一方面的特点,只需一个早晨就够了。如果要想详细了解

他，则要三天才能够满足。为什么说三天才能够办到呢？因为国体类型的人才兼具三大类型的才能，所以不谈三天就不能了解他的全部。一天用来谈论道德，一天用来谈论法制，一天用来谈论策术，然后才能认识他全部的长处，这样就会毫无疑问地推举他了。

## 【原文】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

察言之时，何以识其偏材，何以识其兼材也。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

之所长<sup>①</sup>，而为之名目<sup>②</sup>，如是兼也。

每因事美，杼尽人之所能，为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陈以美欲人称之，

己之有善，因事自说，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又欲令人言常称己。

人之有善，耳不乐闻，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人称之，口不和也。

闻法则疑其刻削，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闻术则疑其诡诈。

浅者意近，故闻深理而心愈炫。是以商君说帝王之道不入，则以强兵之义示之。异则相返，反则相

非。闻深则心炫，焉得而相是，是故多陈处直，则以为。是以李兑塞耳而不听苏秦之说。

见美。以其多方，疑似见美也。静听不言，则以为虚空。待时来语，疑其无实。

抗为高谈,则为不逊<sup>③</sup>。辞护理高,疑其凌己。逊让不尽,则以

为浅陋。卑言寡气,疑其浅薄。言称一善,则以为不博。未敢多陈,疑其陋狭。

历发众奇,则以为多端。偏举事类,则欲以释之,复以为多端。先意而

言,则以为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难之,则以为

不喻。欲补其失,反不喻也。说以对反,则以为较己<sup>④</sup>。

欲反其事而明言,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sup>⑤</sup>。控尽所怀,谓之无要。论

以同体,然后乃悦。弟兄忿肆,为陈管蔡之事,则欣畅而和悦。于是乎有亲

爱之情,称举之誉,苟言之同,非徒亲爱而已,乃至誉而举之。此偏材之常

失。意常烟护,欲人同己。己不必得,何由暂得。

## 【注释】

①流数:流派数目。这里指人材类型。杼:通“舒”。

②名目:品评命名。这里指冠以某种人才类型的名称。

③逊:谦逊,恭顺。

④较己:即与己较量。

⑤无要:不得要领。

## 【译文】

那么,在与人交谈时,用什么方法判断他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兼材之人,或是只具一方面才能的偏材之人呢?如果他是这样的人:尽力以不同类型的人材的特点去谈论别人的长处,并予以称道和命名,那么此人就是兼材。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总是标榜自己的长处,并想让别人也称赞自己,却从不想了解别人有什么长处,那么此人就是偏材。那些根本就不想了解别人的人,听别人讲话就无不表示怀疑。因此,认识问题深刻的人与认识问题浅薄的人交谈,问题谈得愈深,分歧也就愈大;分歧愈大,就愈是相互对立;愈是相互对立,就愈是相互非难。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多言直率,他就认为你是有意表现自己的美德;如果你静静地听别人讲而自己不讲,他就认为你不实在,不肯把真实的情怀表现出来;如果你同他高谈阔论,他就认为你不谦逊;如果你处处谦逊礼让,他就认为你低下浅陋;如果你的谈话表现了自己的某一种优点,他就认为你不广博;如果你旁征博引,他就认为你头绪紊乱,没有条理;如果你讲出了他我也想讲但尚未来得及讲的意思,他就认为你有意分享他的美誉;如果你对他的错误提出了质疑,他就认为你没有理解他的意图;如果你要用相反的材料去说服他,他就认为你是有意同他较

量；如果你用奇异纷杂的材料广泛论证，他就认为你不得要领。你只有讲的同他一样，他才会对你产生亲近爱慕的感情，从而赞赏你，推举你。以上是偏材之人经常犯的错误。

##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英为文昌，雄为武称。

###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物尚有之，文以英为名，武以雄为号。故人之文武茂异<sup>①</sup>，取名于此。况于人手。

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量和力量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sup>②</sup>。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

英得雄分，然后成章，雄得英分，然后成刚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胆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聪明，须胆而后成；雄有胆力，须知而后立。

### 【注释】

①茂异：茂材异样。这里指卓突不群的人材。

②大体：即总体。

### 【译文】

草类中精秀者称之为英，兽类中卓突不群者

称之为雄。人类中优异的文武人才叫做英雄，也就是由此取名而来的。所以，人群中聪明秀出的叫做英，胆力过人的叫做雄。这只是从整体上加以区分的名称，如果仔细考校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品质，两者是难以区分开的。英与雄各自作为两份，然后再各取对方的一份，才能真正造就出英或雄的品质。

## 【原文】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sup>①</sup>，不得

雄之胆，则说不行。智而无胆，不能正言。胆力者雄之分也，不

得英之智，则事不立。勇而无谋，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聪谋

始，以其明见机<sup>②</sup>，智以谋事之始，明以见事之机。待雄之胆行之。

不决则不能行。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非力众不服，非勇难不排。待

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后成养功。若智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

可以坐论<sup>③</sup>，而不可以处事。智能坐论，而明不见机，何事务之能处。智能

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sup>④</sup>，而

不可以虑变<sup>⑤</sup>。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应变之能为。若力能过人，而勇

不能行，可以为力人<sup>⑥</sup>，未可以为先登<sup>⑦</sup>。

力虽绝群，胆雄不决，何先锋之能为。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

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

力能先登，临事无谋，何将帅之能为。必智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

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

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

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制胜于近。

雄可以为将。扬威于远。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

长世<sup>⑧</sup>，高祖、项羽是也。

## 【注释】

①分：品质、素质。

②见机：洞见事物变化的机理、趋势。

③坐论：坐而论道。这里指脱离实际的空谈。

④循常：按一般的方式办事。

⑤虑变：考虑事物的变化。

⑥力人：力士。

⑦先登：指敢于做马前卒、敢为天下先的人。

⑧长世：做天下之长。这里指能够统治天下。

## 【译文】

怎样来证明这一道理呢？聪明是“英”的成分，如果缺乏“雄”的胆力，他的理想也就难以实现。胆力是“雄”的成分，如果缺乏“英”的智慧，他的事业就难以成功。所以“英”才是凭借他的聪慧去谋划开创一项事业，凭借他的明达去发现事业成败的关键，凭借“雄”的胆力去付诸实施。“雄”才则是依靠他的威力去慑服大众，依靠他的勇敢去排解危难，最后还要依靠“英”的智慧去成就他的事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英”与“雄”才能真正发挥各自的长处。假如一个人的聪慧顺利谋划了一项事业的开创，然而他却不具有明达的智慧去发现事业发展的关键，那么他也只能坐而论道，没有办法付诸实施。假如一个人的聪慧足以谋划一项事业的开创，他的明达也足以发现事业发展的关键，却没有付诸实施的勇气，那么他也只能按照常规去办事，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假如一个人的力量过人，却没有敢做敢为的勇气，那么他也只配做一个大力士，做不了开路的先锋。假如一个人力量过人，又具有敢做敢为的勇气，而他的智慧却不足以决断大事，那么他也只配做一个开路的先锋，做不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必须

聪慧足以谋划开创一项事业，明达足以发现事业成败的关键，胆力足以决断大事，这样的人才配称得上“英才”，张良就是这样的人。气力过人，具有敢做敢为的勇气，智慧足以决断大事，这样的人才配得上“雄才”，韩信就是这样的人。由于不同的人身上所具有各种不同品质的成分的多少强弱彼此不同，就以所具有的较多的品质成分来命名，所以才有了“英”与“雄”名称的区别。然而，无论英材还是雄材，都属于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偏至型人材，都是做臣下的材料。英材可以做宰相，雄材可以做将帅。如果一个人身上兼有“英”与“雄”的品质，他就可以做天下之长了。汉高祖、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 【原文】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

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

盖世，明能合变，胆烈无前，济江焚粮。而不能听采奇异<sup>①</sup>，有

一范增不用<sup>②</sup>，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

雄既服矣，英又归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sup>③</sup>。然则英

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sup>①</sup>。胜在于身，  
则能胜物徒英而不雄，

则雄材不服也。内无主于中，  
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

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无名以接之，  
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

不能得英。兕虎自  
成群也英能得英，不得能雄。鸾凤自  
相亲也

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sup>⑤</sup>。能役

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武以服之，文以绥之，  
则业隆当年，福流万世。

## 【注释】

①奇异：奇特不同的建议。

②范增（前 277 ~ 前 204 年）：项羽谋士。居鄆（今安徽相城）人。被项羽尊为亚父。他多次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后来项羽中刘邦反间计，削夺其权力，他忿然离开项羽，途中死去。

③宅有天下：即占有天下，安定天下。

④自胜之数：决定胜负的因素。

⑤役：役使。这里指统御、指挥。

## 【译文】

然而，英的成分宜多于雄的成分，英的成分是不可以缺少的。如果一个人英的成分少，富于智慧的人就会离他而去。项羽的气魄力量盖世无

双,他的聪明也足以能够应付变化了的形势。但是他却不善于听取、采纳奇特不同的建议,身边有一位高超的谋士范增,却不能予以重用,因此,陈平之流的人才都逃跑归顺了汉高祖。汉高祖身上英的成分居多,所以群雄敬服他,英材归顺他,他充分发挥了英与雄两种才能的优势,所以能够吞并秦朝力量,又击破楚王项羽,占有了天下。这样看来,英和雄成分的多少,是决定胜负的自身条件。只具有英的成分而不具有雄的成分,雄材就不会敬服他;只具有雄的成分而不具英的成分,富于智慧的人就不会归顺他。所以说雄才能够得到雄材,却得不到英材;英才能够得到英材,却得不到雄材。只有一人兼有英与雄的双重品质,才能够统御英材和雄材。能够统御英和雄两种人材,才能够成就大事业。

## 八观第九

群才异品，志各异归。  
观其通否，所格者八。

### 【原文】

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sup>①</sup>以明间杂。<sup>②</sup>

或慈欲济恤而吝夺某人，二曰，观其感变，<sup>③</sup>以审常

度。<sup>④</sup>观其愠怍，<sup>⑤</sup>以知其名。

征质相应，<sup>⑥</sup>以辨依似。<sup>⑦</sup>

依讦似直，仓卒难明。三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sup>⑧</sup>

纯爱则物亲而情通，<sup>⑨</sup>以辨怨惑。

得其所欲则怨，<sup>⑩</sup>以知所长。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

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sup>⑪</sup>

### 【注释】

①夺救：争夺与救助。

②间杂：即不同品质的混杂。见《九征》篇注。

③感变：受到外界刺激时的感应变化。

④常度：平常的状态。

⑤志质：本质、志向。

⑥由：经历。根据。这里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⑦依似：这里指真实的形象和表面的形象。

⑧通塞：这里指感情的沟通或阻塞。

⑨情机：情绪变化的迹象、关键。

⑩达：通达。成功。

## 【译文】

所谓“八观”是：第一，观察一个人的“夺”（恶情夺正）与“救”（善情救恶）两方面的情况，可以了解他性情的本质；第二，观察一个人受到外界条件刺激下的感应变化，可以了解他平常状态下的情况；第三，观察一个人最优秀的材质，可以了解他的名声的来历；第四，观察一个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方法，就可以辨别他的似是而非的表现；第五，观察一个人爱什么敬什么以及怎么爱与怎么敬，就能够知道他与周围的人们的情感能否沟通；第六，观察一个人情感变化的迹象和关键，就能知道他是推己及人还是不谙情理；第七，观察一个人的短处，就能够知道他的长处；第八，观察一个人聪明的程度，就能够知道他通达的程

度。

## 【原文】

何谓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夫质有至、有违，<sup>①</sup>刚质无欲，所以为至。贪情或胜，所以为违。若至不胜违，<sup>②</sup>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sup>以欲胜刚，以此似刚而不刚。</sup>故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sup>③</sup>有仁而不恤者。厉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sup>慈心发于中。</sup>将分与则吝嗇，是慈而不仁者。<sup>为仁者必济恤。</sup>睹危急则惻隐，<sup>④</sup>仁情动于内。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sup>为恤者必赴危。</sup>处虚义则色厉，<sup>精厉见于貌。</sup>顾利欲则内荏。<sup>⑤</sup>是厉而不刚者。<sup>为刚者必无欲。</sup>然则慈而不仁者，则吝夺之也。<sup>爱财伤于慈。</sup>仁而不恤者，则惧夺之也。<sup>恒怯损于仁。</sup>厉而不刚者，则欲夺之也。<sup>利欲害于刚。</sup>故曰，慈不能胜吝，无必其能仁也。<sup>爱则不施，何于仁之为能。</sup>仁不能胜惧，无必其能恤也。<sup>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sup>厉不能胜欲，无必其能刚也。

人

物

志

八  
观  
第  
九

一〇三

情存利欲，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伎力为害器。<sup>⑥</sup>  
何刚之能成。

仁质既弱而有伎力，贪悖之性胜，<sup>⑦</sup>则强猛为祸梯。  
此害己之器也。

廉质既负而性强猛，亦有善情救恶，不至为害；  
此祸己之梯也。

恶物宜翦而除，纯善之人怜而爱惠分笃，<sup>⑧</sup>虽傲狎不  
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

离；平生结交情厚分深，虽原  
壤夷俟而不相弃，无大过也。助善著明，虽疾恶无害

也；如杀无道以就有道，  
救济过厚，虽取人，不贪也。  
恶虽甚，无大非也。

取人之物以有救济，是故观其夺救，而明间杂之情，  
虽讥在乞醯，非大贪也。

可得知也。或畏吝夺慈仁，或救过济  
其分，而平淡之主顺而恕。

## 【注释】

①至：极至。这里指真善美。违：邪恶。

②不：原文无此字。依上下文意，似漏一“不”  
字，今补上。

③恤：救济；体恤。

④测隐：同情心。

⑤内荏：内心软弱。

⑥害器：害人的工具。

⑦贪悖：贪婪、悖逆。

⑧爱惠分笃：爱心深厚。

## 【译文】

什么叫“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一般来说，人的性情本质有优秀的一面，也有令人嫌恶的一面。假如优秀的不能战胜嫌恶的一面，那么恶的性情就战胜了善的性情。有时情况未必非此即彼，却是似是而非。比如，仁爱的行为本是出于慈善之心，可是有的人具有慈善之心却没有仁爱之举；有仁爱之心必有体恤之举，可是也有有仁爱之心却没有体恤之举的情况；严厉的人必定刚强，可是也有严厉而不刚强的。看见可怜的人就止不住为之流泪，到了需要对可怜的人进行周济的时候却又舍不得自己的钱物，这就是属于有慈善之心却没有仁爱之举的人。面对处于危急中的人，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到了需要前去援救的时候却又害怕惹下祸患，这就是属于有仁爱之心却没有体恤之举的人。用坐而论道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仗义的时候则神色严厉，一想到一旦动真格，可能危及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便又怯懦起来，这就属于严厉而不刚强的人。有慈善之心而没有仁爱之举的人，是吝啬之心夺走了仁爱之举；有仁爱之心而没有体恤之举的人，是惧怕之心夺走了体恤之举；严厉而不刚强的，是利欲夺走了刚强。所以说，如果慈善之心战胜不了吝啬之心，就未必能行仁爱之举；如果仁爱之心战胜不了惧怕之心，就未必能行体恤

之举；如果严厉不能战胜利欲，就未必能行刚强之举。因此，如果不仁的品质占了上风，那么他的技能和力量就会成为危害他人的工具；如果贪婪悖逆的品质占了上风，那么他的坚强威猛的性格就会成为其遭致祸端的阶梯。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性情纯善的人救助了作恶的人，而没有造成祸害；因朋友之间的情谊深厚，虽然发生了傲慢侮辱的情况，但并没有因此而分离；扶助善良，发扬光明，虽然疾恶如仇，并无大碍；救济他人十分慷慨，虽然有时也索取他人的财物，但人们并不以为他贪婪。因此，通过观察一个人夺、救的行为，以明辨其性情中正反品质间杂的情况，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 【原文】

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sup>①</sup>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sup>②</sup>察其应赞。<sup>③</sup>

视发言之旨趣，  
观应和之当否。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音唱而  
善丑别。

察其应赞，犹视智之能否也。声和而  
能否别。故观辞察

应，足以互相别识。彼唱此和，  
是非相举。然则论显扬正，白

也。<sup>④</sup>辞显唱正，  
是曰明白。不善言应，玄也。<sup>⑤</sup>默而识之，  
是曰玄也。经纬玄

白，⑥通也。明辨是非，移易无正，杂也。理不一据，先言意浑杂。

识未然，圣也。追思玄事，睿也。⑦见事过人，明

也。以明为晦，智也。心虽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识，⑧妙也。

理虽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疏也。必致昭然，是曰疏朗。测之益深，

实也。必有实智，探之愈精，犹泉滋中出，测之益深也。假合炫耀。虚也。

道听途说，久而无实，犹池水无源，泄而虚竭。自见其美，不足也。智不贍足，恐人不知以自伐。

不伐其能，有馀也。不畏不知。

## 【注释】

- ①厚貌深情：深深隐藏真实的面貌和情感。
- ②辞旨：语言谈话的核心意思。
- ③应赞：应酬对答。
- ④论显扬正：论点鲜明正确。白：明白。
- ⑤玄：奥妙难测。
- ⑥经纬：这里用作动词，意指审度、明辨是非。
- ⑦睿：睿智。这里指洞见深远。
- ⑧微忽：细微、易被疏忽的事物。

## 【译文】

什么叫“观察一个人受到外界刺激下的感应

变化,以了解他平常状态下的情况”呢?因为人们总是深深地隐藏自己的真实的面貌和情感,要想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情感,就必须先观察他言谈的旨趣,以及他对外界刺激的应酬对答。观察一个人的言谈旨趣,就好比鉴别音乐的美妙与丑恶;观察一个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就好比鉴别他智能的高低。因此辞旨与反应,就足以识别各种人才。既然如此,那么,论点鲜明,申张正义的,就是一个明白磊落的人;不善于用语言应对而默默用心的,就是一个城府深奥的人;无论深奥的还是浅显的都能看个明白,就是一个通达的人;忽此忽彼、变化无常的,就是一个思想混杂的人;能事先预测到还未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圣人;能追思深奥的事理,就是一个洞见深远的人;对事物的认识超过别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心里明白,但隐而不露,就是一个明智的人;能够识别细微易被疏忽的事情,就是神妙;不把美妙之事密而不宣,就是一个疏朗的人;越测试就越感深奥,就是一个充实的人;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到处炫耀,就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往往自己炫耀自己的长处,就是一个长处不足的人;不夸耀自己的能力,就是一个能力有余的人。

## 【原文】

故曰,凡事不度<sup>①</sup>,必有其故。色貌失实,必有忧喜之故。忧患之色,

乏而且荒<sup>②</sup>。忧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sup>③</sup>乱而垢杂。黄黑色杂，理多尘垢。

喜色愉然以悻<sup>④</sup>，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

冒昧无常<sup>⑤</sup>。粗白粗赤，愤愤在面。及其动作，盖并言辞。色既发扬，言亦从之。

是故其言甚悻，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sup>⑥</sup>。

心恨而言强和，色貌终不相从。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

也。言不自尽，故辞虽违而色貌可信。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

也<sup>⑦</sup>。愤怒填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将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

然也。欲强行不然之事，故怒气助言。凡此之类，征见于外，不可奄

违<sup>⑧</sup>。心欢而怒容，意恨而和貌。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心动貌从。感愕

以明，虽变可知。情虽在内，感愕发外，千形万貌，粗可知矣。是故观其感变

而常度之情可知。观人辞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后审矣。

## 【注释】

①度：标准。这里指常度，平常的状态。

②乏：疲乏。荒：这里指没有光彩。

③疾疢(chèn)：疾病。

④悻：喜悦。

⑤冒昧无常：粗鄙无礼，喜怒无常。

⑥中有违：即内心深处与面部表情不合。

⑦溢：这里是流露之意。

⑧奄违：全部违背。

## 【译文】

所以说，凡事一反常态，必有自身的原因。如果内心充满了忧患，容色就显得疲惫而没有光彩；疾病缠身，容色就显得杂乱而不整洁。欢喜的容色愉悦畅快，愤怒的容色严厉凌人，妒嫉疑惑的容色莽撞无常。等到一定的动作出现，必定伴随相应的言辞。因此，如果一个人讲的话表示很愉快，但却没有愉快的神色相伴随，说明内心真实的情感与他所讲的相反；一个人口头上讲的与内心想的不相吻合，但从神色上仍可看出他的本意，说明他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尚未开口就已怒容满面，这是愤怒满胸已经控制不住的表现；讲话之前先用怒气壮胆，这是要发违心之论的表现。所有这些内心的活动，都会有一定的特征表现在外面，是不可能全部掩盖住的。即使想掩盖，但神色却不听从自己的指挥。外在形色的变化明明白白，不管怎样伪装变化，仍可据以判断其真实的内心。所以说观察了一个人的感应变化，就可以推知其常态下的性情。

## 【原文】

何谓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则至质相发<sup>①</sup>，而令名生矣<sup>②</sup>。

二至，质气之谓也。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sup>③</sup>。  
质直气清，则善名生矣。

骨气相应，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sup>④</sup>。气既清矣，劲智精  
名是以美。力劲则烈。

理，则能名生焉<sup>⑤</sup>。智既劲矣，智直强恣<sup>⑥</sup>，则任名  
理则能称。

生焉<sup>⑦</sup>。直而又美，集于端质，则令德济焉<sup>⑧</sup>。  
是以见任。

质征端和，加之学，则文理灼焉<sup>⑨</sup>。圭玉有质，是故观  
善德乃成。莹则成文。

其所至之多少，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

寻其质气，览其清浊，虽有多  
少之异，异状之名，断可知之。

## 【注释】

①至质相发：各种优良的品质相得益彰。

②令名：即美名。

③休名：善名，美名。

④烈名：刚烈之名。

⑤能名：贤能之名。

⑥恣：诚实。

⑦任名：胜任之名。

⑧端质：端庄的品质。令德：优良的品德。

⑨文理：文采思想。

## 【译文】

什么叫“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大凡偏材之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具有两种以上的优秀材质，这优秀的材质就会相互促进，这样自然会赢得美好的名声。因此，骨质挺直、气质清朗的，就会获得美善的名声；气质清朗、强劲有力的，就会获得刚烈的名声；智力发达、事理精通的，就会获得能干的名声；富于智慧、坚强诚实的，就会获得堪当重任的名声。如果以上优秀的材质又有端正的品质做浮载，就可以成就美好的品德，再加上勤奋的学习，就会有深邃的思想和光彩的文字。所以说，观察一个人所具有的优秀材质的多少，就可以推知他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名声。

## 【原文】

何谓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纯讦性违<sup>①</sup>，

不能公正。质气俱讦，何正之有。依讦似直，以讦讦善。以直之讦，计及良善。

纯宕似流，不能通道<sup>②</sup>。质气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

过节。似通之宕，容傲无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

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直人之讦，讦恶悼非，通者亦纯讦为讦，讦善刺是。

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

通人之宕，简而达道。然则何以别之？直而能温者，德纯宕，傲僻以自恣。

也<sup>③</sup>。温和为直，所以为德。直而好讦者，偏也<sup>④</sup>。性直过讦，所以为偏。讦而

不直者，依也<sup>⑤</sup>。纯讦似直，所以为依。道而能节者<sup>⑥</sup>，通也。

以道自节，所以为通。通而时过者，偏也。性通时过，所以为偏。宕有不节者，

依也。纯宕似通，所以为依。偏之与依，志同质违<sup>⑦</sup>，所谓似

是而非也。质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轻诺，似烈而寡信。

不量己力，轻许死人。临难畏怯，不能殉命。多易<sup>⑧</sup>，似能而无效。

不顾才能，日谓能办，受事猖獗，作无效验。进锐，似精而去速<sup>⑨</sup>。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诃

者，似察而事烦。讎诃之人，每多烦乱。讦施，似惠而无成。

当时似给，终无所成。而从，似忠而退违，阿顺目前，却则自是。此似是而非

者也。紫色乱朱，圣人恶之。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于非，其功实则是。大权，

似奸而有功<sup>⑩</sup>。伊去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内明。

终日不违，泛爱无私，似虚而实。博爱，似虚而实厚。内实分别。正言，似诤而

情忠。譬帝桀纣，至诚忠爱。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sup>①</sup>，

欲察似类审，则是非御，取人情反复明之。有似理讼<sup>②</sup>，其实难别也。

故圣人参讯广访，与众共之。非天下之至精<sup>③</sup>，其孰能得其实。

若其实可得，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故听言信貌，是以昧旦晨兴，扬明仄陋，语之三槐，询之九棘。

或失其真。言讷貌恶，仲尼失之子羽。诡情御反<sup>④</sup>，或失其贤。

疑非人情，公虽其难知，即当寻其所依而察之。贤否之察，实在所依。孙失之卜式。

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

虽其不尽得其实，然察其所依似，身其体气，粗可几矣。

## 【注释】

①诤：攻击或揭发别人的短处。

②通道：即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或正规正道。

③德：指高尚的道德和品行。

④偏：偏激。

⑤依：即依似，似是而非。

⑥道：疏导。

⑦志同质违：志向相同而品质相违逆。

⑧易：变化。

⑨去：离去。这里指消失。

⑩权：权变，谋略。

⑪御情：掌握分析情况。

⑫讼：公开。

⑬至精：极端精明的人。

⑭诡情御反：这里指疑神疑鬼，拿不定主意。

## 【译文】

什么叫“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一味揭发和攻击别人的短处，品质背离了正道，不能公正待人；用揭发和攻击别人的短处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正直，就不免误及善良之人；纯粹放荡，貌似流通，实际不能通达正道；放荡而貌似通达的人，其行为一定傲慢而没有节制。所以说，性格直率的人爱好指责别人的短处，专司指责别人短处的人当然也指责别人的短处，这两种人虽然在指责别人的短处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其目的却迥然不同。通达的人有不受拘束的特点，放荡的人也有不受拘束的特点，二者虽然在不受拘束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其目的却迥然不同。那么，怎样辨别二者的不同呢？性格直率而又温和，这是一种美德；直率而好指责别人的短处，则是一种偏极；爱好指责别人的短处却不正直，则是界于“直”与“讦”之间的似是而非。疏导而有节制，叫做通达；通达而时

常过分,则叫做偏极。放荡而无节制,是依似,偏极与依似,志向相同,本质却不同,这就是所谓似是而非的现象。因此,随随便便就向别人作出承诺的人,表面上豪爽义气,其实缺少信义;做事多变的人,表面上看很有能力,实际上收不到任何效果;急速进取的人,看似精悍,实际上退缩得也很快;爱指斥别人的人,看似洞察能力强,实际上烦乱无序;以不恭敬的态度施舍别人,表面上惠施于人,却收不到施舍的成效;表面上言听计从,好像很忠诚的人,转过脸来就会另做一套。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表现。也有似非面是的情况。精通权变的人,表面上看来很奸诈,却能成就大功劳;富于大智慧的人,表面看来很愚蠢,内心却很精明;博爱之人,表面看很虚,实际上却很厚重;正直敢说话的人,表面上看爱指责别人的短处,内心却是一片忠情。洞察似是而非的情况,明辨是非,掌握人情的正反两方面的情况,这有点像审理诉讼案件,是很难辨别是非真伪的。除非天下十分精明的人,谁能得到真实的情况!所以说,仅仅听一个人说些什么或轻信表面的现象,有可能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没有一副平常的心态,疑神疑鬼,就可能速失贤才。观察一个人是否贤才,要看他更接近什么样的材质类型。因此可以说,观察一个人更接近什么样的材质类型,就可以弄清楚他类似什么样的品质。

## 【原文】

何谓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盖人道之极，莫

过爱敬。<sup>①</sup>爱生于父子，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  
敬立于君臣。

起父子之亲，以敬为要道。<sup>②</sup>终君臣之义，  
故为道之要。《易》以感为

德，<sup>③</sup>气通生物，以谦为道。尊卑殊别，《老子》以无  
人得之以利养。道之次序。

为德，<sup>④</sup>施化无方，以虚为道。寂寞无为，《礼》以敬为  
德之则也。道之伦也。

本。<sup>⑤</sup>礼由阴作，肃然清静。《乐》以爱为主。<sup>⑥</sup>乐由阳来，  
欢然亲爱。然则人情

之质，有爱敬之诚，方在哺乳，则与道德同体，动获  
爱敬生矣。

人心，而道无不通也。<sup>⑦</sup>体道修德，  
故物顺理通。然爱不可少于

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廉人好敬，而众人  
是以归之。

不与。众人乐爱，爱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  
少是以不与。

而爱接者死之。<sup>⑧</sup>廉人寡，常人众，众人乐爱致其死，  
则事成业济。是故爱之为道，不可少矣。何

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

动必肃容，过之不及。

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  
逆旅之人，不及温和而归也。

感物。<sup>①</sup>煦渝笃密，感物深感，<sup>②</sup>是以翳桑之人，倒戈报德。<sup>③</sup>是故观其爱敬之诚，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sup>④</sup>笃于慈爱，则温和而上下之情通，<sup>⑤</sup>务在礼敬，则严肃而外内之情塞。

然必爱敬相须，不可一时而无。然行其二义者，常当务令爱多敬少，然后肃穆之风可得希矣。

## 【注释】

①爱敬：爱对应父子关系，敬对应君臣关系。

②《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主要宣扬孝道。

至德：最高尚的道德。要道：首要之道。

③感：感应。

④无：老子哲学的重要范畴。

⑤本：根本。

⑥《乐》：儒家经典，已失传。

⑦道：这里指处世之道。

⑧爱接者：乐于接受爱的人。死亡：即为之赴死。

## 【译文】

什么叫“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呢？大概人情世道的最重要的准则莫过于爱与敬了。因此，《孝经》把爱作为最高的德行，把敬作为最重要的原则。《易经》以感应作为最高的德行，以谦虚作为准则。《老子》以无为为德行，以虚无为准则。《礼》以恭敬为根本，《乐》以爱为主体。人情的本

质中只要有爱与敬的诚意,就能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从而感动人心,他的处世为人之道也就无不畅通了。但是爱不可少于敬。如果爱少于敬,清廉节俭的人归附于他,而普通大众就不肯为之效命了;爱多于敬,虽然清廉节俭之人不高兴,接受爱的人却乐于效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敬的处世原则过于严肃,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这样的关系就难以持久。而爱的处世原则,情意亲密深厚,能够感动人心。所以说,观察一个人的爱与敬是否真诚,他的人际关系畅通还是阻塞,其间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

## 【原文】

何谓观其情机,以辨怨惑?夫人之情有六

机:杼其所欲,则喜;为有力者誉乌获,其心莫不忻焉。不杼其所

能,则怨;为辨给者称三缄,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历之,<sup>①</sup>则恶;

抗己所能以历众人,众人所恶。以谦损下之,则悦;卑损下人,人皆喜悦。犯其所

乏,则嫫;<sup>②</sup>人皆悦己所长,恶己所短。故称其所短,则嫫戾忿肆。以恶犯嫫,则妒。

自伐其能,人皆所恶也,称人之短,人所嫫也。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嫫,则妒害生也。此人性之六机也。

## 【注释】

①自伐：自我夸耀。历：超过。

②嫫：忌讳。

## 【译文】

什么叫“观其情机，以辨怨惑”？人的情感的表露有六种迹象和关键：欲望得到满足就喜悦，才能得不到发挥就抱怨，人在自己面前自夸炫耀就憎恶，人在自己面前谦逊卑下就喜悦，触犯了他的短处就忌讳，既自夸己之所长，又犯他人之所短，就遭人忌妒。这就是人的情感表露的六种迹象和关键。

## 【原文】

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sup>志之所欲，</sup>故烈士乐奋<sup>欲遂已成。</sup>

力之功，<sup>遭难而</sup>善士乐督政之训，<sup>①政修而</sup>能士<sup>善士用。</sup>

乐治乱之事，<sup>治乱而</sup>术士乐计策之谋，<sup>广筭而求</sup>辨<sup>其策。</sup>

士乐陵讯之辞，<sup>②宾赞而</sup>贪者乐货财之积，<sup>求辨给。</sup>

货财积，则贪<sup>幸者容其求。</sup>幸者乐权势之尤。<sup>③权势之尤。则幸</sup>苟赞其<sup>者窃其柄。</sup>

志，则莫不欣然。是所谓杼其所欲，则喜也。

所欲之心殚尽，若不殚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复何怨乎？

志，则戚。<sup>④</sup>忧己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则烈士奋。

奋，愤不能尽其材也。德行不训，<sup>⑤</sup>则正人哀。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乱不

治，则能者叹。叹，叹不得用其能。敌能未弭，<sup>⑥</sup>则术人思。

思，思不得运其奇。货财不积，则贪者忧。忧，忧无所收其利。权势不尤，

则幸者悲。悲，悲不得弄其权。是所谓不殚其能，则怨也。

所怨不殚  
其能悦也。

## 【注释】

①训：规范、准则。

②陵讯之辞：凌利的质问。

③幸者：被宠幸的人。

④戚：悲伤。

⑤训：教诲。

⑥敌能未弭：敌方的实力未能消除。

## 【译文】

人之常情，都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志向。所以，刚烈之士乐于发奋用力以成就事功，善良之上

乐于督察政务的法则，贤能之士乐于拨乱反正的事功，智术之士乐于计策谋划，论辩之士乐于研究凌厉并富于教训之意的言辞，贪婪之人乐于聚积财货，被宠幸的人乐于掌握炙手可热的权势。假如人的心愿得到了赞助，则莫不舒心，这就叫做欲望得到满足就喜悦。如果人的才能不能得到发挥，他的志向就难以得到实现；志向得不到实现，悲伤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因此，功力没有得到什么建树，刚烈之士就会心怀愤恨；德行没有训化大众，正人君子就会哀伤；政治动乱不能得到治理，贤能之人就会为之感叹；敌方的实力未能得到消弥，智术之士就会反思；财货聚积不多，贪婪之人就会忧愁；权势不突出，被宠幸的人就会为之悲哀。这就是所谓其才能得不到发挥就抱怨。

## 【原文】

人情莫不欲处前，故恶人之自伐。<sup>①</sup>

皆欲居物先，

故恶人之自伐也。

自伐，皆欲胜之类也。是故自伐其

善，则莫不恶也。<sup>恶其有胜己之心。</sup>

是所谓自伐历之，则恶

也。<sup>是以达者终不自伐。</sup>

人情皆欲求胜，故悦人之谦。谦所

以下之。<sup>②</sup>下有推与之意。<sup>③</sup>是故人无贤愚，接

之以谦，<sup>④</sup>则无不色怿。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谓以谦下之，则悦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见其所长。稱其所长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驳其所短，似若物冒之。<sup>⑤</sup>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谓驳其所乏，则姻也。覆冒純塞，其心姻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恶，虽见憎，未害也。虽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长驳短，是所谓以恶犯姻，则妒恶生矣。以己之长，駁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為之也。凡此六机，其归皆欲处上。物之自大，人人皆尔。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较。<sup>⑥</sup>知物情好胜，虽或以小犯己，终不校拒也。不校，则无不敬下，所以辟其害也。务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则不然。既不见机，<sup>⑦</sup>不達妒害之機。而欲人之顺己，謂欲人無違己。以佯爱敬为见异，<sup>⑧</sup>孔光遠遜，董賢欣喜。以偶邀会为轻。謂非本心，忿其輕己。苟犯其机，<sup>⑨</sup>则深以为怨。小人易悅而難事。是故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悅，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

不陵上，贤否当  
位，治道有序。

## 【注释】

①恶(wù):厌恶。

②下之:居人之下。

③推与:推让。

④接之以谦:以谦恭的态度与人交往。

⑤似若物冒之:此句颇难解,大意谓:好比用一个器物覆盖了别人欲显露的长处。

⑥犯而不校:对别人冒犯自己的行为不去斤斤计较。

⑦不见机:看不到人的基本心理规律。

⑧见异:被人称异,被人欣赏。

⑨机:要害。

## 【译文】

人之常情,都想走在别人的前列,所以厌恶别人自夸。凡自夸,都是想超过别人而已。因此,凡自夸其长处的人,人们莫不厌恶他。这就是所谓人在自己面前自夸炫耀就憎恶他。人之常情,都想求胜。所以喜欢别人谦让。谦让,表示甘居人下;居下,就意味着推重对方。因此,不管是贤能之人还是愚蠢之人,只要用谦恭的态度与他交往,就无不表露出高兴的神色来。这就是所谓以谦恭的态度甘居人下,人就高兴。人之常情,都想掩饰

自己的短处,表现自己的长处。因此,假如有人揭他的短处,就好比用器物覆盖了别人欲显露的长处。这就是所谓批驳了别人的短处就会招来别人的愤恨。人之常情,都想凌驾于别人之上。如果你以自夸触犯了别人,虽然会招来别人的厌恶,但还不至于招来嫉妒;如果你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这就叫做用别人厌恶的东西去攻击别人憎恨的东西,这就会使人既产生憎恶之心又产生嫉妒之心了。以上六种心理变化的迹象和关键,根源在于都想居人之上。因此,君子与人交往,对别人冒犯自己的行为不去斤斤计较。不计较,则时时处处对人恭敬,甘居人下,这样也就避免别人对自己的危害。小人接人待物则不然,既看不到人情变化的关键,又想让别人处处顺从自己,误把别人表面上对自己喜爱恭敬的举动看做是对自己的发自内心的称道,把别人对自己偶然的邀请看做对自己的轻视。假如别人冒犯了他的短处,就深怀怨忿。因此,观察一个人心理变化的迹象和关键,其道德请操的高尚或卑鄙就可以推知了。

## 【原文】

何谓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夫偏材之人,皆

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讦。刺讦伤于义,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刚

之失也,厉。①刚切伤于理,故谏君不从,承之以剑。和之失也,悞。

懦弱不及道，故官之奇为人挠，不能强谏。介之失也，拘。②拘，愚不达事，尾生守信，死于桥下。夫

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

讦。用人之直，恕其讦也。讦也者，直之征也。非讦不能为直。刚者不

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

用人之刚，恕其厉也。厉也者，刚之征也。非厉不能为刚。和者不悞，无

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用人之和，恕其悞也。悞也

者，和之征也。非懦不能为和。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

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之者，介之征

也。非拘不能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纯讦之人，未能正直。有长

者，必以短为征。纯和之人，征必懦弱。是故观其征之所短，而

其材之所长可知也。欲用其刚，必采之于厉。

## 【注释】

①厉：严厉。

②拘：拘束。

## 【译文】

什么叫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呢？大凡偏材之

人都有自己的短处。性格直率之人的短处是爱攻讦别人的缺点,刚正之人的短处过于严厉,和善之人的短处是软弱,耿介之人的短处是拘泥。直率之人如果不爱攻讦别人的短处,就不成其为直率。既然你喜欢他的直率,就不要非议他爱攻讦别人的短处,爱攻讦别人的短处正是直率的特征。刚正的人如果不严厉,就无以成就他的刚正。既然你喜欢他的刚正,就不要非议他的严厉,严厉正是刚正的特征。和善的人如果不软弱,就无以保证其和善。既然你喜欢他的和善,就不要非议他的懦弱,懦弱正是和善的特征。耿介的人如果不拘泥,就无以持守他的耿介。既然你喜欢他的耿介,就不要非议他的拘泥,拘泥正是耿介的特征。然而,有短处的人未必有相应的长处;有长处的人必然有相应的短处为其特征。因此,观察一个人作为短处的特征是什么,就可以推知其相应的长处是什么了。

## 【原文】

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

也。<sup>①</sup>载德而行。义者,德之节也。<sup>②</sup>制德之所宜也。礼者,德之文

也。<sup>③</sup>礼,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sup>④</sup>固,德之所执也。智者,德之

帅也。<sup>⑤</sup>非智不成德。夫智出于明。<sup>⑥</sup>明达乃成智。明之于人,犹昼之

待白日，夜之待烛火，火日所以照昼夜，智达所以明物理。其明益成者，

所见及远。火日愈明，所照愈远，智达弥明，理通弥深。及远之明，难。圣人犹有不及。

## 【注释】

①基：基础，根本。

②节：节制。

③之：文饰；文理。

④固：巩固、支柱。

## 【译文】

什么叫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仁，是道德的基础。义，是道德的节制。信，是道德的保证。智，是道德的统帅。智，来自于对事物的明辨。明辨对于人来说，就好比白天之需要日光，夜晚之需要烛光一样。日光与烛光越是明亮，就看得越远。能够使人看得远的明辨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 【原文】

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材。①生知者上，学能者次。材艺精巧，

未必及理。②因习成巧，浅于至理。理义辨给，未必及智。③

理成事业，昧于玄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④役智经务，去道远矣。道思玄

远，然后乃周<sup>⑤</sup>。道无不载，故无不周。是谓学不及材，材不及

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变而后及。道也者，回

复变通。理不系一，故变通之。是故别而论之，各自独行，则仁

为胜。仁者济物之资，明者见物而已。合而俱用，则明为将。<sup>⑥</sup>仁者待明，其功乃成。

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sup>⑦</sup>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将义，则

无不胜。示以断，割之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理若明练，万事乃达。然

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sup>⑧</sup>暗者昧时，何能成务成遂。故好声而

实不充，则恢。<sup>⑨</sup>恢迂远于实。好辩而理不至，则烦。

辞烦而无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则刻。刻过于理。好术而计不

足，则伪。诡诬诈也。是故钩材而好学，<sup>⑩</sup>明者为师。比

力而争，<sup>⑪</sup>智者为雄。等德而齐，<sup>⑫</sup>达者称圣。圣

之为称，明智之极名也。是以动而为天下法，言而为万世范，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闷。

是以观其聪明，而所达之材可知也。

## 【注释】

①及材：成材。

②及理：指懂得大道理。

③及智：富于智慧。

④及道：指掌握天地万物最根本的道理。

⑤周：周全。

⑥将：纲；要领；统帅。

⑦怀：归顺。

⑧道：成功，如愿。

⑨恢：空远，不切实际。

⑩钧材：能力相匹敌的人。

⑪比力：力量均等。

⑫等德而齐：德行在一个水平上。

## 【译文】

持守一项事业，勤奋学习，未必能够成就某一方面才能。才艺精巧，未必能够把握事物的根本道理。精通义理，能言善变，未必富于智慧。智慧足以办好事情，未必能掌握事物变化的根本规律。只有对那个主宰事物变化的“道”思考得精微深远，学问才算得上周全。这就是上述所谓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而是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因此，如果把道这个层次以下的各种材质与道分开未论，在各种材质中，当以仁最为优秀；如果将各种材质结合在一起使用，则当以明辨为将帅。所以，用明辨统帅仁，则无不归顺，用明辨统帅义，则

无往而不胜。用明辨统帅理,则无不通达。然而,如果没有聪明,则一切都难以成功。所以,追求名声却没有与名声相符的实质,就显得空泛迂阔;爱好辩论却讲不清道理,就显得言辞烦琐混乱;爱好法制而思虑不深刻,就显得苛刻;爱好权术而计谋不足,就显得伪诈。因此,材质相当的人同样勤奋学习,其中具有明辨才能的人最终必将成为其他人的老师;力量相当的双方争斗,富于智慧的人必定最终称雄;德行相当的人作比较,通达者将成为圣人。圣人之所以称为圣人,是明智者当中最为明智的人。因此,观察一个人聪明的程度,就可以推知他能达到什么样的材质了。

卷 下

第十  
第七  
第十  
第十  
一  
二

七  
效  
释

繆  
难  
争

第  
第  
第

十  
十  
十

一  
二

# 七缪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难明，  
以情鉴察，缪犹有七。

## 【原文】

七缪：①一曰，察誉，②有偏颇之缪。③

征质不明，  
故听有偏颇也。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或情同，忘其恶，  
或意异，违其善也。

三曰，度心，④有小大之误。或小知而大无或，  
或小暗而大无明。四曰，品

质，⑤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或者  
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变类，⑥有

同体之嫌。材同势均，则相竞，  
材同势倾，则相敬。六曰，论材，有申压之

诡。⑦藉富贵则惠施而名申，  
处贫贱则乞求而名压。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⑧

妙尤含藏，直尤  
虚魂，故察难中也。

## 【注释】

①七缪：七种谬误。缪，通“谬”。

②誉：声誉。

③偏颇：偏重某方面，不全面。

④度(duó)心：揣度心理。

⑤品质：品评材质。

⑥变类：辨别材质类别。

⑦申压：拔高压低。

⑧二尤：妙尤和直尤。

## 【译文】

鉴别人才所发生的七种谬误是：其一，考察一个人的声誉，有偏听某一方面舆论之误；其二，与人交往，被自己的好恶之情所困惑；其三，揣度人的心理，有大小主次不分之误；其四，品评人的材质，有早成与晚成之误；其五，辨别人才类型，有与自身所属类型相比的嫌疑；其六，评论人才，会发生有意申张或有意压抑之误；其七，观察奇才，会发生不能真正认识“二尤”的失误。

## 【原文】

夫采访之要，<sup>①</sup>不在多少。事无巨细，要在得正。然征质

不明者，<sup>②</sup>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于耳。故人以为

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

之。<sup>③</sup>信人毁誉，故向之所是，化而为非。虽无所嫌，意若不疑：

信毁誉者心虽

无嫌，意固疑矣。

且人察物，亦自有误。爱憎兼之，其

情万原。<sup>④</sup>明既不察，加之爱恶

是非，是疑岂胜计。

不畅其本，胡可必信。

去爱憎之情，

则实理得矣。

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

虽听人言，

常正以目。

不知

人者，以耳败目。

亲见其诚，

犹信毁而弃之。

故州闾之士，<sup>⑤</sup>皆誉皆

毁，未可为正也。

或众附阿党，

或独立不群。

交游之人誉不

三周，<sup>⑥</sup>未必信是也。

交结致誉，不三周，

色貌取人，而行违之。

夫实厚之

士，交游之间，必每所在肩称。

⑦言忠信，行笃敬，

虽蛮貊之邦行矣。

上

等援之，下等推之，

蛮貊推之，

况州里乎。

苟不能周，必有咎

毁。

⑧行不笃敬者，或谄谀得上而

失于下，或阿党得下而失于上。

故偏上失下，则其终

有毁。

非之者多，

故不能终。

偏下失上，则其进不杰。

⑨众虽推之，

上不信异。

故诚能三周，则为国所利。此正直之交也。

由其正直，

故名有利。

故皆合而是，亦有违比。

⑩或违正阿党，

故合而是之。

皆合

而非，或在其中。

或特立不群，

故合而非之。

若有奇异之材，则非

众所见。

奇异绝众，

众何由识，

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

不能审查其材，是缪于察誉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缪失。是以圣人如有所誉，必有所试，

## 【注释】

- ①采访：采摘访问。
- ②微质：能反映一个人基本状况的表面迹象。
- ③化：变化。
- ④万原：形容原因复杂。
- ⑤州闾：古代二千五百家为一州，二十五家为一闾。
- ⑥三周：三个方面。
- ⑦肩称：肩，比间。肩称，即差不多相同的称誉。
- ⑧咎毁：过失和毁灭。
- ⑨杰：杰出，突出。
- ⑩违比：违正结党。

## 【译文】

采摘访察人才的关键，不在于访察内容的多与少。那些对于能够反映一个人基本性质的外部表现不甚明了的人，宁可相信自己的耳闻而不能相信自己的眼见。所以别人如果说是，他心里也跟随着说是；别人认为不是，他就随着别人改变原有的看法。虽然对访察对象并无太多的接近，但对自己的判断仍然深信不疑。再说，人去观察人，本来就有出现失误的可能，加上爱憎的感情作用，

导致失误的原因可谓成千上万。不通晓鉴别人才的根本道理,凭什么一定能观察得很准确呢!所以善于鉴别人才的人,用自己亲眼看到的東西去校正听别人讲的东西;不善于鉴别人才的人则相反,用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否定自己亲眼看到的東西。所以,对于州里乡间人物的品评,凡是一致说好或一致说坏,就不能作为对一个人公正的评价。上下交游的人,如果人们对他的赞誉不能达到上、中、下普遍的一致,那么这种赞誉就未必可信。因为忠实厚道的人交游之处,就会获得大致相同的称誉。上层的人提拔他,下层的人推举他。假如他交游不周到,不能获得普遍的赞誉,就必然有人讲他的缺点,对他进行诋毁。偏重与上层交游的人就会丧失下层的拥戴,最终将遭到毁谤;偏重与下层交游的人就得不到上层的器重,当然就不会被重用。所以说,真正得到上、中、下三层的普遍赞誉,才是对国家有利的人才,他的交游才是正直的交游。当然,大家联合一致说好的,也可能是结党朋比所致;大家联合一致说坏的,也可能此人是特立不群、保持中立的。假若有奇异的人才,就不是普通大众所能够发现的。可是听取别人的评价,总是认为讲的人多的最真实可靠。这就是在观察赞誉方西常犯的错误。

## 【原文】

夫爱善疾恶，人情所常。不问贤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

质，<sup>①</sup>或疏善，善非。<sup>②</sup>非者见善，善者见疏，岂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论之。

夫善非者，虽非犹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顺

己所长，恶人一是，与己所长同也。则不自觉情通意亲，忽忘其

恶。以与己同，忘其百非，谓善人虽善，犹有所乏。矫驾为至孝，残桃为至忠。

虽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长。善人一短，与己所长异也。以其所

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sup>③</sup>忽忘其

善。以与己异，百善皆异，谓曲是惑于爱恶者也。杖为匕首，葬楯为反具耶。

征质暗昧者，其于接物常以爱恶惑异其正。

## 【注释】

①明质：明察本质。

②疏善：疏远善良。善非：亲善不好的。

③志乖气违：志向情趣不合。

## 【译文】

爱好善良，憎恶邪恶，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看

不清一个人的本质,就有可能疏远善良的人,亲善邪恶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所亲善的邪恶之人,虽然邪恶,但总有可称道之处。因其可称道之处顺应了自己的长处,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与他情意沟通亲善起来,忽略或忘记了他的邪恶之处;善良的人虽然善良,但总有一定的缺点。因为他有某种缺点而不明白自己的长处,又因他的长处而轻视自己的短处,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与他气不打一处来,忽略或忘记了他的善良之处。这就是被爱恶之情所困惑的情况。

## 【原文】

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sup>①</sup>志欲弘大,心欲  
 谦小。<sup>②</sup>精微,所以人神妙也。懿则失神。懿重,所以  
 崇德宇也。<sup>③</sup>躁则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sup>④</sup>小则不胜。  
 心小,所以慎咎悔也。<sup>⑤</sup>大则骄陵。故诗咏文王,“小  
 心翼翼”,“不大声以色”,<sup>⑥</sup>小心也。言不贪求大名,声见于颜色。  
 “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sup>⑦</sup>志大也。  
 故能诛纣,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大伦  
 也。<sup>⑧</sup>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杰之

隽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蒙隽。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

志小而心阔远，故为傲荡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悞之人也。⑨心近志短，岂能弘大

众人之察，或陋其心小，⑩见沛公烧绝栈道，谓其不能定天下。或壮其志

大。见项羽号称强楚，便谓足以匡诸侯。是误于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误于小大。

## 【注释】

①懿重：美好厚重。

②矦小：微小。矦，此读 xián，衔在口中，形容小。

③德宇：德操的量度。

④戡：通“堪”，胜任之意。

⑤咎悔：过错，悔恨。

⑥不大声以色：语出《诗经·大雅》，意谓周文王不用张扬外表声色的方法来抬高自己。

⑦“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语出《诗经·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意思是：周文王发怒了，便整顿他的军队，前去阻击敌人。这是正义的事体，可巩固周朝的福气，也对得住天下的人。这里指当怒则怒，志向远大，安定天下。

⑧伦：周类，同等。

⑨拘悞：拘束软弱。

⑩陋：鄙视。

## 【译文】

人的精神追求深刻细微，品质追求端美厚重，志向追求弘大，心追求细小。精神深刻细微，才能进入神妙的境界；品质端美厚重，才能有崇高的德操和气宇；志向远大，才能担当重任；心小，才能避免错误与后悔。所以《诗经》歌颂周文王，“小心翼翼”，“不用张扬外表声色的方法来抬高自己”，说的正是小心谨慎。又说“周文王发怒了”，“他对得住天下的人”，说的正是志向远大。由此说来，细心谨慎、志向远大的人，正是圣贤一类的人；粗心马虎、志向远大的人，是豪杰中的精英；粗心马虎、志向狭小的人，则属于傲而放荡的人；细心谨慎而志向狭小的人，则是属于拘泥而怯弱的人。一般大众观察人的眼光，有时看不起细心谨慎的人，有时又赞赏志向远大的人。这就是观察人才的心胸志向在主次大小方面的失误。

## 【原文】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

质清气朗，生则秀异，  
故童乌苍舒，总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

质重气迟，则久乃成器，  
故公孙舍之，老而后章。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

质浊气暗，终老无成，故原壤年老，圣人叩脰而不能化。

有少有令材遂为隼器者。

幼而通理，长则愈明，故常材发奇于应宾，效德于公相。

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当察其早晚，夫幼智之人，材智精达，然其在童髦

皆有端绪。<sup>①</sup>仲尼戏言俎豆，故文本辞繁，<sup>初辞繁者，辩长必文丽。</sup>

始给口，<sup>②</sup>幼给口者，长必辩论也。仁出慈恤，<sup>幼慈恤者，长必矜人。</sup>施发过

与，<sup>幼过与者，长必好施。</sup>慎生畏惧，<sup>幼多畏者，长必谨慎。</sup>廉起不取，<sup>幼不妄取，长必清廉。</sup>

早智者浅惠而见速，<sup>③</sup>见小事则达其形容。晚成者奇识而舒

迟，<sup>智虽舒缓，能识其妙。</sup>终暗者并困于不足，<sup>事务难易，意皆昧然。</sup>遂务者

周达而有馀。<sup>事无大小，皆能极之。</sup>而众人之察，不虑其变，

常以一概，是疑于早晚者也。<sup>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于品质，常有妙失也。</sup>

## 【注释】

①童髦：指幼儿。髦：古代幼儿下垂至眉的短发。这里指童年。

②给口：即口给。口才敏捷，善于答辩。语出《论语·公冶长》：“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

③浅惠：即浅慧。惠，通“慧”。

## 【译文】

由于人的材质不同,事业的成功便有早晚之别。有的人较早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早年就取得了成就,有的人较晚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晚年取得了成就,有的人少年没有什么智慧而终生没有取得成就,也有少有为官之才而最终成为大器的。这四种人材成功与否的规律,不可不认真研究。幼年就富于智慧的人,才能智慧精明通达,在童年时代就有了苗头。所以,成年文采的华丽来源于童年词汇的繁富,成年的能言善辩起始于童年的伶牙俐齿,成年的仁爱之举出自于童年的慈善体恤,成年的慷慨好施发自于童年的大方济人,成年的谨慎发生于童年的畏惧,成年清正廉洁的品格起源于童年不妄取他人的东西。智力早熟的人悟性容易发掘而反应迅速,大器晚成的人见识独特而舒缓迟钝,终生愚暗的人困窠窘一世,都因为才智的不足,成就事业的人则左右逢源,应付裕如。一般大众观察人考虑不到这其中的差异和变化,这是在人才早成或晚成方面发生的疑惑。

## 【原文】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sup>①</sup>,避损害。名利之路,

在于是得<sup>②</sup>。是得在己,名利与之,损害之源,在于非失。

非失在己，故人无贤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贤者尚然，况愚者乎。损害攻之。

能明己是，莫过同体<sup>③</sup>。体同于我，是以偏材之人，则能明己。

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同体能明己，是以亲而誉之。

憎恶对反而毁之<sup>④</sup>。与己体反，序异杂而不尚。是以恶而疏之。

也<sup>⑤</sup>。不与己同，不与己异，推而论之，无他故焉。夫誉则虽不憎，亦不尚之。

同体，毁对反，所以证彼非而著己是也。

由与己同体，故证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异杂之人，于彼无益，于己

无害，则序而不尚。不以彼为是，不以己为非，是故同体都无损益，何所尚之。

之人，常患于过誉。譬俱为力人，则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誉，常失其实也。及其

名敌<sup>⑥</sup>，则鲜能相下<sup>⑦</sup>。若俱能负鼎，则争胜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

性奋，好人行直于人，见人正直，则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讦。

刺己之非，则讦而不受。尽者情露<sup>⑧</sup>，好人行尽于人，见人颖露，则心好之。而

不能纳人之径<sup>⑨</sup>。说己径尽，则违之不纳。务名者乐人之进趋

过人<sup>⑩</sup>，见人乘人，则悦其进趋。则不能出陵己之后<sup>⑪</sup>，人陵于己，则忿而不服。

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并有旅力，  
则大能奖小。

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恐彼胜己，则  
妒善之心生。此

又同体之变也。故或助直而毁直。人直过于己直，  
则非毁之心生。或与

明而毁明。人明过于己明，  
则妒害之心动。而众人之察不辨其律

理<sup>⑫</sup>，是嫌于体同也<sup>⑬</sup>。体同尚然，  
况异体乎。

## 【注释】

①趣：同“趋”，趋向，奔向。

②是得：是，正确。这里指得正确评价、受到肯定。得，得到。

③同体：和自己同一类型的人。

④对反：和自己相反类型的人。

⑤序：评定；排列。二义皆通。异杂：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尚：这里指推崇。

⑥名敌：能力声望势均力敌。

⑦鲜：少。

⑧尽者：这里指率直毫无遮掩的人。

⑨纳人之径：容纳别人的直率。径：径直。

⑩务名者：以取得名利为务的人。

⑪凌己：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

⑫律理：规律、道理。

⑬嫌：嫌疑。

## 【译文】

人之常情，没有不追逐名利、不逃避对自身的损害的。追逐名利的道路在于自己的才能得到肯定并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受到损害的根源在于自己的才能得不到肯定并丧失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凡人，无论是贤能之人还是愚笨之人，都想使自己的才能得到肯定并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并肯定自己的才能的，莫过于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因此，偏材之人与富于进取之心的人交往，都是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亲密友爱并加以赞誉，而憎恶那些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并加以诋毁，至于对那些与自己既不相同也不相反的杂异之类，虽不加以诋毁，但亦不予以崇尚，推究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缘故。赞誉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诋毁与自己相反类型的人，目的在于证明对方的错误和自己的正确而已。至于那些与自己既不相同也不相反的杂异之人，于对方没有什么益处，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害处，品评起他们来，不加以崇尚就是了。因此，同一类型的人相交往，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相互之间过分的赞誉。等到他们的名声彼此旗鼓相当的时候，又很少有甘居人下的。因此，性格直率的人秉性张扬，喜欢那些为人直率的人，却不能容人揭露自己的短处。

性情磊落而没有遮掩的人,情感外露,喜欢那些为人毫无遮掩的人,却不能接纳别人对自己的直言。以追逐名利为务的人,乐于看到别人之间你超我赶,却不愿意落在超过自己的人的后面。因此,性情相同而才能相悬殊的人,能够相互援助相互依赖;性情相同而才能势均力敌的人,就会相互竞争、相互损害。这又是同一类型人之间的特殊情况。所以,有赞助直率而又诋毁直率的人,有赞誉聪明而又诋毁聪明的人。而一般人观察人的能力,还不能辨别其间的道理和规律,这是同一类型人之间容易迷惑人的现象。

## 【原文】

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这<sup>①</sup>,势之申也。身处富贵,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国之印,父母迎于百里之外。贫贱穷匮<sup>②</sup>,势之

压也。身在贫贱,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堕于闾门之内。上材之人,能行人所

不能行。凡云为动静,固非众人之所及。是故达有劳谦之称<sup>③</sup>。穷有

著明之节<sup>④</sup>。材出于众,其进则衰多益寡,劳谦济世,退则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中材之人,

则随世损益。守常之智,申压在时,故势来则益,势去则损。是故籍富贵则货

财充于内,施惠周於外。贵材有余,恣意周济。见贍者<sup>⑤</sup>,求可

称而誉之。感其恩纪，匡救其恶，是以朱建受金，而为食其画计见援者，阐小美而

大之<sup>⑥</sup>。感其引援，将顺其美；是以曹丘见接，为季布扬名虽无异材，犹行成而

名立<sup>⑦</sup>。夫富与贵可不欣哉，乃至无善而行成无智而名立是以富贵妻嫂恭，况他人乎处贫贱，则欲

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有慈心而无以拯，识奇材而不能援。亲戚不能

恤，朋友不见济。内无疏食之馈，外无缙袍之赠分义不复立，恩爱

浸以离<sup>⑧</sup>。意气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并至，归非者日多。

非徒薄己，遂生怨谤之言虽无罪尤<sup>⑨</sup>，犹无故而废也

夫贫与贱可不惧哉，乃至无由而生谤，无罪而见废，是故贫贱妻子慢，况他人乎。故世有侈俭，名由

进退<sup>⑩</sup>。行虽在我，而名称在世，是以良农能嫁，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则清贫者虽

苦，必无委顿之忧，家给人足，路人皆饷之且有辞施之高<sup>⑪</sup>，

以获荣名之利。得辞施之高名，受余光之善利皆贫，则求假无所

告<sup>⑫</sup>。家贫户乏，粟成珠玉。而有贫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讼。

乞假无遗，与嫂叔争糟糠是故钩材而进有与之者，则体益而茂

遂<sup>⑬</sup>。已既自足，复须给赐，则名美行成，所为遂达。私理卑抑有累之者，

已既不足，则微降而稍退。<sup>上等不援，一等不推。</sup>而众人之观，不

理其本，各指其所在，<sup>谓申达者为才能，压屈者为愚短。</sup>是疑于申压

者也。<sup>材智虽钧，贵贱殊途，申压之变，在乎贫富。</sup>

## 【注释】

- ①遂达：通达。
- ②穷匮：穷困，匮乏。
- ③劳谦：勤勉谦虚。
- ④著名之节：元明磊落的节操。
- ⑤见贍者：被别人供养的人。
- ⑥小美：即小的美德。
- ⑦行成：即德行修成。
- ⑧浸：逐渐。
- ⑨罪尤：罪过。
- ⑩进退：此指名誉地位的高低。
- ⑪辞施：推辞别人的施舍。
- ⑫告：求告。
- ⑬体益而茂遂：对自己有益而获得巨大成功。

## 【译文】

人与人之间所处的情势不同，情势有伸张与压抑之别。富裕尊贵，成功通达，这是伸张的情势；贫穷低贱，困窘匮乏，这是压抑的情势。上等

材质的人，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在通达得志的时候，有勤勉谦逊的声誉；穷困不得志的时候，仍能持守光明磊落的节操。中等材质的人，则随着情势伸压之不同，或浮或沉，或损或益。因此，那些富贵之人凭借充足的财货，对外广泛施舍。那些被他救济供养过的人，尽可能搜集他的可称道之处大加赞扬；那些被他援助过的人，把他小小的美德加以渲染扩大。这样，他虽然没有什么奇异的才能，仍然能够成就德行，树立美名。而那些处于贫贱地位的人，想施舍而苦于没有财货，想援助别人苦于没有权势，对亲戚不能体恤，对朋友不能周济。名分和义务都不能建立，恩爱之人逐渐离去，抱怨的人纷纷到来，责怪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样，虽然他没有什么罪过，还是被无故地抛弃了。所以，所处的情势有侈有俭，人的名声也便由这侈俭的不同或高或低或进或退了。当天下普遍富足的时候，清贫的人虽然还比较清苦，但绝不会有极度穷困的担忧，而且还会因为辞谢别人的施舍而获得较高的荣誉。当天下普遍贫穷的时候，则借贷无门，有基本生活品贫乏的忧虑，而且还会发生计较吝啬方面的争吵。因此，材质大致相同的人，仕进途中如果得到人的赞助，才能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并获得成功；相反因私心偏见而受到鄙视和压抑的，就会稍逊一筹。而普通人的观察，不理解成功与否的根本原因，只以其成

败论其才能,这是由情势的伸张与压抑所造成的疑惑。

## 【原文】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质,察之寡失。

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缪之由,恒在二尤<sup>①</sup>。二尤之生,与

物异列。是故非常人之所见。故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

饰姿。譬金冰内明而不外朗,故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

实乖反<sup>②</sup>。犹烛火外照,灰烬内暗,故主父偃辞丽,一岁四迁。而人之求奇,不可以

精微测其玄机<sup>③</sup>,明异希<sup>④</sup>。其尤奇异,非精不察。或以貌少

为不足<sup>⑤</sup>,睹驩蔑貌恶,便疑其浅陋。或以瑰姿为巨伟,见江充貌丽,便谓其巨伟。

或以直露为虚华,以其欺尽,疑无厚实。或以巧饰为真实<sup>⑥</sup>。

巧言如流,悦而睹之。是以早拔多误,不如顺次。

或以甘罗为早成而用之,于早岁,或诀复欲顺次也。夫顺次,常度也。苟不察其

实,亦焉往而不失。征质不明,不能识奇,故使顺次,亦不能得

人

物

定

七  
缪  
第  
十

一  
五  
三

## 【注释】

- ①二尤：即下文所说尤妙、尤虚两种人。
- ②乖反：违背相反。
- ③玄机：深奥玄妙的思想。
- ④异希：奇特稀少。
- ⑤貌少：容貌的不足与欠缺。
- ⑥巧饰：精巧伪饰。

## 【译文】

清高文雅的美德如果表现于外在的形貌上，观察起来就很少会失误，造成观察失误的原因，常常发生在“二尤”方面。“二尤”的出现，与普通大众的表现不同。“尤妙”之人，其精华内涵，外表没有粉饰的姿态。“尤虚”之人，豪言壮语，风姿瑰奇，内在的实质却完全相反。人们寻求奇材，做不到用精深入微的眼光探测到性情内部玄妙的道理，明识其奇异独特之处。有的以人的相貌不佳而判定其才能浅陋不足，有的则以人的相貌瑰奇而判定其才能不凡，有的把直率坦白看做浮夸，有的把精巧的伪装误认为真实。因此，与其过早提拔而造成失误，不如按顺序提拔为妥。所谓按顺序提拔，就是按常规办事，假如不考察人的实际才能，怎么会不发生失误呢。

## 【原文】

故遗贤而贤有济，则恨在不早拔<sup>①</sup>。故郑伯谢之于烛武拔奇而

奇有败，则患在不索别<sup>②</sup>。故光武悔之于朱浮任意而独繆，

则悔在不广问。秦穆不从蹇叔，虽追誓而无及。广问而误己，则怨

己不自信。隗嚣心存于汉，而为王元所误。是以骥子发足<sup>③</sup>，众士乃误。

韩信立功，淮阴乃震<sup>④</sup>。夫岂恶奇而好疑哉，乃

尤物不世见<sup>⑤</sup>，而奇逸美异也。故非常人之所识也是以张良体

弱，而精疆为众智之隽也。不以质弱而伤于智。荆叔色平<sup>⑥</sup>，

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不以色和而伤于勇。然则隽杰者，众

人之尤也。奇逸过于众人，故众之不能及圣人者，众尤之尤也。

通达过于众奇，故众奇不能逮。其尤弥出者，其道弥远。非天下之至精，故其孰能与于此。

国之隽，于州为辈<sup>⑦</sup>，未得为第也<sup>⑧</sup>。

郡国之所隽异，比于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于天下为根<sup>⑨</sup>。

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隽，根而不可及。天下之根，世有优劣。

人

物

志

七  
繆  
第  
十

一  
五  
五

英人不世继，是以伊、召<sup>①</sup>是故众人之所贵，各贵其出己之管，齐，应运乃出。

尤<sup>②</sup>，<sup>智材胜己，</sup>而不贵尤之所尤<sup>尤之尤者，</sup>，是故众<sup>非众人之所识。</sup>

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sup>众人明者，粗知郡国出辈之士而已。</sup>，而不能知

第目之度<sup>③</sup>。<sup>乃未识郡国品第之隩。</sup>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

出辈明者，粗<sup>知郡国第目之良。</sup>不能识出尤之良也<sup>未识出尤奇异之理。</sup>，出尤之

人，能知圣人之教<sup>瞻之在前，忽焉在后。</sup>，不能究之人室之奥

也<sup>④</sup>。<sup>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sup>由是论之，人物之理，妙不

可得而穷已。<sup>为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观其会通，举其一隅而已。</sup>

## 【注释】

①早拔：及早选拔。

②素别：平素辨别。

③驥子发足：良马奋足。

④淮阴：韩信的家乡，在今江苏清江西南。

⑤尤物：这里指优秀的人才。

⑥荆叔：战国时行刺秦始皇的荆轲。色平：神色平静自然。

⑦辈：等级。这里指数量较大的一批。

⑧第：等级、品第。

⑨櫬：门臼。

⑩第目之度：品第排列的标准。

⑪入室之奥：比喻学问达到比较精深的程度。

## 【译文】

所以一度遗弃了贤才，而后来认识到贤才的用处时，则悔恨没有及早提拔贤才；本来将其当做奇异之材予以提拔重用，结果这奇材做事时却失败了，这时则为没有及早识别而遗憾；一意孤行而遭致谬误发生，达时则悔恨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广泛征求意见反而误了自己的事情，则又抱怨自己遇事不自信。因此，千里马一样的人才一旦奋起发力，普通大众就会产生误解；韩信立功受赏时，家乡淮阴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难道是人们都厌恶奇才、爱好疑神疑鬼吗？其实是因为奇异优秀的人物在世间并不常见，他们毕竟与众不同的缘故。因此，张良虽然体型弱小，而他的精明强干却为众谋士中的俊杰；荆轲虽然容貌平和，而他的神奇和勇武却是众勇士中的佼佼者。如此说来，俊杰，是大众之中卓立不凡的人；圣人，则是不凡人中的不凡人物。人的材质越是突出，其所达到的境界就越是深远。所以，一封国中的俊杰，放到一州之内就可以成批成批地数，还上不了高档次；一州之内上档次的优秀人物，放到普天之下的优

秀人物中，就好比是一个大建筑中的门臼。即便是天下的门臼吧，各个时代也有优劣之分。因此，一般人引以为珍贵的是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才，而不是那些优秀人才中的优秀人才。所以，一般人明辨人才的能力，只知道封国一级人才的数量，而不知道州一级人才的标准。封国一级优秀人才明辨人才的能力，知道州级人才的标准，却不懂得特异人才的道理。特异的人才能理解圣人的教诲，却不能求得最深奥的道理。由此说来，关于人才的道理，是神妙而难以穷尽的。

## 效难第十一

人材精微，实自难知，  
知为难审，效荐之难。

人  
物  
志

### 【原文】

盖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尤奇游杂，是以难知

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sup>①</sup>。己虽知之，何谓难知之。无由得荐。

难。人物精微，智无形状，能神而明，欲入其神，其道奇逸精妙。而明其智。

甚难，固难知之难也。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况常人乎。是以众人之

察不能尽备。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观采。

以己所能，历观众才。或相其形容，以貌状取人。或候其动作，以进趋取人。或

揆其终始，以发正取人。或揆其傥象<sup>②</sup>，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细

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过误，以简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辞旨取人。或

稽其得事。<sup>③</sup>以功效取人。八者游杂，<sup>④</sup>各以意之所可为准，是以杂而无纪。故

效  
难  
第  
十  
一

一  
五  
九

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于己，而失其异于己，己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

有草创信形之误<sup>⑤</sup>，或色貌取人而行违。又有居止变化之

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阙。故其接遇观人也，随行信名，失其

中情。是以圣人听言观行，如有所誉，必有所试。故浅美扬露<sup>⑥</sup>，则以为有

异。智浅易见，状似异美。深明沉漠<sup>⑦</sup>，则以为空虚。智深内明，状似无实。分

别妙理，则以为离娄<sup>⑧</sup>。研精至理，状似离娄。口传甲乙<sup>⑨</sup>，则

以为义理<sup>⑩</sup>。强指物类，状似有理。好说是非，则以为臧否。

妄说是非，似明善否。讲目成名<sup>⑪</sup>，则以为人物。强议贤愚，似明人物。平道政

事，则以为国体。妄论时事，似识国体。犹听有声之类，名随

其音。七者不能明，特皆随行而为之名，犹听猫音而谓之猫，听雀音而谓之雀，不知二虫竟谓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类

也。是以鲁国儒服者，众人皆谓之儒，立而问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实，用之不效。

南箕不可以簸扬，北斗不可挹酒浆。故曰，名犹口进<sup>⑫</sup>，而实从事退。

众睹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验也。中情之人<sup>⑬</sup>，名不副实，用之有效。

真智在中，众不能见，故无外名而有内实。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sup>⑭</sup>。效立则名章

此草创之常失也。浅智无终，深智无始，故众人之察物，常失之于初。故必待居

止，然后识之。视其所止，观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视其所安。

安其旧者，敦于仁。达，视其所举。举刚直者，厚于义。富，视其所与。

与严壮者，明于礼。穷，视其所为。为经术者，勤于智。贫，视其所取。

取其分者，存于信。然后乃能知贤否。行此者贤，反此者否。此又已试，非始

相也<sup>①</sup>。试而知之，岂相也哉。所以知质，未足以知其略。

略在变通，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与游处。

故视其外状，可以得一，未足尽知。或志趣变易，随物而化，

是以世祖失之庞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悬欲<sup>②</sup>，或已至而易

顾<sup>③</sup>。李贽始专心于光武，终改顾于圣公。或穷约而力行，或得志而从

欲<sup>④</sup>。王莽初则布衣折节，卒则穷奢极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变如此，谁能定之。

由是论之，能两得其要，是难知之难。

既知其情，又察其变，故非常人之所审。

## 【注释】

①效：效验。这里指举荐任用。

②傥象：即拟象，凭想象拟就的形象。

③得事：即成功之事。

④游杂：混杂而无序。

⑤草创：刚开始做事。这里指对人初步接触。

⑥浅美：浅薄的优点或才能。

⑦深明沉漠：深沉聪明，沉默寡言。

⑧离娄：远古传说中的人，“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⑨甲乙：这里指等级次序。

⑩义理：经义名理之学。这里比喻高深的学问。

⑪讲目成名：空口讲评第目而使之成名。

⑫名犹口进：名声随着人们的口头传颂而更加提高。

⑬中情之人：即内心有真实学问的人。

⑭章：通“彰”。

⑮始相：最初的相看。

⑯悬欲：悬念。这里指犹豫不决。

⑰易顾：改变自己的向往。

⑱从欲：即纵欲。从，通：“纵”。

## 【译文】

要验证对人才的识别是否正确有两个困难，既有难以识别的困难，又有识别后无法加以验证的困难。什么叫难以识别的困难？关于人才道理

精妙隐微，惟具有神奇一般的能力，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是一门非常困难的学问，这就是难以识别的困难。因此，一般人观察识别各种人物的能力，还不能达到综合完备的境界，所以，各自按照自己建立的观察人才的标准去观察。有的观察人的形体容貌，有的观察人的举止行为，有的考察人的经历，有的凭借自己的想象，有的观察人的生活细节，有的留意人的过错，有的以言辞为根据，有的以成功之事为根据。以上八种各有各的标准，杂乱而没有体统，所以看准了的少，失误的多。这其中既有接触之初以形貌取人的失误，又有因忽略了地位环境的变化而引起了失误，他们交接观察人物，总是相信对方的行为与名声，而不去分析其内在的性情。一旦浅薄的美德张扬显露出来，他们就据此认为是奇异之材；内在聪明沉默不语的人，他们则认为是没有实标本领的空虚之人；能够区别微妙的道理，他们就以为有离娄之明；口传等级次序，他们就认为懂得义理；爱好论说是非，他们就视为善于分别是非善恶的臧否之材；评论品目名分，他们就认为能识别人物；爱好评说议论政事，他们就认为是国体之材。这就好比听到了类似某种鸟的叫声，就认为一定是某种鸟。凡有名无实，加以任用，就不会获得预期的效验。所以说，名声可以随着人们的口头传颂而提高，实效则随着事情的发展而减退。内心有真实学问的人，

虽然没有获得与较高学问相符的名声,然而一经任用,就会获得好的效果。所以这就叫做,名声因众人不识而被埋没,实际的本领则随着事业的成功得到了显扬。这是人们初次接触时常有的失误。所以必须等到看清观察对象安于什么止于什么时,才能真正加以识别。观察人的起居生活,要看他安于什么;通达得志之时,要看他举荐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给予别人什么;处于困境时,要看他做些什么;物质贫乏的时候,要看他怎样索取。观察了以上这些,才能区别人的贤能与否。这又是从具体的实验中来识别人,而不是从最初接触时的外形上看出来的。所以说,了解了一个人的品质,还不足以据此了解一个人的权略。况且,面对天下的人,不可能与每个人都进行实际的交往。有的人的志趣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的志愿还没有实现而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有的人的志趣已经有了对象,后来又发生了变易,有的人穷困时简约而努力,有的人得志时放纵自己的欲望。这又是在正常生活状态下观察不到的。由此说来,要把正常生活状态下与变化生活状态下这两方面观察人的要领都掌握住,这是难以识别的困难。

### 【原文】

何谓无由得效之难。上材已莫知,<sup>已难</sup>或<sup>识知。</sup>

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未及进达，或所识  
其人已丧。

者未拔而先没。未及拔举，  
已先没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见

赞。公叔座荐商鞅，  
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sup>①</sup>

禽息举百里奚，或器非时好，不见信贵。<sup>②</sup> 实后方好黄老，  
首足皆碎。 儒者何由见进。

或不在其位，无由得拔。卞和非因匠，  
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

有所屈迫<sup>③</sup>。何武举公孙录，  
而为王氏所推。是以良材识真，万不一

遇也。才能虽良，当遇知己。知己虽遇，  
当值明王。二者之遭，万不一会。须识真在位，识百

不一有也。虽识己真，  
或不在位。以位势值可荐致之<sup>④</sup>，宜十

不一合也<sup>⑤</sup>。识己须在位，  
智达复须宜。或明足识真，有所妨夺，

不欲贡荐<sup>⑥</sup>。虽识辨贤愚而屈  
于妨夺，故有不欲。或好贡荐，而不能识

真。在位之人，虽心好  
贤善，而明不能识。是故知与不知，相与分乱于

总猥之中<sup>⑦</sup>。或好贤而不识，或知贤而心妒，  
故用与不用，同于众总，纷然淆乱。实知者，患

于不得达效。身无位次，  
无由效达。不知者，亦自以为未识。

身虽在位，  
而未能识。所谓无由得效之难也。故曰知人之效。

有二难。是以人主常当运其聪智，广其视听，明扬侧陋，旁求俊义，举能不避仇讎，拔贤不弃幽隐，然后国家可得而治，

功业可得  
而济也

## 【注释】

- ①亮：声音响。这里指没有人听到声音。
- ②信贵：信任，珍视。
- ③屈迫：委屈压迫。
- ④位势值：地位和势力相当。
- ⑤宜：大概，也许。
- ⑥妨夺：妨碍和强夺。
- ⑦猥：繁杂琐碎。

## 【译文】

什么是没有办法得以验证的困难？具有上等才能的人难以识别，或者你所鉴识的人才尚处于幼年或者地位低下的时候，没来得及起用就死去了。或者你认识的人才还没有提拔重用就死去了。或者是你曲高和寡，推荐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或者你的地位卑下，力量微小，举荐不能引起上层的重视。或者你所举荐的人，其才能不合时尚，因而不被世人当做可资珍贵的人才予以信赖。或者发现了人才，而自己却没有足够高的地位，无法予以提拔。或者有一定的地位，但推荐却受到了别人

的压制。因此,良材遇上真正识材的人,一万个良材也难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良材的人同时又是具有一定地位、有能力举荐良材的人,一百个被认识的良材也难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有相当的地位和权势,能够直接推荐并获得成功的,推荐十个也难得有一个成功。有的人具有识别真材的能力,由于多种因素的妨碍,便不想再举荐了。有的人爱好举荐人材,但却不具有识别真材的能力,因此,具有识别能力的与不具有识别能力的,共同存在于复杂的现实生活之中。能够识别并发现人材的,担忧的是如何予以举荐并取得成效。没有能力识别发现人材的,也自以为没有发现人材。以上讲的就是使人材得以验证的困难。所以说要验证对人材的识别是否正确有两个困难。

## 释争第十二

贤善不伐，况小事乎。

释忿去争，必荷荣福。

### 【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sup>①</sup>。为善而自伐其能，众人之所小。贤以自矜

为损<sup>②</sup>。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

登闻<sup>③</sup>。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sup>④</sup>。

彼二帝虽天挺圣德，生而上哲，犹怀劳谦，郤至上人，而抑疾行退下。然后信义登闻，光宅天位。郤至上人，而抑

下滋甚<sup>⑤</sup>。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sup>⑥</sup>。

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灭，或逃祸出奔。由此观之，争让之道，岂不悬欤。然则卑让降下

者，茂进之遂路也<sup>⑦</sup>。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处下也。矜奋侵陵者，毁

塞之险途也。兕虎所以攫牢檻，以其性犷噬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

准，志不敢陵轨等<sup>⑧</sup>。足不苟蹈，常怀退下。内勤己以自济，外

谦让以敬惧。独处不敢为非，出门如见大宾。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

荣福通于长久也。外物不见伤，子孙赖以免。彼小人则不然，矜

功伐能，好以陵人。初无巨细，心发扬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

矜能奔纵，恃功骄盈，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毁之，人情所毁。毁败者人幸之。

及其覆败，人情所幸。是故并轡争先<sup>①</sup>，而不能相夺，

小人竞进，智不相过，两顿俱折<sup>②</sup>，而为后者所趋。

中道而毙，后者乘之，譬免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

明矣。君子尚让，故涉万里而途清。小人好事，足未动而路塞。

## 【注释】

①伐：夸耀。

②自矜：自傲；自夸。

③显义登闻：显著的义举汇报到上边。登：自下而上。闻，报告上级知道。

④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商汤及时贬抑自己，圣敬，天天上升。跻，上升。

⑤郤至：即郤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积怨甚多，后被诛族。抑下：贬低。

⑥王叔：春秋时期周王卿士，好争讼，后避祸出奔。

⑦遂路：成功通达之路。

⑧仪准、轨等：均指法度、次序。

⑨并轡：并驾。轡，马缰。

⑩顿：困顿；倒下。

## 【译文】

大概所谓的善，是以做了善事以后而不自我夸耀作为最重要的原则的。贤德则因自夸而使其名声受到了损害。因此，虞舜让位给有德的人，他这一卓著的义举被传颂给尧帝。商汤及时地贬抑自己，人们对他的敬仰却天天上升。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郤至总想居人之上，人们对他的贬抑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春秋时期周王卿士王叔好与人争讼，最终避祸出奔。由此可见，谦卑退让、甘居人下，恰恰是一条成功通达的康庄大道；自夸激奋、欺凌他人，恰恰是一条毁败不断、阻塞重重的危险之途。因此，君子的行为不敢超越规范和准则，志向意愿不敢凌越法定的轨道与等级。对自身勤勉自励以求进步，对别人谦逊礼让，恭恭敬敬，如履薄冰。因此，就不会遭遇怨恨与危难，使荣耀与幸福保持长久。那些小人则不是这样，夸耀自己的功劳，炫耀自己的能力，并爱好以此来压服别人。因此，当他们走在人前面的时候，人们就嫉妒他；

当他们立了功的时候，人们就诋毁他；当他遭到毁灭和失败时，人们就幸灾乐祸。当他们与人并驾齐驱，互相争先，而谁也压倒不了谁时，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反而被后来的人乘势而上。由此说来。竞争与谦让两条道路的差别就十分明白了。

## 【原文】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贪则好胜，虽闻德让之风，意犹昧然，乃云古人让以得，

今人让以失，心之所是，起而争之。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而留滞，

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车。以下众为卑屈<sup>①</sup>，以蹶等为异杰<sup>②</sup>，

苟矜起等，不差负乘。以让敌为迴辱<sup>③</sup>，以陵上为高厉。

故赵穿不顾元帅，彘子以偏师陷。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

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杀人之怒。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sup>④</sup>。

相如为廉颇逐，巡，两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构敌难<sup>⑤</sup>。灌夫不为田蚡持下，两得其尤。

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俱自是而非彼，谁明之耶。

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两虎共斗，小

者死，大者伤，焉得而两全。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衅

也<sup>⑥</sup>。若本无憾恨，遭事际<sup>⑦</sup>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sup>⑧</sup>。  
会，亦不致毁害。

凡相毁谤，必因其事类而饰成之。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

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己之校报<sup>⑨</sup>，亦又如之。复当报谤，为生翅尾。终其

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

俱有形状，人知其然，是以近远之所，皆半信于此，半信于彼。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

口而自毁也<sup>⑩</sup>。己说人之瑕，人亦说己之秒，虽言人，自取其言也。并辞竞说者，为

贷手以自毁<sup>⑪</sup>。辞忿则力争，己既毁人，人亦毁己，此其为借手以自毁。为惑缪岂不

甚哉？借手自毁，借口自言，非惑如何。

## 【注释】

①下众：居众人之下。

②躐等：踩在等辈之上。

③迴辱：即屈辱。

④抗：抗奋。

⑤构：构成。

⑥衅：灾祸。

⑦端末：始末。

⑧校报：即以同样的手段相报复。校，同“效”，仿效。

⑨易口：即同样的话由双方交替说。

⑩贷：借。

## 【译文】

然而，争强好胜的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居人之前是速度锐利，居人之后是留连迟滞，居大众之下是卑鄙屈辱，踩在等辈之上是优异杰出，避让对手是屈辱，凌犯上级是高超刚厉。于是，就这样以激奋的姿态往前走，而不能自我反省。以激奋高傲的态度与贤人交往，贤人必定谦逊居下；以激奋高傲的态度与强暴之人相交往，必定结成怨仇。一旦结成仇怨，谁是谁非的问题必然混浊难明了。到了是非混浊难以明辨的程度，与自毁自谤还有什么两样呢？别人毁谤自己，都是从发泄他的怨恨开始，继而发展到寻衅滋事。他这样做，必然要依托于某件事情，然后粉饰渲染得有头有尾。旁观的人虽然不完全相信，至少也会相信一半是真的。作为对对方的回应，也用同样的手段报服对方。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各有一半的毁谤之辞被人信以为真，并向远近传播开来。这样看来，相互负气争斗，无非是双方各以对方的嘴巴来毁谤自己而已。唇枪舌剑相互攻击的双方，不过是借别人之手来殴打自己而已。这样做岂不是太荒谬了吗？

## 【原文】

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

者乎<sup>①</sup>。己能自责，人亦自责，两不言竞，变讼何亦由生哉。皆由内恕不足，

外望不已。所以争者，由内不能恕己自责，而外望于人不已也。或怨彼轻

我，或疾彼胜己。是故心争终无休已。夫我薄而彼轻之，则

由我曲而彼直<sup>②</sup>。由而见轻。固其宜矣。我贤而彼不知，则见

轻非我咎也<sup>③</sup>。亲反伤也。固其宜矣。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

德之未至也。德轻在彼。固所宜也。若德均而彼先我，则我德

之近次也。德均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

让者为隳矣。材均而不争优劣。众人善其让。争隳未别，则用力者

为惫矣<sup>④</sup>。隳等而名未别。众人恶其斗。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

于廉颇<sup>⑤</sup>，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sup>⑥</sup>。

此二贤者，知争途不可由，故回车退避，物势之反，乃君子所

谓道也。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虫微物取，尚知蟠屈，况于人乎。是故君子知屈

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韩信屈于  
胯下之辱。知卑让之

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齐  
师之谓也。及其终极，乃

转祸而为福，晋文避楚三舍，  
而有城濮之勋。屈仇而为友。相如下廉颇  
而为刎颈之交。

使怨仇不延于后嗣<sup>①</sup>，而美名宣于无穷。

子孙荷其荣荫，君子之道岂不裕乎。若偏急好争，则身危  
竹帛纪其高义。当年，何后来之能福。

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

大讼起于纤芥，  
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

败辱。小人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  
故罪大不可解，恶积不可救。

## 【注释】

①变讼：变为争讼。

②曲：理亏。

③咎：过失。

④惫：疲惫。这里引伸为没有力量，失败。

⑤蔺相如：战国时赵国上卿。因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上的出色外交才能受到赵王器重，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欲当众侮辱蔺相如。蔺相如以国家大局为重，克制忍让，路遇廉颇，引车回避。廉颇终于被感动，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传为

历史佳话。

⑥寇恂、贾复：二人同为刘秀手下大将。贾复部将杀人，寇恂依法诛之，因而结怨于贾复。贾复扬言要亲手杀了寇恂，方解心头之恨。寇恂效法蔺相如的故事，克制忍让，贾复受感动，二人重归于好。

⑦后嗣：后代。

## 【译文】

然而，推究其原因，难道会因为严于责己而引起相互争讼的事端发生吗？争讼的事端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内无宽恕之心，对外却苛求不已造成的。或者是抱怨别人轻视自己，或者是嫉妒别人比自己优秀。假如是因为我本身的浅薄别人才轻视我，这不正说明责任在我正义在人嘛！假如我有贤德在身，别人不了解我，因而轻视我，这就不是我的过错了。假如别人贤德在身，所处的地位比我高，这是我的德行还很不够。假如我与别人的德行不相上下，而别人的地位超过了我，这说明我的德行与别人相比还稍次一点。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假如两位贤才相当，分不出差别，那么，其中能够主动谦让的人就是更杰出的。假如两个人为谁更优秀争得不可开交，那么，其中争得最凶的就是稍差一点的。因此，蔺相如用回车避免争斗的办法折服了廉颇，寇恂用不与人争斗的

办法赢得了贾复的尊敬。事物的情势往往走向其反面,这就是有德行修养高的人所说的“道”。因此君子懂得屈可以转化为伸,所以忍含屈辱而不去争辩;懂得谦卑退让可以最终战胜对手,所以甘居下风而毫不犹豫。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转祸为福,化仇为友;使仇怨不延续到子孙后代身上,而美好的名声却能一代又一代无穷无尽地传下去。由此可见,君子所运用的“道”,其功用岂不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吗?而且,君子能够容忍细小的嫌怨,所以才不至使这些细小嫌怨演变成剧烈的争斗;小人因为不能忍受小小的忿怨,最终反而遭致了极大的失败和屈辱。

## 【原文】

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怨在纤微,则谦德可以除之。

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sup>①</sup>。涓涓不息,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

可救哉。是故陈馥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sup>②</sup>。

思复顺吏之忿,忘终身之恶,是以身灭而嗣绝也。彭宠以朱浮之郅,终有覆亡之

祸<sup>③</sup>。恨督责之小故,违终始之大计,是以宗夷而族覆也。祸福之机,可不慎

战。二女争桑,吴楚之难作。季郢斗鸡,鲁国之衅作。可不畏欤,可不畏欤。

## 【注释】

①不救：无法挽救。

②陈余：陈余与张耳都是战国末年魏国的游士，结为生死之交。陈涉起义暴发，二人同投起义军，为将军。后来张耳投奔刘邦，陈余归赵，井陘之战，张耳辅佐韩信破赵，斩陈余于泚水上。

③彭宠：东汉初南阳人。封建忠侯。当时朱浮被封为大将军、幽州牧。朱浮年少，才能出众，深得光武帝器重，彭宠不服，二人结怨。后彭宠反叛朝廷，被诛族。

## 【译文】

当结下细微怨恨的时候，如果能够以谦让的态度甘居人下，仍然可以成就具有谦让德行的美名；矛盾冲突处于萌芽状态时相互争持不让，就会形成祸害而不可挽救。因此，陈余因为张耳的变故，最终遭致杀身之难；彭宠因与朱浮有嫌隙，最终不免覆亡之祸。祸福转化的玄机，能不慎重对待吗？

## 【原文】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推让所往，前无坚敌。

以自修为棚橰<sup>①</sup>。修己以敬。物无害者。静则闭嘿泯之玄门<sup>②</sup>，动

则由恭顺之通路。时可以静，则重闭而玄嘿。时可以动，则履正而后进。是以战胜

而争不形。动静得节，故胜无与争，敌服而怨不构。争不以力，故胜功见耳。

干戈不用，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③，夫何显争何怨构之有。

之有哉。色貌犹不动，况力争乎。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

而人以为险诋者④。以己为贤，专固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争乎。实无险德，

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

而与之讼，是桤兕而撻虎⑤，其可乎？怒而害人，

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

言险而行违，必起众而成讼矣。《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

下莫能与之争。”以谦让为务者，所往而无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

由也。由于争途者，必覆轮而致祸。

## 【注释】

①棚櫓：指防御蔽身之所。櫓，大盾牌。

②嘿泯：嘿(mò)，同默，沉默，不说话。玄门，玄妙之门，指深奥的思想境界。

③悔吝：悔恨。

④险诋：险恶。诋，邪恶。

⑤桎兕而撻虎：桎：关猛兽的木笼。兕，野牛。撻，触犯。桎兕而撻虎，比喻做极为冒险的事情。

## 【译文】

因此，君子求得胜利的法则是，以推让作为进攻的锐利武器，以加强自我修养作为防御的盾牌。无所作为时则关闭可由以窥视自己奥妙思想境界的门户，有所作为时则遵循恭敬温顺的通达之路。因此，战胜敌手而不通过有形的战斗，折服敌人而不结下怨恨。像这样，连悔吝之情都不表露于外在声色的人，哪来的与人明火执杖的争斗？与人公开争斗的人，必定是自以为有贤能的人，而别人把他看做邪恶之人。如果那人实际上并不是险恶之人，也就不存在毁谤他的理由；如果他确属险恶之人，又何必与这样的人争讼不已呢？既然知道他是险恶之人还要与之争斗，这无异于用木笼关野牛，并与老虎搏斗，这样做合适吗？野牛老虎被激怒了，就会伤害人，这是必然的结果。《易经》上说，行为不规的险恶之人必然与人争讼，与人争讼，就必然波及众人。《老子》上说：“正因为他不与人争高下，所以天下的人都没有与他相争的能力。”所以，君子认为，与人相争的道路是不应该走的。

## 【原文】

是以越俗乘高<sup>①</sup>，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空虚自矜，故为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为中等。功大而伐，三等。推功于物，故为上等。愚而好胜，一等。不自量度，故为下等。贤而尚人<sup>②</sup>，二等。自美其能，故为中等。贤而能让，三等。归善于物，故为上等。缓己急人，一等。性不怒人，故为下等。急己急人，二等。偏戾峭刻，故为中等。急己宽人，三等。谨身恕物，故为上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心不纯一，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是为奇变。

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

## 【注释】

①越俗乘高：超越大众，居高临下。

②尚人：此为居人之上。

## 【译文】

所以君子超越俗众，站得高，独立特行于三等

人之上。什么叫三等？没有功劳却自以为了不起，是第一等；有了功劳便自我夸耀，是第二等；有大功而不自夸，是第三等。自身愚笨而又争强好胜，是第一等；有贤能便当仁不让地居人之上，是第二等；有贤能又能做到谦让别人，是第三等。宽于律己，严于责人，是第一等；严于责己，也严于责人，是第二等；严于责己，宽于责人，是第三等。以上这几种情况，都是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种种表现，经过三个层次的变化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一般人都达不到最高的境界。

## 《原文》

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处上等而不失者也。

是故孟之反以不伐<sup>①</sup>，获圣人之誉。不伐其功，美誉自生。

管叔以辞赏<sup>②</sup>，受嘉重之赐，不贪其赏，嘉赐自致。夫岂诡

通以求之哉<sup>③</sup>，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岂故不伐，辞

赏，诡情求名耶。乃至直发于中，自与理会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

一而美二。自损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

伐而并失，自伐而行毁名丧。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

也。不争者，争之也。不伐而名章，  
不争而理得。让敌者，胜之也。

下众者，上之也。退让而敌服，  
谦尊而德光。君子诚能睹争途之

名险，独乘高于玄路④，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

伦于古人矣。避忿肆之险途，独逍遥于上等，远燕雀于啁啾，  
足鸣凤于玄旷，然后德辉耀於来今，清光侔于往代。

## 【注释】

①孟之反不伐：《论语·雍也》：“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孟之反是鲁国的大夫。齐鲁交战，鲁师败退，孟之反勇敢地殿后御敌，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幽默地说是自己的马不前进。

②管叔辞赏：管叔即三国时期的管宁（158～241年）。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东汉末，他避居辽东三十多年，讲学修行，贤名远扬。魏文帝征他为太中大夫，明帝又征他做光禄勋，都固辞不受。

③诡遇：指以不正派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④玄路：玄妙之路。

## 【译文】

只有懂得变通的道理以后，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获得了圣人的赞誉；管宁因为谢绝皇上的官赏，反而得到了

更高的荣誉。这难道是他们有意用诡诈的手段来求得更高的声誉吗？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德性至纯自然而然得到的。那些有修养德性高的君子们懂得自我损抑反而有益的道理，所以，做自我损抑一件事情，就能成就德行与名誉两件美事。小人不懂得自我夸耀反而对自己有损的道理，所以，一个自夸便带来了德行与名誉两件损失。由此说来，不自我夸耀的人反而收到了夸耀自己的效果，不与人争胜的人反而收到了争胜的效果，谦让对手的人反而战胜了对手，甘居众人之下的人反而跃居众人之上。君子如果能够真正认清与人争斗之途的危险，独自在高境界的玄妙之路上行进，就必然会光辉焕发，日日更新，美德声誉可以同古圣先贤相媲美了。

## 附 录

题 记

跋

序《人物志》后

重刻《人物志》跋

略述刘邵《人物志》

读《人物志》

## 文宽夫题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刘邵撰。案隋唐经籍志，篇第皆与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国时，敦煌刘昞重其书，始作注解。然世所传本多谬误。今合官私书校之，去其复重附益之文，为定本。内或疑字无书可证者，今据众本皆相承传疑难，辄意改云。邵之叙五行曰，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遍检书传，无明砭之证。案字书，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无他训。然自魏晋以后，转相传写，豕亥之变，莫能究知，不尔则邵当别有异闻，今则亡矣。愚谓明砭都无意义，自东晋诸公草书启字为然。疑为简畅而明启耳。文宽夫题。

## 宋庠《跋》

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晋邑之名。案字书此二训外，无他释，然俱不协孔才之意。说文则为邵，音同上，但召旁从耳，训高也，李舟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杨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写法言亦作邑旁邵，盖力乃文近易讹，读者又昧偏傍之别，今定从邵云。建安中为计吏、诣许。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邵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邵曰：“梓慎裨灶占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训，不为变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衍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魏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更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后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迁散骑常侍。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邵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诏作二赋，皆讽谏焉。景初中，受诏为都官考课，邵作七十二条，及略说一篇。又以谓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洛论》十

四篇。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卒，追赠光禄勋。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称邵才。史臣陈寿亦曰邵“该览学籍，文质周洽”云。

刘昺，字延明，敦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敦瑀。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於昺。遂别设一席，谓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觅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昺遂奋坐，神志湛然。曰：“昺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昺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嵩据凉州，征为儒林祭酒从事郎。嵩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葺。昺时侍侧，请代其事。嵩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遇，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嵩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昺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言。昺何人斯，敢不如此。”昺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政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逊于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沈观於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为业。魏太武平凉州，士庶东

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后思归，道病卒。

以上并案邵、昞本传，删取其要云。广平宋庠记。

## 王三省《序〈人物志〉后》

余尝三复《人物志》，而窃有感焉。夫人德性资之继成，初末始有异也，而终之相去悬绝者，醇驳较於材，隆污判诸习。曰三品，曰五仪，胥是焉，而资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难之。言貌而取人者，圣人弗是也，兹刘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观。用人者，持之以照物。乌可废诸。然用舍之际，人材之趋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择，而庸适其能；笃於任，而弗贰以私。则真材获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听眩志，而用不以道，动曰才难。吾恐萧艾弗择，鱼目混珍也。左冯翊王三省识。

## 郑旻《重刻〈人物志〉跋》

刘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事核词章，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邵生汉末，乃其著论体裁，缅然有荀卿、韩非风致，而亹亹自成一家言。即九征八则之论，质之孔孟观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发所未发者。后世欲辨官论材，恶可以不知也。顾其书获见者少，又脱落难读。大中丞真定梁公，持节钺拊镇中州，熊车所蒞，吏称民安，爰觅善本，加订正，刻之宋郡，用以传之人人，授简属吏旻缀一言于末简。旻得卒業，反复流业篇、国体、器能之说，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中丞公厉风俗，正天下，谋庙胜，三材允兼，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适，靡不奋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遑，总达众材至矣。异日秉钧当轴，将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亲见之。邵之志，何幸获酬于公哉，刻成辄忘固陋，僭书识刻之岁月，览者当知言之非佞云。

隆庆六年壬申，仲夏之吉，归德府知府揭阳郑旻谨书。

## 略述刘邵《人物志》

钱 穆

今天我要约略讲一部将两汉学术思想开辟到另一新方向之书，此即刘邵之《人物志》。此书仅有两卷、十二篇。刘邵之时代已下至三国，此书以前向少为人注意；直至最近，始有提及。我们一看其书名，即知此书是专讨论人物的。我尝谓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于人文主义，因此，也特别着重于讲人物。如在《论语》中，即曾批评自尧舜以下直到孔子当时之各类人物；《孟子》书亦然。中国人一向甚重视对人物之批评，此乃中国思想一特点。

因讲政治教化皆需人。在汉代，政府用人必以读书人为条件；读书必以通经为条件；非读书通经即不得从政。此在孔孟当时，可谓仅存有此一理想；而到汉代，却已真在制度上实现了。政教合一，政治上之人物即是学术上之人物，此项制度，可谓是根据了经学中之最高理论而来。但后来汉

人

物

志

附

录

一九三

代亦趋衰乱，终至于不可收拾，此中原因何在，岂不深值时人猛省？在汉代开始时，讲黄老无为，但亦须有理想适合人来推行，不是随便讲黄老学的都能胜任愉快。为何到东汉末年，产生了黄巾、董卓之乱，终于导致三国分裂？不容得当时人不觉悟到政治上之失败其理由即因於政治上用人之不够理想。故退一步先从人物方面作研究，庶可希望在政治上能用到合理想、合条件之人。此亦可谓是一个反本穷源的想法。刘邵《人物志》即根据此一时代要求而写出。

《人物志》主要在讨论人物。“物”是品类之义。将人分成许多品类，遂称之为“人物”。西方人常依职业或知识来分人物，如宗教家、医生、律师、或某类专门学者，这些都从外面职业知识分。中国人却重在从人之内面品性道德分。此一态度，显然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向来看重人的道德、性情，如论语中讲“仁、孝”、讲“圣、贤”、讲“君子、小人”，此等皆是道德上字眼。汉人最讲求道德，及汉代中央政府崩溃后，曹操却提出了新鲜口号，他说：“治天下，平时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他把才干看重在德行之上。若论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论，实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干，正是乱世之奸雄。在此一风气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郑重注意，于是方有刘邵《人物志》之出现。

孟子曾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孔子亦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个人立场讲：当世界陷于绝望时，只有退避一旁，采明哲保身之一法。但自另一方面讲：世道否塞，终需要物色人才来扭转此局面。刘邵写《人物志》，并非站在私人立场着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场着想。他的意志是积极的，非消极的。因此他衡评人物，一讲德性，一重才能，务求二者兼顾。换言之：衡评人物，不能不顾到其对当时人群所能贡献之功利一方面。若要顾到人群功利，即需讲才智。若无才智，如何能在此社会上为人群建立起功利？故刘邵《人物志》极重人之才智。但也并未放弃道德。而他书里，也并未提到隐沦一流，这是此书一特点。

今问人之才智何由来？刘邵以为人之才智乃来自自然，此即所谓“人性”，孟子亦是本“才”以论性。当三国时，才性问题成为一大家爱讨论的问题。因在东汉时，社会极重“名教”，当时选举孝廉，孝廉固是一种德行，但亦成了一种“名色”。当时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这桴名色的人，教人应立身于此名色上而再不动摇，如此则成为“名节”了。惟如此推演，德行转成从外面讲。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规定，从性讲成了“行”，渐渐昧失了道德之内在本原。现在世局大坏，人们觉得专讲当时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够；于是又要将道家思想掺入，再回到讲自然。认为人之才能，应来自自

然。但一讲到自然，又会牵连讲到邹衍一派之阴阳家言。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别来讲；但汉以下各家思想已渐汇通，不能再如先秦般严格作分别。当时人把自然分成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别属之。即如近代命相之说，也仍把人分“金性”、“本性”等。当时人把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配人五行，变成了五性。那一性的人，其所长在何处，如：木性近仁、金性近义等。直到宋代理学家们，也还作如此的分别。

但刘邵《人物志》并不看重那些旧德目，他书中提出了许多新意见。他说“人才大概可分为两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于一方面有专长者，如今称科学家、艺术家等。在刘邵说来应都属此偏至之一类。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于一方面，而能有兼长者，依近代人观念，其人果是一文学家，若定要同时兼长科学，岂不甚难？然此等本属西方人侧重职业与知识的分法，中国人则不如此看人。人品不以知识、职业作分别。今天的我们，都已接受了西方人说法，多将人分属于某项知识、某项职业之下，乃对刘邵所提兼材一项，骤难了解。

我们试再就此讲下：刘邵在《人物志》中将人分成十二“流”，中国人所谓流品，亦即是品类之义。此十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人之“才”皆自其“性”来。如有人喜讲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

人善文辞。此皆所谓才性不同。刘邵所分十二类中之第一类,称为“清节家”。他说如吴季札,齐晏婴等是。因此类人禀此性,便宜做此类事,即其才之专长在此也。其第二类称“法家”。此非指先秦诸子中之法家学派言。法家学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刘邵所指则是某一类人之性格。如管仲、商鞅等,此一类人,性喜讲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于此方面见长。第三类称为“术家”。如范蠡、张良等是。因于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现之才能亦不同。如:管仲、商鞅,他们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权术应变处,即见他们之才短。

前三类皆是所谓“偏至之材”。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类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此所谓“兼材,”即其才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类事。刘邵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谓之“德”。依照刘邵如此说来,“德”自在“才”之上。但其所用德字之涵义,显与指仁、义、礼、智为德者有辨。刘邵又谓: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种人则可谓之“圣人”。故刘邵心中之圣人,应是一全才之人,至少应是一多才之人。刘邵主张在偏至之才之上,更应注重兼材,此种人始是有德;如曹操不可托以幼主;而诸葛孔明则可以幼主相托。此因孔明兼有清节之才;而曹操不能兼。若照我们普通说法:只说曹操无道德;依刘邵讲法,即论其人有无此类之材,或说是否具有此一方面之性格。

此乃刘邵思想之独特处。

刘邵又谓：若“兼德而至”，谓之“中庸”。此处所谓之中庸，亦不同于儒家所谓之中庸。刘邵之所谓中庸者，实是兼备众才，使人不能以一才目之，甚至不能以兼才目之。因此刘邵将人物分为三类，即：“圣人”、“德行”与“偏材”。中庸则是圣人。复下有“依似”，此乃勉强学之于人，而并非出自其人之本性者。此下又有“间杂”与“无恒”。如其人今日如此，明日又不如此，便是间杂、无恒。“依似”与“无恒”，皆不从其人之本性来，只从外面强学，故有此弊。盖因东汉重名教，人渐向外效慕，刘氏特加矫正。然刘邵仍将“德行”置于才智之上。他的意见：德行应由内发，而仍必兼有才智。谓基本原乃出于人之天性，因此主张要“观人察质”。他意谓：要观察一个人，必注重观察其性格。此处察质之“质”字，其涵义独不止是“性质”义，且兼有“体质”义。直至今日论人，犹不相骨、相面之说，此即观人之体质也。其人或厚重、或轻薄、或谨慎、或粗疏，皆从其人之体质与性质来。此种意见，实亦流传迄今，仍为一般人所信奉。

但“观人察质”更有一重要处。刘邵说：看人“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此两语实有深意。若论圣人，本即是一聪明人，目能视，耳能听，所视所听又能深入玄微，这便是其人之聪明。又如同读一书，各人所得不同，此即其人之聪明不

同。圣人便是聪明之尤者。但在看一人之聪明之外,更应察其性格之能平淡与否。此语中极涵深义。从前儒家多讲仁、义、礼、智、信,把美德渐讲成了名色;至刘邵时便不再讲此,转移重点,来讲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之最高者,刘邵谓是“平淡”一格。此如一杯淡水,惟其是淡,始可随宜使其变化,或为咸、或为甜。人之成才而不能变,即成一偏至之材,其用即有限。故注意人才而求其有大用,则务先自其天性平淡处去察者。

所谓“平淡”,应可有两种讲法:一指其人之内心讲,即其人之所好、所愿望。如人都喜欢在某一方面有所表现,此人即是不平淡。以其不平淡,因而亦只能依其所好、所愿望而成一偏至之材。又如人好走偏锋,急功近利,爱出风头,此等皆是不平淡。必大圣如孔子,始是一真平淡者。惟其平淡,故可大受,而当大任。如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其“无可、无不可”。此即孔子之平淡也。刘邵说:“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此即或人批评孔子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也。亦可说平淡即是不好名,不求人知。刘邵此番理论,正是针对东汉人风气,亦可谓其乃来自道家。如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人若成为一个“名色”,其人亦即只可有一种用,不能再作他用。此即违背刘邵所谓之中庸之德矣。故刘邵意乃谓:“人之至者,须能

变化无方，以达为节。”此所谓达，即是达成我们之所希望与其到达之目标之谓。我们之目标与希望，惟有其人性格到一平淡境界时，始可达到。盖平淡之人，始能不拘一格，因应变化，故能达成其任务也。刘邵所用“平淡”二字，明是老庄思想；但其用“中庸”二字，则自儒家来。刘邵将此儒、道二家思想配合而自创一新说，此在汉儒中甚少见。

以上讲的是圣人，此乃承传统观念来。在三国时，一般人又多喜欢讲“英雄”，因乱世需英雄也。如曹操尝语刘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即时人尚英雄之证。据刘邵《人物志》意见：英，乃指其人之聪明；雄，乃指其人之胆力。如张良柔弱似妇人女子，乃英而不雄；韩信则是雄而不英。然英才之人不能使用雄才；雄才之人亦不能使用英才。必求其人聪明胆力相兼，方可谓之英雄。若不得已而必须分别论之，则英才较雄才为高。然必兼英与雄，始可用天下英雄之才，而得建成大业也。

刘邵又从功利观点来讲人之德性，谓其最可宝贵者，应在“爱”与“敬”两项。因凡人皆喜欢得他人之“爱”与“敬”，故此二者乃人之最高道德性格也。因若任何人能爱敬人，则能动获人心，道无不通，如此自然所遇无不顺利；故刘邵讲道德主要乃兼功利观点讲。他说如“仁”字，在单独讲时是好的；但合起来讲，则仁不如“明”。若其不明而仅

有仁，则成无明，此说实亦有理。故孔子讲“仁”必另加上一“智”字。后人太偏讲道德，便失却孔子仁智兼重之义。仁、智必相兼，聪明与平淡二者亦必相兼，此皆刘邵论人物之重要点。

再说“平淡”二字。平者如置故任何一物，放平处便可安顿，放不平处则不易得安顿。淡则能放进任何物，而使其发生变化，不致拘缚在一定格上。总之，平淡之性格可使人之潜在性能获得更多之发现与成就。刘氏因此又说：“学”虽可使人成“材”；然成于此，即失于彼。此显然是道家义。刘氏又颇看不起“恕”字，彼意：若其人自己心上有了毛病，如何能“推己及人”？故说：“学不人道”；又说：“恕不周物”。这是他对儒家义之修正。

刘邵《人物志》一书，其中所涵思想，兼有儒、道、名、法诸家，把来会通，用以批评、观察人物。依刘邵理论，把道德、仁义、才能、功利、诸观点都会通了，用来物色人材以为世用，此种讲法，颇与宋、明儒所讲德性之学只注重在个人内部之正心、诚意方面者并不全相同。所惜是后人没有将刘邵此一套学问更向前推进。此在刘邵思想本身，自然也有缺点：一是刘邵只注意观察人物，却不注意在各人之修养方法上。二是刘邵所讲，专注意在政治场合之实用上。他的眼光，已就陷于一偏。这可证明刘邵还是两汉以来单注意政治实用一方面的思想传统。

我自己很喜爱刘邵此书,认为:他提出平淡二字,其中即有甚深修养工夫。在我年轻时读《人物志》,至“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一语,即深爱之,反覆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

(1961 年在香港大学的讲演)

## 读《人物志》

汤用彤

刘邵《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均列入名家。凉刘昉为之注。唐刘知几《史通·自序篇》及《李卫公集·穷愁志》均有称述。此外罕有论及者。宋阮逸序惜其由魏至宋，历数百载，鲜有知者。然阮乃云得书于史部，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家言。其真相晦已久矣。按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当时人著述，存者甚鲜。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兹分三段述所见，一述书大义，二叙变迁，三明四家（名法儒道）。

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

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

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庸，有偏至，有依似，各有名目。故形质异而才性不同，因才性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为形名之辨也。汉代选士首为察举（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举则重识鉴。刘邵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之理（《论衡》第一至第十），继说骨相（第十一），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论声则原于气禀。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故整饰音辞，出言如流，宫商朱紫发言成句，乃清谈名士所尚。论色则诚于中形于外。诚仁则色温柔，诚勇则色矜奋，诚智则色明达。此与形容音声，均由外章以辨其情性，本形名家之原理也。论情味则谓风操，风格，风韵。此谓为精神之征。汉魏论人，最重神味。曰神姿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神锋太隗，精神渊箸。神之征显于目（邵曰：“征神见貌，情发于目”），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甄别人物，论神最难。论形容，卫玠少有璧人之目，自为有目者所共赏。论神情，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自非巨眼不能识。故蒋济论眸子，而申明言不尽意之旨，盖谓眸子传神，其理微妙，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宣也。《抱朴子》曰：“料之

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人物志》曰：“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二语均有鉴于神鉴之难也。

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凡人禀气生，性分各殊。自非圣人，才能有偏。就其禀分各有名目（此即形名）。陈群立九品，评人高下，名为辈目。傅玄品才有九。人物志言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师氏之任也。有法家，司寇之任也。有术家，三孤之任也。有国体，三公之任也。有器能，家宰之任也。有臧否，师氏之佐也。有智慧，家宰之佐也。有伎俩，司空之佐也。有儒学，安民之任也。有文章，国史之任也。有辩给，行人之任也。有雄杰（骁雄），将帅之任也。夫圣王体天设位，序列官司，各有攸宜，谓之名分。人材禀体不同，所能亦异，则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应名分（名位）之所需。合则名正，失则名乖。傅玄曰，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此谓名分失序也。刘邵曰：“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此谓名目滥杂也。圣人设官分职，位人以材，则能运用名教。袁弘著《后汉纪》，叙名教之本，其言有曰：“至治贵万物得所而不失其情。”圣人故作为名教，以平章天下。盖适性任官，清道之本。欲适其适宜，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抱朴子·备阙篇》云：“能调和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蔡邕《荐赵让书》曰：“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皆辨小大，与《人物志·

才能篇》所论者同(持义则异)。当世之题目人物者,如曰庞士元非百里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宜也。《昌言》云:“以同异为善恶。”《抱朴子》云:“校同异以备虚饰。”《人物志》曰:“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曰期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曰取同体也,则接洽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皆论知人与同异之关系也(参看《论衡·答佞篇》贤佞同异)。

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夫名生子形须符其实。察人者须依其形实以检其名目。汉晋之际,固重形检,而名检行检之名亦常见。《老子》王弼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夏侯玄《时事议》云:“互相形检,孰能相失。”《论衡·定贤篇》云:“世人之检。”傅玄曰:“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皆谓验其名实也(检本常作验)。刘邵有见子相人之难,形容动作均有伪似。故必检之行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奉,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行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刘注云:“试而知之,岂相也哉?”)《人物志》八观之说,均验其所为。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作七十二条及《说略》一篇,则《人物志》之辅翼也。

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夫依言知人,世之共信。《人物志》曰:“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

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依言知人，岂易也哉。世故多巧言乱德，似是而非者。徐幹《中论·核辩篇》评世之利口者，能屈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人物志·材理篇》谓辩有理胜，有辞胜。盖自以察举以取士，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而以言显者尤易。故天下趋于谈辩。论辩以立异，动听取宠，亦犹行事以异操，求人知（《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操以要声誉者多也）。故识鉴人伦，不可不留意论难之名实相符（徐干云：“俗士闻辩之名，不知辩之实”）。刘邵志人物，而作《材理》之篇，谓建事立义，须理而定，然理多品而人异，定之实难。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而后识鉴，乃有准则。故刘邵陈述论难，而名其篇曰材理也（按夏侯惠称美邵之清谈，则邵亦善于此道）。

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形名之学在校核名实，依实立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则实质难知。汉代于取常士则由察举，进特出则由征辟。其甄别人物分二类。王充《论衡》于常士则称为知材，于特出则号为超奇。蒋济《万机论》，谓守成则考功案第，定社稷则拔奇取异。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刘邵立论谓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前者实为超奇，后者只系常人。超奇者以内蕴不易测，常人以外异而误别。按取奇尤，本可越序。

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昌超奇之名者极多。故取上，与其越序，不如顺次。越序征辟则失之多，顺次察举则其失较少。依刘邵之意，品藻之术盖以常士为准，而不可用于超奇之人也。然世之论者，恒因观人有谬，名实多乖，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如魏明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须有以验其后。今考绩之法废，故真伪混杂。”明帝纳其言。诏作考课法。卢毓、刘邵同属名家。毓谓选举可得常士，难识异人。循名案常，吏部之职。综核名实，当行考绩。其意与刘邵全同也。

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刘邵曰：“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圣人之察，乃能究其理，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邵又曰：“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盖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主设官分职，任选才能，各当其宜，则可以成天功。是则人君配天，正名分为王者之大柄。诚能以人物名实之相符，应官司名分之差别，而天下太平。然则太平之治，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魏世钟繇、王粲著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司马朗以为伊颜之徒，虽非圣人，使得致世相承，太平可致。按刘

邵曰：“众人之明，能知辈上之数，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上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人室之奥也。”夫圣人尤中之尤，天下众辈多而奇尤少。甄别才性，自只可以得常士。超奇之人，已不可识，而况欲得圣人乎。圣人不可识，得之又或不在其位。则胡能克明俊德，品物咸宜，而致治平欤。依刘邵所信之理推之，则钟王之论为是，而司马朗之说为非也。

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俊并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故王粲著有《汉末英雄传》。当时四方鼎沸，亟须定乱，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夫拨乱端仗英雄，故许子将目曹操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此引《后汉书》）而孟德为之大悦。盖素以创业自任也。又天下豪俊既均以英雄自许，然皆实不当名。故曹操谓刘备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玄德闻之大惊。盖英雄可以创业，正中操贼之忌也。刘邵《人物志》论英雄，著有专篇，亦正为其时流行之讨论。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所谓能成大业者也。志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明胆兼备，文武茂异。若胆多则目为雄，韩信是也。明多则目为英，张良是也。此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傅巽目庞统为半

英雄，亦当系谓其偏至）。若一人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成大业者尤须多于胆，高祖是也（参看嵇康《明胆论》）。按汉魏之际，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法之清神，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否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专运阴谋，狼顾狗偷，品格更下。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

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此说中糅合儒道之言，俟于后述之。

## 二

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本段因论汉晋之际实术之变迁。

《隋志》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有：

《士操》一卷 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 刘邵撰

此二书之人名家，当沿晋代目录之旧。其梁代目录所著录人名家者，《隋志》称有下列诸种。

《刑声论》一卷（撰者不明）

《士纬新书》十卷 姚信撰

《姚氏新书》二卷 与士纬相似（当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 魏司空卢毓撰

《通古人论》一卷(撰者不明)

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与《广弘明集》所载梁阮孝绪《七录》名家类著录者相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然则刘邵书之入名家,至少在梁代即然。《刑声论》者,疑即形声,言就形声以甄别人物也。其余诸书,从其名观之,亦不出识鉴人伦之作。至若姚信,乃吴选部尚书,而《士纬》现存佚文,如论及人性物性,称有清高之士,平议之士,品评孟子、延陵、扬雄、马援、陈仲举、李元礼、孔文举,则固品题人物之作也。《意林》引有一条曰:“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其说极似《人物志·九征篇》所载。然则魏晋名家与先秦惠施、公孙龙实有不同。

名学有关治道伦常,先秦已有其说,兹不具论。《汉书·艺文志》论名家而谓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隋志》云,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其说仍袭《汉志》。然控名责实,已摄有量材授官,识鉴之理亦在其中(晋袁弘《后汉记》论名家亦相同)。《人物志》《士纬新书》之列为名家,自不足异也。

现存《尹文子》非先秦旧籍,或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兹已不可考)。其中所论要与汉晋间之政论名理相合(《隋志》名家有尹文而无

公孙龙、惠施)。据其所论,以循名责实为骨干。如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检形定名,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故名家之学,称为形名学(亦作刑名学)。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上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名节。一方清议势盛,困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椒而胁从(崔实语)。党人之祸由是而起。历时既久,流弊遂生。辗转提携,互相揄扬。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声价已定,征辟不就。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随其臧否,以为予夺。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而名渐衰,惭叹逃去。黄晋二人本轻薄子,而得致高名,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则知东汉士人,名实未必相符也。及至汉末,名器尤滥。《抱朴子·名实篇》曰:“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饔餐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

为贤，塞者为愚。”（《审举篇》亦言及此）天下人士痛名实之不讲，而形名之义见重，汉魏间名法家言遂见流行。

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实、仲长统。崔实综核名实，号称法家。其《政论》亦称贤佞难别，是非倒置。并谓世人待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仲长统作《乐志论》，立身行己，服膺老庄。然《昌言》曰：“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文有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徐干《中论》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日长，短形立而名之日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刘廙《政论·正名篇》曰：“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据此诸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

《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其所采观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惜今不可详考。惟其书宗旨，要以名实为归。凡束名实者，可称为名家言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曰：“名实，名家也”）。《才能篇》曰：“或曰人

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盖名必当实，若非实事，则非名也。《效难篇》曰：“名犹（疑由字）口进，而实从事退。”又曰：“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前者名胜于实，众口吹嘘，然考之事功，则其名败。后者实超于名，众所轻视，然按之事功，则真相显。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过失也。夫邵既注意名实，察人自重考绩，故作都官考课之法。其上疏有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邵作有《法论》（《隋志》入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按魏律以刑名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建伦常，设百官，是谓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于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礼者国家之名器（刘邵劝魏明帝制礼作乐），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凡此皆汉晋间流行之学说，以名实或名形一观念为中心。其说虽涉入儒名法三家，而且不离政治人事，然常称为形名家言。至于纯粹之名学，则所罕见。然名学既见重，故亦兼有述作。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以刑（依孙校作形）名二篇。爰俞之言今不可知。鲁胜则仍袭汉魏名家之义。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又曰：“取辩于一

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又自谓采诸众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云云。如其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则是书指归，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

· 魏晋清谈，学凡数变。应詹上疏，称正始与元康、永嘉之风不同。戴逵作论，谓竹林与元康之狂放有别。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则魏初之名士，固亦与正始有异也。魏初，一方承东都之习尚，而好正名分，评人物。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盖均以综核名实为归。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著书关于朝廷社会之实事，或尚论往昔之政事人物，以为今日之龟鉴，其中不无原理。然纯粹高谈性理及抽象原则者，绝不可见。刘邵之论性情，比之于宋明诸儒；论形名，较之惠施公孙龙之书，趣旨大别。后世称魏晋风气概为清谈玄学。而论清谈者，多引干宝《晋论》。如曰：“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然魏曹羲，何晏、邓颺之党与也。其《至公论》曰：“谈论者以当实为清。”则谈并不主虚薄也。又曹羲之言，乃论清议臧否，而魏初论人物者固亦甚贵名检也（当实为精，本循名责实之意）。

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此其原因有

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非道教或道术)之绪(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蔡邕以至于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即《人物志》已采取道家之旨(下详)。(二)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汉代清议，非议朝政，月旦当时人物。而魏初乃于论实时，且绎寻其原理。如《人物志》，虽非纯论原理之书(故非纯名学)，然已是取汉代识鉴之事而总论其理则也。因其亦总论理则，帮可称为形名家言。汉代琐碎之言论已进而几为专门之学矣。而同时因其所讨论题材原理与更抽象之原理有关，乃不得不谈玄理。所谓更抽象者，玄远而更不近人事也。

上项转变，可征诸于《人物志》一书。某可陈述者凡二点：(甲)刘邵论君德，本道家言。人君配天，自可进而对于天道加以发挥。此项趋势最显于王弼之书，待后论之。(乙)《人物志》以情性为根本，而只论情性之用。因此自须进而对于人性本身加以探讨，才性之辩是矣(按魏中正品状，品美其性，状显其才。故当时不论性情而辩才性。此盖与实际政治有关)。才性论者，魏有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嘏与会均精于识鉴(嘏评夏侯玄、何晏等事，见《魏志》本传注及《世说》。会相许允子事，见《魏志·夏侯玄传》注)。李丰曾与卢毓论才性(丰主才性异，见《魏志·毓传》)。毓本好论人

物,作《九州人物论》。而丰亦称能识别人物(《魏志·夏侯玄传》注)。盖皆是与刘邵同类人物也。(王广待详)按何邵《荀粲别传》(《魏志·荀彧传》注及《世说》注)云:

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

《世说·文学篇》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注引《傅子》曰: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

合观上文,嘏所善谈者名理。而才性即名理也。虚胜者,谓不关具体实事,而注重抽象原理。注故称其所谈原本精微也。至若玄远,乃为老庄之学,更不近于政事实际,则正始以后,谈者主要之学问也。又《世说·德行篇》注引李秉(原作康误)《家诫》,言司马文王云:

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按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事,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

综上所述,正始前后学风不同,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

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世说·言语篇》曰：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魏初名士谈论，均与政治人事有关，亦金华殿语也。东晋名士听讲《礼记》，虽觉入心，而叹其未关至极。则风尚之已大有变迁，盖可窥矣。

### 三

《人物志》一书之价值如何，兹姑不论。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兹略述于下。

汉魏名家亦曰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王符《潜夫论》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此谓典制有号，相称则官无废职，人物有名，见效则位无废人。然则名理乃甄察人物之理也。傅玄曰：“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据此，则设位建官亦谓之名理。荀粲善谈名理，据《世说》注，似其所善谈者才性之理也，此皆名理一辞之旧义。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夫其原义矣。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儒家本有

正名之义，论名教者，必宪章周孔，故《人物志》自以乃依圣人之训。其序曰：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慳慳而无信以明为（应作依，名见《九征篇》，依《全三国文》据宋本作伪）似之难保。”

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有中庸至德。次为兼材，以德为目（伊尹、吕望又如颜子）。次为偏至之材自名。此乃三度，谓出于仲尼之三等也。此外则抗者过之，拘者不逮，谓出于孔子所言之狂狷。至若乱德之人，一至一违，称为依似，则是孔子所斥慳慳无信之人。刘邵分别品目，大较不出于此，均自谓本于儒教也（书中引儒义尚多，兹不赘）。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正始之间则不然，盖魏世名分礼法本为时尚，读者并为儒书，家教犹具典型。即阮嵇放达，亦似有疾而为，非以乱道（戴逵《放达为非道论》）。晋兴以后则不然矣。

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其关系尤密，此可于刘邵、卢毓二人见之。刘作《人物志》，卢作《九州人士论》，同主依名选士，考课核实。毓与邵同定律，子刑律均有著述。毓所举之名人有阮武。武亦为法家，亦能知人，比为郭林宗。其所作《政论》

言弩有法准，故易为善，明主张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则亦兼名法家言也。又建立纲常，尊卑有序，设官分职，位人以材，本儒教正名制礼之义。然《韩非子》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此人主之所执。”则名分卑尊择人任官，在儒家为教化，而在法家则为主术。教化所以导善，主术乃以防奸。魏晋相继，篡逆叠起，权臣执柄，君臣危之，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篡杀既成，窃国者自危，尤不得不再申正名之义。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故不但儒名二家相通，而其实则常实为法术之运用也。又考课之法原载儒书，然其意固在综核名实，则又法家之言。故论者多讥其专在止奸，而失于立木。故卢毓刘邵立考课之法而傅嘏上疏有曰：“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杜恕奏有曰，“世有乱人无乱法，若使法可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又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据此则考绩托言源出圣王之治，而实阴取申韩之术也。按傅嘏论才性出于名家，杜恕作《体论》乃儒家言（《隋志》），均少法家趣味。刘邵重考课，修刑律，其学虽合儒名，而法家之精神亦甚显著也。

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

家亦甚流行于世。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夏侯玄少知名,士大夫中声望极重。荀粲好道家言,赞泰初为一时之杰。何晏喜玄理,谓其深而能通天下之志。玄亦复崇奉自然,在魏代玄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而时亦较早。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以此为司马氏所忌)。书议时事,评九品中正,陈建官之意,最中时弊。其论占无肉刑,与李胜往复,则知亦留心于法意。故夏侯泰初者上接太和中名法之绪,下开正始玄理之风也。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诵习,曾论《易》无互体,与王弼之意相同,史亦称其与辅嗣并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会又长于识鉴,善论才性,集傅嘏等之说而为《四本论》,此论在魏晋甚流行,故史又称会精练名理也。《魏志》本传曰:“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为《道论》,而实刑(应作形)名家也。其文似会。”夫论以道名而内容为形名,其故何在,颇堪探索。

今本《尹文子》序曰:“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形)名家也。”高似《孙子略》论,亦言其杂取道法。《四库提要》云:“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算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尹文子》所陈与钟会之《道论》想大体不殊。

《尹文子》似是汉末名家伪托之书，兹以无确证，姑不详疏。然魏世任昉作《道论》，其书固亦为名家，其佚文多言政治人事，而《御览》引一条曰：

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

此论人物之理与刘邵九征之说虽不全同，但任子《道论》，固亦形名家言也。

何晏、王弼已为正始之玄学家，与魏初名士不同（晏之《道论》自与任子《道论》有殊），然犹受时代之影响。平叔具有法家精神，选人各得其才（傅咸语），则亦善名家之术。至若辅嗣著书，外崇孔教，内实道家，为一纯粹之玄学家。然其论君道，辨形名，则并为名家之说。《老子注》自未受《人物志》之影响，然其所采名家理论，颇见于刘邵之书也。

《人物志》中道家之说有二：一为立身之道，一为人君之德。其言有曰：

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

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

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闲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

《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独行

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

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

卑弱自持为刘邵教人立身之要道。《人物志》本为鉴人序材之书，此义似若与题无干，而书末竟加有释争一篇，则其于《老子》之说深为契赏，可以知也。

刘邵以为平治天下必须圣人，圣人明智之极，故知人善任。知人善任则垂拱而治，故能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序文）。此人君无为而治之一解也。晋裴骃上疏有曰：

故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

裴颀本以善名理见称，并作《崇有论》以尊名教，与喜玄虚者不同，尚为魏初学术之余响。与其说有相似者为郭象，《庄子注》有曰：

夫在上者患于不能无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断，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则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于役矣。

郭象之说其所据虽别有妙义，而此处解无为之治与上文无异也。此解亦见子王弼《老子注》，其文曰：

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

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冕旒充目而不惧于欺，黠纒塞耳而无戚于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

魏明帝至尚书门欲案行文书，尚书令陈矫跪阻曰：

“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而反。此具见当时此类学说当世上下共知，今世推克特它(Dictator)大权独握，百事躬亲，在下者亦不敢进以此言，即言之，在上者亦必所未喻也。

知人善任，治平之基。知人必待圣王，圣人之所以能知人善任，则因其有中庸至德。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说，而刘邵乃以老氏学解释之。《人物志》曰：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戚而不碱，淡而不醎，质而不纒，文而不缁，能成能怀，能辩能纳，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圣德中庸，平淡无名，不偏不倚，无适无莫，故能与万物相应，明照一切，不与一材同用好，故众

材不失任(无名)。平淡而总达众材,故不以事自任(无为)。和治谓魏武帝曰:“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亦是同意。

知人善任,名家所注意。中庸应变乃采道家之说。此不独在政治上有此综合,而其所据乃有形而上之学说也。此则见于《尹文子》,《尹文子》固形名家而参以道家。其书首曰:“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依宇宙说,道无名无形,而器则有名有形。就政治说,君德配天,上应天道。故君亦无名,不偏,而能知用众材,百官则有名而材各有偏至。器以道为本,臣亦君为主。此合虚无名分为一理,铸道德形名于一炉也。

刘邵仍是名家,此义仅用之于政治,王弼乃玄学家,故既用此义子解君德,而且阐明其形上学之根据。《论语》皇疏四引王弼云:

中和质备,五材无名。

此称美圣德,文意与《人物志》全同。《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王注曰: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夫道常无名,朴散则为器(有名),圣王亦无名,但因天下百行殊类而设官分职,器源于道,臣统于君也。故三十二章注又曰: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

道无形无名，圣君法天，故莫若守朴。圣德守朴则中庸平淡，可役使众材（如智勇等）而为之君（即不为人所役使）。故注又曰：

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百官分职）。朴之为物，愤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谓君也）。

故三十八章注有曰：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无名无形）。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

君德法道，中和无名，因万物之自然（故二十七章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后汉纪》卷三袁论首段可参看），任名分而恰如分际（故三十二章注曰：“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则可以成天功而跻于至治也（《列子》注引夏侯玄语，疑亦可如上解，兹不赘）。

总上所言，刘邵、王弼所陈君德虽同，而其发挥则殊异，《人物志》言君德中庸，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老子注》言君德无名，乃证解其形上学说，故邵以名家见知，而弼则以玄学之秀也。









